

新唐書

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

卷二 八至卷二二五下(傳)

第

二

〇

冊

中華書局

唐書卷二百一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沙陀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太宗以鼓纛立利邲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眞觖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眞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

西突厥寢疆，內相攻，其大會乙毗咄陸可汗建廷鐵曷山之西，號「北庭」，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云。

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毗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庭州之莫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

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於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卽處月地置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爲都護。

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

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衛大將軍、酒泉縣公。至德、寶應間，中國多故，北庭、西州閉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紇，而虜多漁獵，尤苦之，雖沙陀之倚北庭者，亦因其暴斂。

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與共寇北庭，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以盡忠爲軍大論。吐蕃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

久之，回鶻取涼州，吐蕃疑盡忠持兩端，議徙沙陀于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汙，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盡忠曰：「善。」元和三

年，悉衆三萬落循烏德韃山而東，吐蕃追之，行且戰，旁洮水，奏石門，轉鬪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宜哀瘵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它千計，款靈州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捍虜，爲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其童耄自鳳翔、興元、太原道歸者，皆還其部。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叩振武降，授左武衛大將軍，兼陰山府都督。

執宜朝長安，賜金幣袍馬萬計，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然議者以靈武迫吐蕃，恐後反覆生變，又濱邊，益口則食翔價。頃之，希朝鎮太原，因詔沙陀舉軍從之。希朝乃料其勁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軍使，而處餘衆于定襄川。執宜乃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更號陰山北沙陀。是時，天子伐鎮州，執宜以軍七百爲前鋒，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鏖鬪，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鎮兵解，進蔚州刺史。王鐸節度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啓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八年，回鶻過磧南取西城、柳谷，詔執宜屯天德。明年，伐吳元濟，又詔執宜隸李光顏，破蔡人時曲，拔凌雲柵。元濟平，授檢校刑部尙書，猶隸光顏軍。長慶初，伐鎮州，悉發沙陀，與易定軍掎角，破賊深州。執宜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大和中，柳公綽領河東，奏陁北沙陀素爲九姓、六州所畏，請委執宜治雲、朔塞下廢府十一，料部人三千禦

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

執宜死，子赤心嗣。開成四年，回鶻徑磧口，抵榆林塞，宰相掘羅勿以良馬三百遺赤心，約共攻彰信可汗。可汗死，節度使劉沔以沙陀擊回鶻于殺胡山。久之，伐路，誅劉稭，詔赤心率代北騎軍三千隸石雄爲前軍，破石會關，助王宰下天井，合太原軍，次榆社，與監軍使呂義忠禽楊弁。潞州平，遷朔州刺史，仍爲代北軍使。

大中初，吐蕃合党項及回鶻殘衆寇河西，太原王宰統代北諸軍進討，沙陀常深入，冠諸軍。赤心所向，虜輒披靡，曰：「吾見赤馬將軍火生頭上。」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壯，濶男女，略與同，而馳射矯悍過之，虜倚其兵，常苦邊。及歸國，吐蕃繇此亦衰。宣宗已復三州、七關，征西戍皆罷，乃遷赤心蔚州刺史、雲州守捉使。

龐勛亂，詔義成康承訓爲行營招討使，赤心以突騎三千從。承訓兵絕渾水，遇伏，墮圍中幾沒，赤心以騎五百掀出之。勛欲速戰，衆八萬，短兵接，赤心勒勁騎突賊，與官軍夾擊，敗之，其弟赤衷以千騎追之毫東。勛平，進大同軍節度使，賜氏李，名國昌，預鄭王屬籍，賜親仁里甲第。回鶻叩榆林，擾靈、鹽，詔國昌爲鄜延節度使。又寇天德，乃徙節振武，進檢校司徒。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

乾符三年，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是時無年，文楚腴損用度，下皆怨，

邊校程懷信、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曹議曰：「世多難，丈夫當投罅立功。」段公乃儒者，難共計。沙陀雄勁，李振武父子勇冠軍，我若推之，無不應，則代北唾手可定，拾取富貴若何？」咸曰：「善！」乃夜謁國昌子雲中守捉使克用曰：「歲艱稟食削，吾等不忍餓死，公家威德著聞，請誅虐帥，安部內。」克用許之，募得士萬人，趨雲州，次鬪鷄臺，城中執文楚至，殺之，據州以聞，共丐克用爲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引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

國昌與党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取其貲械，國昌窮，挈騎五百還雲州，州不納，鐸遂取之。克用轉側蔚、朔間，哀兵纔三千，屯新城，鐸引萬人圍之，隧而攻，三日不拔，鐸兵殺傷甚。國昌自蔚州來，鐸引去。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畀討國昌。六年，詔昭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幽州李可舉會鐸攻蔚州，國昌以一隊當之。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瘴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遂亂，鈞死于兵。廣明元年，以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率兵數萬屯代州。克用使傅文達調蔚、朔兵，朔州刺史高文集縛以送琢。琢進攻蔚州，國昌敗，與克用舉宗奔達靼。鐸密畀酋長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桀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部人大驚，即倡言：「今黃巢北寇，爲中原患，一日天子

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靺知不留，乃止。

巢攻潼關，入京師，詔河東監軍陳景思發代北軍。時沙陀都督李友金屯興唐軍，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屯感義軍，克用客塞下，衆數千無所屬。景思聞天子西，乃與友金料騎五千入居絳，兵擅劫帑自私。還代州，益募士三萬，屯崞西，士鬻縱，友金不能制，謀曰：「今合大衆，不得威名宿將，且無功。吾兄司徒父子，材而雄，衆所推畏，比得罪于朝，僑戍北部不敢還。今若召之使將兵，代北豪英，一呼可集，整行伍，鼓而南，賊不足平也。」景思曰：「善！」乃丐赦國昌，使討賊贖罪。有詔拜克用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促本軍討賊。克用募達靺萬人，趨代州，將南道太原，節度使鄭從讜塞石嶺關，不得前，克用僛道至太原，營城下五日，邀糧貲，從讜不答，乃大略，還屯代州。

中和二年，蔚州刺史蘇祐會赫連鐸兵將攻代州，克用率騎五百先襲蔚州，下之。祐屯美女谷，鐸與幽州李可舉衆七萬攻蔚州，譙柵相屬。克用直擣營，入蔚州，燔府庫，棄而去，屯鴈門。國昌自達靺率兵歸代州。擾汾、并、樓煩，不釋鎧。帝詔克用還軍朔州。

於是義武節度使王處存、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傳詔招克用同討巢。克用喜，即大閱鴈門，得忻、代、蔚、朔、達靺衆三萬、騎五千而南。於是國昌守代州。鄭從讜不肯假道，克用軍傳太原而營，奉幣馬遺從讜，身從數騎呼曰：「我且西，願與公一言。」從讜升陴慰勉，歸貨幣。

饗餼。克用乃自陰地趨晉，會河中。帝聞，擢克用鴈門節度、神策天寧軍鎮遏、忻代觀察使。明年，宰相王鐸承制，授克用東北面行營都統，河東監軍陳景思爲監軍使。克用使弟克脩領穀騎五百度河，克用自夏陽濟，留薛阿檀扼津口，次同州，壁乾陀，與賊戰梁田坡，敗之。進壁渭橋，遂收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國昌爲代北軍節度使。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

黃巢與秦宗權合寇河南。四年，克用率河東、代北兵將自澤潞下天井關，河陽諸葛爽堙井以拒，克用乃繇河中濟，趨許州，合徐、汴兵破尚讓于太康。戰西華，又破之。賊走，河南平。追北曹州，還過汴，朱全忠邀之，克用留兵于郊，入舍上源館。夜帳飲，全忠自佐饗，進貨寶，握手諄勞。是時，全忠忌克用桀邁難制，則連車外環，陳兵道左右。克用醉，乃攻館，下拒戰，親將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徐告之，尙被酒，乃引弓射。會煙囂四合，大震電，克用與薛志勤等間關升南譙門，縋走營，部下死者數百人，所獲賊乘輿物盡亡之。克用整衆歸太原，益訓兵，將報仇，使弟克勤以萬騎屯河中，乃請擊全忠。使者八返，內外震恐，帝使內謁慰解。尋進位檢校太傅、隴西郡王。

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境，請取分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無極。易定節度使王處存求救於克用，克用自將救無極，敗鎮人，攻馬

頭，固新城，鎮兵走三，處存復取易州。鳳翔李昌符、邠寧朱玫與全忠連和，觀軍容使田令孜惡克用與王重榮合，建言：「不可處近輔，請授王處存河中，而徙重榮於易定，則克用孤矣。」帝從之。重榮以告，克用怒曰：「我當從公提鼓出汜水關，誅全忠，迴殲穴鼠耳。」重榮計曰：「公兵朝出關，則邠、岐兵夕傳吾堞，願先治邠、岐。」克用乃表言：「玫、昌符連全忠爲亂，請以兵十五萬度河，梟二豎，然後平汴，雪大恥，願陛下戒嚴，無爲賊所搖。」帝遣使慰止，背相望也。克用不奉詔，玫亦引邠、鳳兵營沙苑。克用薄戰，玫敗，夜亡去。克用還河中，天子出趣鳳翔，道傳兵且至，卽趣寶雞。克用與重榮聯章請還宮，願留兵衛京師，卽還鎮。帝懼，走大散關，駐興元。克用引歸。嗣襄王煊僞詔至太原，克用燔之，執其使，間道奉表興元。始，朝廷意玫結克用迫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騰曉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玫，克用以千騎經略京畿。三年，國昌卒。俄而昭宗卽位，進克用檢校太師兼侍中。

大順初，克用自攻赫連，鐸於雲州，拔東鄆，幽州李匡威以兵三萬救之，殺其將安金俊，克用走。鐸與匡威共建言：「山南亂，克用實首之。今乘其敗，可伐而取也。」全忠亦請與河北三鎮共討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樞密使駱全諱爲行營都監，華州節度使韓建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王鎔領河東東面，全忠南面，李匡威北面，並爲行營招討使。鐸副匡威，先薄戰。

克用追路兵，不肯行，共殺守將李克恭，送款于汴，獻首闕下。更詔揆爲昭義節度使，克用將李存孝邀揆長子殺之。匡威、鐸並吐蕃、黠戛斯衆十萬攻遮虜軍，殺其將劉胡子。克用乃屯渾河川，存孝與鐸戰樂安，鐸敗走。濬入陰地關，壁汾、隰，薛鐵山、李承嗣營洪洞迎戰。存孝次趙城，韓建夜出壯士三百乘其營，存孝伏以待，建兵大奔。存孝攻絳州，未下，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建與濬遁還。明年，克用奉表自陳，乃復拜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隴西郡王。

克用悉兵攻鐸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軍，設伏河上，鐸縱騎追阿檀，遇伏而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爲刺史、大同軍防禦使。

景福初，鎮州王鎔攻堯山，克用使李嗣勳擊之，斬級三萬，克用遂拔天長，略常山，度溇沱，燔其郛，徇地至趙，取鼓、藁二城。赫連鐸衆八萬攻天成軍，克用飛檄發軍太原，匡威已壁雲州北郊，克用自神堆引軍夜入雲州，死戰，走之。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詣軍門降，克用鞭而縱之。進下武州，攻新州，李匡籌引步騎七萬救之，克用迎戰，斬首萬級，俘少將三百，徇城下，新州降。取嬀州，匡籌棄幽州走。明年，幽州降，克用以劉仁恭爲留後，乃旋。

王行瑜、韓建、李茂貞連兵南闕下，殺李谿。克用盡調北部兵度河，拔絳州，斬刺史王

瑤。次河中，王珂謁于道。同州王行約奔京師。圍韓建于華州，京師震動，帝爲幸石門、莎城，遣內謁郗昱慰勞，且言茂貞屯整屋，行瑜屯興平，克用乃進營渭橋。帝以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詔克用擊邠、鳳。克用奉詔，屯渭北，遣史儼以票騎三千護石門，且令王珂輸河中粟備行在。帝以赤詔嘉答，進克用諸道兵馬都招討使，命二嗣王兄事之，令促討行瑜。克用請帝還京師，以二千騎衛乘輿。時宮室煨殘，駐尙書省，百官喪馬，克用進乘輿金具裝二駟，又上百乘給從官。進太師、兼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

行瑜堅壁梨園，茂貞自率師三萬逼咸陽而屯。克用請帝責茂貞罷兵，因削官爵，願與河中共討之。帝詔弟事行瑜，貸茂貞，俾結好。朱詔賜魏國夫人陳氏。陳，襄陽人也，善書，帝所愛，欲急平賊，故予之。茂貞以兵援龍泉，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審夜引兵劫其餉，援兵亡，行瑜潰而走，追殺萬計。行瑜入邠州，丐歸款，克用使史儼入其城。行瑜死慶州，傳首京師。帝悉論幕府官屬及諸子功，封爵之，克用賜號「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

克用屯雲陽，遣李習吉入朝，且請與王珂悉力討茂貞，帝不許。克用私於使者曰：「叛根不除，憂未艾也。」天子發度支錢三十萬緡勞其軍。時鄆州朱宣兄弟爲全忠所困，使來告，克用請道于魏救之。兵解復讎，克用自將而往，使李存信率兵三萬與史儼等次于莘，爲魏兵所破，克用怒，大略相、魏去。

始，茂貞畏克用見討，修貢獻如藩臣。及克用還，絕貢獻，與韓建謀以兵入朝，帝懼，詔克用進衛京師。帝謀度河幸太原，遣延王入克用軍促迎天子。既次渭北，建固請幸華州。克用謂王曰：「患本於不斷，願上自爲之。」李存信攻魏，葛從周引衆三萬來援，戰洹水上，汴人夜坎諸野，鬬合，克用子落落馬陷而顛，克用救之，亦顛，追兵迫，射之乃免。存信已傳魏城，克用并力，羅弘信以捉生逆戰，爲克用所敗，追及郛，叩闔而還。於是陝州王珙攻河中，李嗣昭援珂，再戰再勝，珙圍解。

帝使延王持節至太原，謂克用曰：「不用卿計，故逮此，無可言者。今我寄於華，百司羣官無所託，非卿尙誰與憂？不則不復見宗廟矣！」王至太原，克用留累月，每大張飲，王必以舞屬克用，因陳國事，涕數行下，冀感動之。時劉仁恭據幽州，貳于克用，數召兵不應，克用以書讓之，仁恭得書，抵于地，遂顯絕。故克用內憂幽州，以好辭謝王，不復有西意。俄自將屯蔚州，會晨大霧冥，仁恭來薄戰，克用大敗，走太原，大將多死。

全忠奪邢、磁、洛三州，茂貞度克用沮撓，無能出師，乃與韓建謾好，致書言帝暴露累年，請共治宮室迎天子。初，長安自石門之奔，宮殿焚圯，及岐人再逆，火閭里皆盡，宮城昏夜狐狸鳴啼，無人跡。帝幸華西溪，望舊京必泫然流涕，左右懷塞不得語。王建方盜兩川，茂貞欲披其鄙私之，數南師，不暇東，而全忠繕治洛陽，茂貞因約克用共其勞，克用辭窮，乃

出貲爲助。

光化初，帝還京師，詔克用與全忠解仇，宰相徐彥若、崔胤皆勸之。克用勢已折，然尙以功高位全忠上，恥先下之，時王鎔方睦於汴，乃遣書鎔，使爲己倡。全忠即遣使奉書幣恭甚，克用亦報之。然汴日益張，窮鬪不置。王珙請汴兵攻河中，克用使李嗣昭、張漢瑜援之，汴兵走。葛從周取承天軍，氏叔琮取遼州、樂平，進壓榆次，克用使周德威逐出之。李嗣昭以步騎三萬下太行，略河內，拔懷州，進攻河陽，汴人閻寶救之，嗣昭退保懷。天復元年，全忠取晉、絳，逼河中，王珂告急，使相望，汴人扼空道，晉兵不得前，遂虜珂。珂妻，克用女，不能救，全忠遂有河中，克用朝貢道亦梗。

全忠知克用迄不振，乃大舉攻太原，分遣銳將氏叔琮等率魏博、兗郛、邢洛、義武、晉絳兵環入之，晉城邑多下。會大雨，汴兵糧乏，士瘡癘，遂解。克用雖內憤悒，憚全忠彊難與爭，乃厚致幣馬謝，復請修好。全忠遂取同、華，屯渭上。帝如鳳翔，李茂貞、韓全誨請召克用入衛，克用間道遣使者奔問，并詒書全忠勸還汴，全忠不答。

克用率兵趨平陽，攻吉上堡，破汴軍於晉州。李嗣昭、周德威下慈、隰，進屯河中。汴將朱友寧以兵十萬壁其南，全忠自屯晉州。晉人聞全忠至，皆失色。時有虹貫德威營，氏叔琮薄壘疾鬪，晉兵大敗，仗械輜儲皆盡。友寧長驅略汾、慈、隰州，皆下，遂圍太原，攻西

門。德威、嗣昭循山挈餘衆得歸，克用大恐，身荷版築，率士拒守，陰於嗣昭、德威謀奔雲州。李存信曰：「不如依北蕃。」國昌妻劉語克用曰：「聞王欲委城入蕃，審乎？計誰出？」曰：「存信等爲此。」劉曰：「彼牧羊奴，安辦遠計？王常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若何效之？且王頃居達靺，危不免。必一朝去此，禍不旋踵，渠能及北虜哉？」克用悟，乃止。居數日，散士復集。嗣昭夜擾友寧營，汴人驚，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關，復收慈、隰、汾三州。三年，克用攻晉州，聞帝自鳳翔還京師，乃去。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地予劉仁恭；李嗣昭討之。仁恭援敬暉，嗣昭壁樂安，欲戰，仁恭取敬暉，棄城去。

帝東遷，詔至太原，克用泣謂其下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俄加號「協盟同力功臣」。李茂貞、王建與邠州楊崇本遣使者來約義舉，克用顧藩鎮皆附汴，不可與共功，惟契丹阿保機尙可用，乃卑辭召之。保機身到雲中，與克用會，約爲兄弟，留十日去，遺馬千匹、牛羊萬計，期冬大舉度河，會昭宗弒而止。四年，王建、李茂貞約克用大舉。建將康晏步騎二萬與克用監軍張承業會鳳翔，是時汴將王重師守長安，劉知俊守同州，與戰長安西，建兵敗，遂不振。

唐亡，建與淮南楊渥請克用自王一方，須賊平訪唐宗室立之。建請悉蜀工制乘輿御物。克用答曰：「自王，非吾志也。」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孱褊，亦不敢當，但修府第，僭宮

禁而已。建、渥乃自王。是歲，克用有疾，城門自壞，明年卒。

贊曰：沙陀始歸命天子，仰哺于邊，世喋血助征討，常爲邊兵雄。至克用逢王室亂，遂有太原。虜性惇固，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經營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熟視帝劫遷，縮頸羞汗，偷景待僵，不亦鄙乎！賴其子慆銳，抑而復振。是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恥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遽亡乎哉？

校勘記

〔一〕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王景崇」，舊書卷一九下僖宗紀、通鑑卷二五六作「王鎔」。考異卷五六云：「按景崇以中和三年卒，子鎔繼之，光啓改元之際，鎮州帥乃王鎔，非景崇也。」

〔二〕固新城鎮兵走。通鑑卷二五六云：「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

唐書卷二百一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北狄

契丹 奚 室韋 黑水靺鞨 渤海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贏，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陁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以爲俟斤。凡調發攻戰，則諸部畢會；獵則部得自行。與奚不平，每鬪不利，輒遁保鮮卑山。風俗與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馬車載尸入山，置於樹顛。子孫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則否，亦無喪期。

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遣人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邊。後二年，君長乃遣使者上名馬、豐貂。貞觀二年，摩會來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乃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今已降我，尚可索邪？師都，唐編戶，盜我州部，突厥輒爲助，我將禽之，誼不可易降者。」明年，摩會復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貢。帝伐高麗，悉發酋長與奚首領從軍。帝還，過營州，盡召其長窟哥及老人，差賜繒采，以窟哥爲左武衛將軍。

大酋辱紇主曲據又率衆歸，卽其部爲玄州，拜曲據刺史，隸營州都督府。未幾，窟哥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氏李；以達稽部爲峭落州，紇便部爲彈汗州，獨活部爲無逢州，芬間部爲羽陵州，突便部爲日連州，芮奚部爲徒河州，墜斤部爲萬丹州，伏部爲匹黎、赤山二州，俱隸松漠府，卽以辱紇主爲之刺史。

窟哥死，與奚連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等執松漠都督阿卜固獻東都。窟哥有二孫：曰枯莫離，爲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曰盡忠，爲武衛大將軍、松漠都督。而敖曹有孫曰萬榮，爲歸誠州刺史。於是營州都督趙文翽驕沓，數侵侮其下，盡忠等皆怨望。萬榮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國險易，挾亂不疑，卽共舉兵，殺文翽，盜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

可汗，以萬榮爲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重浹，衆數萬，妄言十萬，攻崇州，執討擊副使許欽寂。武后怒，詔鷹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以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納言姚璹爲之副。更號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諸將戰西硤石黃驪谷，王師敗績，玄遇、仁節皆爲虜禽。進攻平州，不克。敗書聞，后乃以右武衛大將軍建安王武攸宜爲清邊道大總管，擊契丹；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發以擊虜。萬榮銜枚夜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募死士數百薄戰，萬榮敗而走山。俄而盡忠死，突厥默啜襲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復振，使別將賂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

武后聞盡忠死，更詔夏官尙書王孝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兵十七萬討契丹，戰東硤石，師敗，孝傑死之。萬榮席已勝，遂屠幽州。攸宜遣將討捕，不能克。乃命右金吾衛大將軍河內郡王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婁師德爲清邊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大將軍沙吒忠義爲清邊中道前軍總管，兵凡二十萬擊賊。萬榮銳甚，鼓而南，殘瀛州屬縣，恣肆無所憚。於是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獲何阿小，降別將李楷固、賂務整，收仗械如積。萬榮委軍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攻，乃大潰，萬榮左馳。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窮，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憊甚，臥林下，奴斬其首，九節傳之東都，餘衆

潰。攸宜凱而還，后喜，爲赦天下，改元爲神功。

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久視元年，詔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破之。此兩人皆虜善將，嘗犯邊，數窘官軍者也，及是有功。

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都督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與頡利發伊健啜來歸，玄宗賜丹書鐵券。後二年，與奚長李大酺皆來，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衛大將軍；仍其府置靜析軍，以失活爲經略大使，所統八部皆擢其酋爲刺史。詔將軍薛泰爲押蕃落使，督軍鎮撫。帝以東平王外孫楊元嗣女爲永樂公主，妻失活。明年，失活死，贈特進，帝遣使弔祠，以其弟中郎將娑固襲封及所領。明年，娑固與公主來朝，宴賚有加。

有可突于者，爲靜析軍副使，悍勇得衆，娑固欲去之，未決。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澹以州甲五百，合奚君長李大酺兵共攻可突于，不勝，娑固、大酺皆死，欽澹懼，徙軍入榆關。可突于奉娑固從父弟鬱于爲君，遣使者謝罪，有詔卽拜鬱于 松漠郡王，而赦可突于。鬱于來朝，授率更令，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爲燕郡公主妻之。可突于亦來朝，擢左羽林衛將軍。鬱于死，弟吐于嗣，與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攜公主來奔，封遼陽郡王，留宿衛。可突于奉盡忠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天子封禪，邵固與諸蕃長皆從行在。

明年，拜左羽林衛大將軍，徙王廣化郡，以宗室出女陳爲東華公主，妻邵固，詔官其部酋長百餘人，邵固以子入侍。

可突于復來，不爲宰相李元紘所禮，鞅鞅去。張說曰：「彼獸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持國，下所附也，不假以禮，不來矣。」後三年，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爲王，脅奚衆共降突厥，公主走平盧軍。詔幽州長史、知范陽節度事趙含章擊之，遣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偁大募壯士，拜忠王浚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佑先副之，帥程伯獻、張文儼、宋之悌、李東蒙、趙萬功、郭英傑等八總管兵擊契丹。旣又以忠王兼河東道諸軍元帥，王不行。以禮部尙書信安郡王禕持節河北道行軍副元帥，與含章出塞捕虜，大破之。可突于走，奚衆降，王以二蕃俘級告諸廟。

明年，可突于盜邊，幽州長史薛楚玉、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率萬騎及奚擊之，戰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來，奚懼，持兩端，衆走險；知義、守忠敗，英傑、克勤死之，殺唐兵萬人。帝擢張守珪爲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旣善將，可突于恐，陽請臣而稍趨西北倚突厥。其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內不平，守珪使客王悔陰邀之，以兵圍可突于，過折卽夜斬可突于、屈烈及支黨數十人，自歸。守珪使過折統其部，函可突于等首傳東都。拜過折北平郡王，爲松漠都督。可突于殘黨擊殺過折，屠其家，一子刺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

軍。二十五年，守珪討契丹，再破之，有詔自今戰有功必告廟。

天寶四載，契丹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順王，以宗室出女獨孤爲靜樂公主妻之。是歲，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其酋楷落爲恭仁王，代松漠都督。祿山方幸，表討契丹以向帝意。發幽州、雲中、平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爲鄉導，大戰潢水南，祿山敗，死者數千，自是祿山與相侵掠未嘗解，至其反乃已。

契丹在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後，藩鎮擅地務自安，鄴、成斥候益謹，不生事于邊，奚、契丹亦鮮入寇，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至德、寶應時再朝獻，大曆中十三，貞元間三，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間凡四，然天子惡其外附回鶻，不復官爵渠長。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戌始復內附，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爲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

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寢彊。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時，方天下盜興，北疆多故，乃鈔奚、室韋，小小部種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薊。劉仁恭窮師踰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敗約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僞與和，帳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羣胡慟，願

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

欽德晚節政不競，其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旗爲一部，不肯代，自號爲王而有國，大賀氏遂亡。

奚亦東胡種，爲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其帥蹋頓，蓋其後也。元魏時自號庫真奚（三），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霫。與突厥同俗，逐水草畜牧，居橐廬，環車爲營。其君長常以五百人持兵衛牙中，餘部散山谷間，無賦入，以射獵爲貲。稼多穰，已穫，窖山下。斷木爲臼，瓦鼎爲飢，雜寒水而食。喜戰鬪，兵有五部，部一俟斤主之。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紇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真水。其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保冷陁山，山直嬀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真」，但曰奚。

武德中，高開道借其兵再寇幽州，長史王詵擊破之。太宗貞觀三年始來朝，閱十七歲，凡四朝貢。帝伐高麗，大酋蘇支從戰有功。不數年，其長可度者內附，帝爲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使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封樓煩縣公，賜李氏。以阿會部爲弱水州，處和部爲祁黎州，奧失部爲洛瓊州，度稽部爲太魯州，元俟折部爲渴野州，各以酋領辱紇主爲刺

史，隸饒樂府。復置東夷都護府於營州，兼統松漠、饒樂地，置東夷校尉。

顯慶間可度者死，奚遂叛。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侯將軍延陀梯眞、居延州都督李含珠爲冷陁道行軍總管。明年，詔尙書右丞崔餘慶持節總護定襄等三都督討之，奚懼乞降，斬其王匹帝。萬歲通天中，契丹反，奚亦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延和元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帥兵十二萬，爲三軍，襲擊其部；次冷陁，前軍楷洛與奚酋李大酺戰不利。佺懼，斂軍，詐大酺曰：「我奉詔來慰撫若等，而楷洛違節度輒戰，非天子意，方戮以徇。」大酺曰：「誠慰撫我，有所賜乎？」佺出軍中繒帛、袍帶與之，大酺謝，請佺還師，舉軍得脫，爭先無部伍，大酺兵躡之，遂大敗，殺傷數萬，佺、以悌皆爲虜禽，送默啜害之。朝廷方多故，不暇討。

玄宗開元二年，使奧蘇梅落丐降，封饒樂郡王，左金吾衛大將軍、饒樂都督。詔宗室出女辛爲固安公主，妻大酺。明年，身入朝成昏。始復營州都督府，遣右領軍將軍李濟持節護送。大酺後與契丹可突于鬪死。弟魯蘇領其部，襲王。詔兼保塞軍經略大使。牙官塞默羯謀叛，公主置酒誘殺之，帝嘉其功，賜主累萬。會與其母相告讐得罪，更以盛安公主女韋爲東光公主妻之。後三年，封魯蘇奉誠郡王，右羽林衛將軍，擢其首領無慮二百人，皆位郎將。

久之，契丹可突于反，脅奚衆并附突厥，魯蘇不能制，奔榆關，公主奔平盧。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討破之，衆稍自歸。明年，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鎖高等部落五千帳，以其地爲歸義州，因以王詩拜左羽林軍大將軍、本州都督，賜帛十萬，置其部幽州之偏。

李詩死，子延寵嗣，與契丹又叛，爲幽州張守珪所困。延寵降，復拜饒樂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楊爲宜芳公主妻之。延寵殺公主復叛，詔立它酋婆固爲昭信王、饒樂都督，以定其部。安祿山節度范陽，詭邊功，數與慶鬪，盛飾俘以獻，誅其君李日越，料所俘驍壯戍雲南。終帝世，凡八朝獻，至德、大曆間十二。

貞元四年，與室韋攻振武。後七年，幽州殘其衆六萬。德宗時，兩朝獻。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以部酋索氏爲左威衛將軍、檀薊州游弈兵馬使，沒辱孤平州游弈兵馬使，皆賜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大抵憲宗世四朝獻。

大和四年，復盜邊，盧龍李載義破之，執大將二百餘人，縛其帥茹羯來獻，文宗賜冠帶，授右驍衛將軍。後五年，大首領匿舍朗來朝。大中元年，北部諸山奚悉叛，盧龍張仲武禽酋渠，燒帳落二十萬，取其刺史以下面耳三百，羊牛七萬，輜貯五百乘，獻京師。咸通九年，其王突董蘇使大都督薩葛入朝。

是後契丹方彊，奚不敢亢，而舉部役屬。虜政苛，奚怨之，其酋去諸引別部內附，保媯

州北山，遂爲東、西奚。

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猗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酋，皆號「莫賀咄」，攝筭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戶，大數千戶，濱散川谷，逐水草而處，不稅斂。每弋獵卽相嘯聚，事畢去，不相臣制，故雖猛悍喜戰，而卒不能爲疆國。剡木爲犁，人挽以耕，田穫甚褊。其氣候多寒，夏霧雨，冬霜霰。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領，婚嫁則男先傭女家三歲，而後分以產，與婦共載，鼓舞而還。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構大棚，死者置尸其上，喪期三年。土少金鐵，率資於高麗。器有角弓、楛矢，人尤善射。每溽夏，西保貳勃、次對二山。山多草木鳥獸，然苦飛蚊，則巢居以避。酋帥死，以子弟繼，無則推豪桀立之。率乘牛車，蘧蔭爲室，度水則束薪爲桴，或以皮爲舟。馬皆草羶、繩羈勒。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蘧蔭覆，徙則載而行。其畜無羊少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爲服若席。其語言，靺鞨也。

分部凡二十餘。曰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疆部也；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婆蒿部、訥北部、駱丹部；悉處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遠六千里而羸。最西有烏素固部，與回紇接，當

俱倫泊之西南。自泊而東有移塞沒部；稍東有塞曷支部，最彊部也，居斡河之陰，亦曰燕支河；益東有和解部、烏羅護部、那禮部、嶺西部，直北曰訥比支部。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瀕於室建河〔四〕。河出俱倫，迤而東，河南有蒙瓦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獯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鄙餘人也。

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龍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間，凡十朝獻，大曆中十一。貞元四年，與奚共寇振武，節度使唐朝臣方郊勞天子使者，驚而走軍，室韋執詔使，大殺掠而去。明年，使者來謝。大和中三朝獻，大中中一來，咸通時，大酋怛烈與奚皆遣使至京師，然非顯夷後，史官失傳。

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離爲數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於山西，北注它漏河；稍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部間遠者三四百里，近

二百里。

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衆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寢微無聞焉，遣人进入渤海。唯黑水完疆，分十六落，以南北稱，蓋其居最北方者也。人勁健，善步戰，常能患它部。俗編髮，綴野豕牙，插雉尾爲冠飾，自別於諸部。性忍悍，善射獵，無憂戚，貴壯賤老。居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隨水草，冬入處。以溺盥面，於夷狄最濁穢。死者埋之，無棺槨，殺所乘馬以祭。其酋曰大莫拂瞞咄，世相承爲長。無書契。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楷弩遺法。畜多豕，無牛羊。有車馬，田耦以耕，車則步推。有粟麥。土多貂鼠、白兔、白鷹。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顛。

武德五年，渠長阿固郎始來。太宗貞觀二年，乃臣附，所獻有常，以其地爲燕州。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衆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

開元十年，其酋倪屬利稽來朝，玄宗卽拜勃利州刺史。於是安東都護薛泰請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獻誠，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略使，隸幽州都督。訖帝世，朝獻者十五。大曆世凡七，貞元一來，元和中再。

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東北行十日得窟說部，亦號屈設，稍

東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涅、虞婁、越喜、鐵利等部。其地南距渤海，北、東際於海，西抵室韋，南北袤二千里，東西千里。拂涅、鐵利、虞婁、越喜時時通中國，而郡利、屈設、莫曳皆不能自通。今存其朝京師者附左方。

拂涅，亦稱大拂涅，開元、天寶間八來，獻鯨睛、貂鼠、白兔皮；鐵利，開元中六來；越喜，七來，貞元中一來；虞婁，貞觀間再來，貞元一來。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不復與王會矣。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比新羅，以泥河爲境，東窮海，西契丹。築城郭以居，高麗遁殘稍歸之。

萬歲通天中，契丹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翽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度遼水，保太白山之東北，阻奧婁河，樹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中郎將索仇擊斬之。是時仲象已死，其子祚榮引殘夷遁去，楷固窮蹙，度天門嶺，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於是契丹附突厥，王師道絕，不克討。祚榮卽并比羽之衆，恃荒遠，乃建國，自號

震國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時，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

玄宗開元七年，祚榮死，其國私諡爲高王。子武藝立，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私改年曰仁安。帝賜典冊襲王并所領。未幾，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臨總。武藝召其下謀曰：「黑水始假道於我與唐通，異時請吐屯於突厥，皆先告我，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乃遣弟門藝及舅任雅相發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知利害，謂武藝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我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爲敵，可謂雄彊，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不可。」武藝不從。兵至境，又以書固諫。武藝怒，遣從兄壹夏代將，召門藝，將殺之。門藝懼，僞路自歸，詔拜左驍衛將軍。武藝使使暴門藝罪惡，請誅之。有詔處之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地。」并留使者不遣，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諷旨。武藝知之，上書斥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意必殺門藝。帝怒道邃、復漏言國事，皆左除，而陽斥門藝以報。

後十年，武藝遣大將張文休率海賊攻登州，帝馳遣門藝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僕卿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其南。會大寒，雪袤丈，士凍死過半，無功而還。武藝望其弟不已，募客入東都狙刺於道，門藝格之，得不死。河南捕刺客，悉殺之。

武藝死，其國私諡武王。子欽茂立，改年大興，有詔嗣王及所領，欽茂因是赦境內。天寶末，欽茂徙上京，直舊國三百里，忽汗河之東。訖帝世，朝獻者二十九。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欽茂王之，進檢校太尉。大曆中，二十五來，以日本舞女十一獻諸朝。貞元時，東南徙東京。欽茂死，私諡文王。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一歲，猜虐，國人殺之，推宏臨子華璵爲王，復還上京，改年中興。死，諡曰成王。

欽茂少子嵩鄰立，改年正歷，有詔授右驍衛大將軍，嗣王。建中、貞元間凡四來。死，諡康王。子元瑜立，改年永德。死，諡定王。弟言義立，改年朱雀，並襲王如故事。死，諡僖王。弟明忠立，改年太始，立一歲死，諡簡王。從父仁秀立，改年建興，其四世祖野勃，祚榮弟也。仁秀頗能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有功，詔檢校司空、襲王。元和中，凡十六朝獻，長慶四，寶曆凡再。大和四年，仁秀死，諡宣王。子新德蚤死，孫彝震立，改年咸和。明年，詔襲爵。終文宗世來朝十二，會昌凡四。彝震死，弟虔晃立。死，玄錫立。咸通時，三朝獻。

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纘貊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渌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嶺府，領瑕、河二州。扶餘故地爲扶餘府，常屯勁兵扞契丹，領扶、仙二州；鄭頡府領鄭、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郿、慕、常四州。又郢、銅、涑三州爲獨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曰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渌，朝貢道也。長嶺，營州道也。扶餘，契丹道也。

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王」，曰「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

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侍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品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

俗所貴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鄭頡之豕，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繇，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六〕。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自營、平距京師蓋八千里而遠。後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焉。

贊曰：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爲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獫夷寶，踵相逮于廷。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寶之後，區夏夷破，王官之戍，北不踰河，西止

秦、邠，凌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故曰：治己治人，惟聖人能之。

校勘記

〔二〕鬱于來朝授率更令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爲燕郡公主妻之。舊書卷一九九下契丹傳云：「鬱于入朝請婚，上又封從妹夫率更令慕容嘉賓女爲燕郡公主以妻之。」冊府卷九七九略同。此刪「嘉賓」名而以「率更令」移上，誤。

〔三〕庫真奚「真」，魏書卷一〇〇及周書卷四九庫莫奚傳、隋書卷八四奚傳、通典卷二〇〇均作「莫」。

〔三〕更以盛安公主女韋爲東光公主妻之。「盛安公主女韋」，舊書卷一九九下奚傳及冊府卷九七九作「成安公主之女韋氏」。按成安公主爲中宗女，嫁韋捷，見本書卷八三諸公主傳及唐會要卷六。此當從舊書。

〔四〕室建河「室」，舊書卷一九九下室韋傳作「望」，唐會要卷九六「室」「望」並見。

〔五〕睿宗先天中冊府卷九六四作「玄宗先天二年」，通鑑卷二一〇合。此誤。

〔六〕果有九都之李樂游之梨。滿洲源流考卷一九引本書同，注云：「『九都』當是『丸都』，『樂游』當是『樂浪』之訛。」

唐書卷二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東夷

高麗 百濟 新羅 日本 流鬼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贏，隨山屈繚爲郛，南涯涓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亦南流，有梁水出塞外，西行與之合。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渌水，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渌東南，以巨鱸濟人，因恃以爲塹。

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或曰吐粹；曰鬱折，主圖簿者；曰太大使者；曰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先人也，秉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爲閉宮守，勝者聽爲之；曰大使者；曰大兄；曰上位使者；曰諸兄；曰小使者；曰過節；曰先人；曰古鄒大加。其州縣六十。大城置儔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亦號道使，比刺史。有參佐，分幹。有大模達，比衛將軍；末客，比中郎將。

分五部：曰內部，即漢桂婁部也，亦號黃部；曰北部，即絕奴部也，或號後部；曰東部，即順奴部也，或號左部；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亦號前部；曰西部，即消奴部也。

王服五采，以白羅製冠，革帶皆金釧。大臣青羅冠，次絳羅，珥兩鳥羽，金銀雜釧，衫箭袖，袴大口，白韋帶，黃革履。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幘。俗喜弈、投壺、蹴鞠。食用籩、豆、簠、簋、鬯、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饗民盛冬作長坑，煨火以取煖。其治，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籍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爲奴婢，故道不掇遺。婚娶不用幣，有受者恥之。服父母喪三年，兄弟踰月除。俗多淫祠，祀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衢側悉構嚴屋，號局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

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脩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敕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爲講老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爲？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遼，隋士戰鬪，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豐。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爲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帆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

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父爲東部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

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給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尙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須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谷。

帝聞建武爲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爲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易耳，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餘，戢不用，所謂『止戈爲武』者。」司徒長孫无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尉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帝曰：「善。」

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脩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女君，故爲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諭帝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

得違詔？」不從。玄獎還奏，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獲罪，怨痛溢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億。」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畔擾，至今爲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爲我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遼盜，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伏節死義，又爲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

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我能拊循之，毋庸卹也。」即厚賜布粟。羣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爲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龐孝泰、程名振爲總管，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麴智盛、吳黑闥爲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營、頓

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祇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

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彊，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士大悅。長孫无忌白奏：「天下符魚悉從，而宮官止十人，天下以爲輕神器。」帝曰：「士度遼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尙惡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屬藥房，結兩籠於鞍。四月，勸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饗士，帳幽州之南，詔長孫无忌誓師，乃引而東。

勸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綠上。勸遂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骼。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望，見高麗陣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徇。帝度遼水，徹杠杓，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挾塊以

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鉞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誣言朱蒙悅，城必完。勣列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爲樓，結絙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陣屋，碎之。時百濟上金髯鎧，又以玄金爲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燔延城中，屋幾盡，人死于燎者萬餘。衆登陣，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舂之，藺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爲遼州。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

進攻白崖城，城負山厓水，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于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伐音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畀諸將。及是，李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危拔，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巖州，拜伐音爲刺史。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勸俘之。請自効，帝曰：「而家加尸，乃爲我戰，將盡戮矣。夷一姓求一人力，不可。」稟而縱之。

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倭薩高延壽、南部倭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

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有大對盧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英雄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饗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疆臣賊殺其主，來問罪，卽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无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卽戰。帝望无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囂。勣以步槩擊敗之，无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无忌、勣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況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卽舉衆降，入轅門，膝而前，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

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爲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眞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飼之，賜以屨，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塹壘，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敢鈔。

帝與勸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絕，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勸曰：「不然。積糧遼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眞謀曰：「烏骨城，儔薩已耄，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渌，迫其腹心，計之善者。无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勸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闔攻東南，虜增陴以守。勸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爲樓。帝聞城中鷄彘聲，曰：「圍久，突無黔煙。今鷄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枚裹土積之，距闔成，迫城不數丈，果毅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頽，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自頽城出，據而塹斷之，積火縈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

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酋長登城再拜，帝嘉其

守，賜絹百匹。遼州粟尙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渤海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无忌、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逮還，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羣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絮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沒爲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爲民，列拜謹舞，三日不息。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

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姝口，帝敕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於是下詔削棄朝貢。

又明年三月，詔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自萊州度海；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副之，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進。次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郛。七月，進達等取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高任武來朝，因謝罪。

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與虜戰曷山，虜潰；虜乘暝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淥，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邑居去。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乃還。帝與長孫无忌計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陴，下飢臥死溝壑，不勝敵矣。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爲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詔劍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千二百，巴、蜀大騷，邛、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內兵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虜，故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越州都督治大艫偶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

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爲契丹所乘，大敗。契丹火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爲露布于朝。六年，新羅訴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火外郭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涇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旣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人不

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湟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龐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

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有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男生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二)。又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綠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列道，金待問海谷道，並爲行軍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膺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侃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侃，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地，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釁也。諺曰『軍無媒，中道回』。今

男生兄弟鬩很，爲我鄉導，虜之情僞，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勳年八十矣。虜仍荐飢，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

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勦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勸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勦軍于鴨綠，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勸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謀約內應。五日，闔啓，兵譟而入，火其門，鬱焰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勸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勸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爲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爲司衛卿，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勸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將軍。剖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爲都護，總兵鎮之。是歲郊祭，以高麗平，謝成于天。

總章二年，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大長鉗牟岑率衆反，立藏外孫安舜爲王。詔高倬東州道，李謹行燕山道，並爲行軍總管討之，遣司平太常伯楊昉綏納亡餘。舜殺鉗牟

岑走新羅。倂徙都護府治遼東州，破叛兵於安市，又敗之泉山，俘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之于發盧河，再戰，俘馘萬計。於是平壤夷殘不能軍，相率奔新羅，凡四年乃平。始，謹行留妻劉守伐奴城，虜攻之，劉擐甲勒兵守，賊引去。帝嘉之，封燕郡夫人。

儀鳳二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遼東以安餘民，先編僑內州者皆原遣，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藏與靺鞨謀反，未及發，召還放邛州，斫其人于河南、隴右，弱竄者留安東。藏以永淳初死，贈衛尉卿，葬頡利墓左，樹碑其阡。舊城往往入新羅，遣人散奔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長皆絕。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聖曆初，進左鷹揚衛大將軍，更封忠誠國王，使統安東舊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後稍自國。至元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贏，濱海之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也。王居東、西二城，官有內臣佐平者宣納號令，內頭佐平主帑聚，內法佐平主禮，衛士佐平典衛兵，朝廷佐平主獄，兵官佐平掌外兵。有六方，方統十郡。大姓有八：沙氏，燕氏，姦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苜氏。其法：反逆者誅，籍其家；殺人者，

輸奴婢三贖罪；吏受賕及盜，三倍償，錮終身。俗與高麗同。有三島，生黃漆，六月刺取，瀝色若金。王服大袖紫袍，青錦袴，素皮帶，烏革履，烏羅冠飾以金。羣臣絳衣，飾冠以銀。禁民衣絳紫。有文籍，紀時月如華人。

武德四年，王扶餘璋始遣使獻果下馬，自是數朝貢，高祖冊爲帶方郡王、百濟王。後五年，獻明光鎧，且訟高麗梗貢道。太宗貞觀初，詔使者平其怨。又與新羅世仇，數相侵，帝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之鄰國。聞數相侵暴，朕已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識朕本懷。」璋奉表謝，然兵亦不止。再遣使朝，上鐵甲雕斧，帝優勞之，賜帛段三千。十五年，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濟王扶餘璋卒。」帝爲舉哀玄武門，贈光祿大夫，賻賜甚厚。命祠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爲柱國，紹王。

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明年，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齋詔書諭解。聞帝新討高麗，乃間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高宗立，乃遣使者來，帝詔義慈曰：「海東三國，開基舊矣，地固犬牙。比者隙爭侵校，無寧歲，新羅高城重鎮皆爲王并，歸窮于朕，丐王歸地。昔齊桓一諸侯，尙存亡國，況朕萬方主，可不卹其危邪？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所俘亦畀還王。不如詔者，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後悔！」

永徽六年，新羅訴百濟、高麗、靺鞨取北境三十城。顯慶五年，乃詔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左衛將軍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貴、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虜大敗，王師乘潮帆以進，趨眞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復破之，斬首萬餘級，拔其城。義慈挾太子隆走北鄙，定方圍之。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孫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王，若唐兵解去，如我父子何？」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超堞立幟，泰開門降，定方執義慈、隆及小王孝演、酋長五十八人送京師，平其國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戶七十六萬。乃析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長治之，命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左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九月，定方以所俘見，詔釋不誅。義慈病死，贈衛尉卿，許舊臣赴臨，詔葬孫皓、陳叔寶墓左，授隆司稼卿。文度濟海卒，以劉仁軌代之。

璋從子福信嘗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西部皆應，引兵圍仁願。龍朔元年，仁軌發新羅兵往救，道琛立二壁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壁，爭梁墮溺者萬人，新羅兵還。道琛保任孝城，自稱領軍將軍，福信稱霜岑將軍，告仁軌曰：「聞唐與新羅約，破百濟，無老孺皆殺之，畀以國。我與受死，不若戰。」仁軌遣使齎書答說，道琛倨甚，館使者于外，嫚報曰：「使人官小，我，國大將，禮不當見。」徒遣

之。仁軌以衆少，乃休軍養威，請合新羅圖之。福信俄殺道琛，并其兵，豐不能制。二年七月，仁願等破之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眞峴，比明入之，斬首八百級，新羅餉道乃開。仁願請濟師，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發齊兵七千往。福信顓國，謀殺豐，豐率親信斬福信，與高麗、倭連和。仁願已得齊兵，士氣振，乃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而遣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偕進，趨周留城。豐衆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火四百艘，豐走，不知所。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仁願勒軍還，留仁軌代守。

帝以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憾，招還遺人。麟德二年，與新羅王會熊津城，刑白馬以盟。仁軌爲盟辭曰：「往百濟先王，罔顧逆順，不敦鄰，不睦親，與高麗、倭共侵削新羅，破邑屠城。天子憐百姓無辜，命行人脩好，先王負險恃遐，侮慢弗恭，皇赫斯怒，是伐是夷。但興亡繼絕，王者通制，故立前太子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附杖新羅，長爲與國，結好除怨，恭天子命，永爲藩服。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仁願，親臨厥盟，有貳其德，興兵動衆，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世世毋敢犯。」乃作金書鐵契，藏新羅廟中。

仁願等還，隆畏衆攜散，亦歸京師。儀鳳時，進帶方郡王，遣歸藩。是時，新羅疆，隆不敢入舊國，寄治高麗死。武后又以其孫敬襲王，而其地已爲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濟

遂絕。

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拒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里所，衛兵三千人。謂城爲侵牟羅，邑在內曰喙評，外曰邑勒。有喙評六，邑勒五十二。朝服尙白，好祠山神。八月望日，大宴賚官吏，射。其建官，以親屬爲上，其族名第一骨、第二骨以自別。兄弟女、姑、姨、從姊妹，皆聘爲妻。王族爲第一骨，妻亦其族，生子皆爲第一骨，不娶第二骨女，雖娶，常爲妾媵。官有宰相、侍中、司農卿、太府令，凡十有七等，第二骨得爲之。事必與衆議，號「和自」，一人異則罷。宰相家不絕祿，奴僮三千人，甲兵牛馬豬稱之。畜牧海中山，須食乃射。息穀米於人，償不滿，庸爲奴婢。王姓金，貴人姓朴，民無氏有名。食用柳杯若銅、瓦。元日相慶，是日拜日月神。男子裼袴。婦長襦，見人必跪，則以手据地爲恭。不粉黛，率美髮以繚首，以珠綵飾之。男子翦髮鬻，冒以黑巾。市皆婦女貿販。冬則作竈堂中，夏以食置冰上。畜無羊，少驢、羸，多馬。馬雖高大，不善行。

長人者，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人，以

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

初，百濟伐高麗，來請救，悉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武德四年，王眞平遣使者入朝，高祖詔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持節答賚。後三年，拜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

貞觀五年，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丐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是歲，眞平死，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大臣乙祭柄國。詔贈眞平左光祿大夫，賻物段二百。九年，遣使者冊善德襲父封，國人號聖祖皇姑。十七年，爲高麗、百濟所攻，使者來乞師，亦會帝親伐高麗，詔率兵以披虜勢，善德使兵五萬入高麗南鄙，拔水口城以聞。二十一年，善德死，贈光祿大夫，而妹眞德襲王。明年，遣子文王及弟伊贊子春秋來朝，拜文王左武衛將軍，春秋特進。因請改章服，從中國制，內出珍服賜之。又詣國學觀釋奠、講論，帝賜所製晉書。辭歸，敕三品以上郊餞。

高宗永徽元年，攻百濟，破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眞德織錦爲頌以獻，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幡旗旣赫赫，鉦鼓何鏗鏘。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唐。」帝美其

意，擢法敏太府卿。

五年，眞德死，帝爲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綵段三百，命太常丞張文收持節弔祭，以春秋襲王。明年，百濟、高麗、靺鞨共伐取其三十城。使者來請救，帝命蘇定方討之，以春秋爲嶠夷道行軍總管，遂平百濟。龍朔元年，死，法敏襲王。以其國爲鷄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

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劉仁軌爲鷄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於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貢筐相望，仁問乃還，辭王，詔復法敏官爵。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尙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統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縣有小守。開耀元年，死，子政明襲王。遣使者朝，丐唐禮及它文辭，武后賜吉凶禮并文詞五十篇。死，子理洪襲王。死，弟興光襲王。

玄宗開元中，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紬、海豹皮。又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違本俗，別所親，朕不忍留。」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帝間賜興光瑞文

錦、五色羅、紫繡紋袍、金銀精器，興光亦上異狗馬、黃金、美髯諸物。初，渤海靺鞨掠登州，興光擊走之，帝進興光寧海軍大使，使攻靺鞨。二十五年死，帝尤悼之，贈太子太保，命邢璣以鴻臚少卿弔祭，子承慶襲王，詔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爲副。國高奔皆出其下，於是厚遺使者金寶。俄冊其妻朴爲妃。承慶死，詔使者臨弔，以其弟憲英嗣王。帝在蜀，遣使泝江至成都朝正月。

大曆初，憲英死，子乾運立，甫卅，遣金隱居入朝待命。詔倉部郎中歸崇敬往弔，監察御史陸瑋、顧愔爲副冊授之，并母金爲太妃。會其宰相爭權相攻，國大亂，三歲乃定。於是歲朝獻。建中四年死，無子，國人共立宰相金良相嗣。貞元元年，遣戶部郎中蓋塤持節命之。是年死，立良相從父弟敬信襲王。十四年死，無子，立嫡孫俊邕。明年，遣司封郎中韋丹持冊，未至，俊邕死，丹還。子重興立，永貞元年，詔兵部郎中元季方冊命。後三年，使者金力奇來謝，且言：「往歲冊故主俊邕爲王，母申太妃，妻叔妃，而俊邕不幸，冊今留省中，臣請授以歸。」又爲其宰相金彥昇、金仲恭、王之弟蘇金添明丐門戟，詔皆可。凡再朝貢。七年死，彥昇立，來告喪，命職方員外郎崔廷弔，且命新王，以妻貞爲妃。長慶、寶曆間，再遣使者來朝，留宿衛。彥昇死，子景徽立。大和五年，以太子左諭德源寂冊弔如儀。開成

初，遣子義琮謝，願留衛，見聽，明年遣之。五年，鴻臚寺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皆還之。

有張保皋、鄭年者，皆善鬪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皋，保皋以齒，年以藝，常不相下。自其國皆來爲武寧軍小將。後保皋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清海，海路之要也。王與保皋萬人守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皋既貴於其國，年飢寒客漣水，一日謂戍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皋。」元規曰：「若與保皋所負何如？奈何取死其手？」年曰：「飢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皋，飲之極歡。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皋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召保皋爲相，以年代守清海。會昌後，朝貢不復至。

贊曰：杜牧稱：「安思順爲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睥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

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皋與汾陽之賢等耳。年保皋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皋果不殺，人之常情也。臨淮請死於汾陽，亦人之常情也。保皋任年，事出於己，年且寒飢，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充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權於保皋，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邵爲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邵公尙爾，況其下哉！「嗟乎，不以怨毒相恭，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祁奚，唐有汾陽、保皋，孰謂夷無人哉！」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爲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尙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彥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治大和州。次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元，次開

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爲王。次應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崇峻死，欽明之孫女雄古（即）立。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結髮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綫冠，飾以金玉，文布爲衣，左右佩銀釵，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

太宗貞觀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

永徽初，其王孝德卽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碯若五升器。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蟇人偕朝。蝦蟇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總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卽毛人云。

長安元年（辛），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寶，遣朝臣眞人栗田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唐

尙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蔕四披，紫袍帛帶。真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受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爲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人興能獻方物。真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諾樂立，次嵯峨，次淳和，次仁明。仁明直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啓元年。

其東海嶼中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絲絮、怪珍云。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

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蚤寒，多霜雪，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系其上，以踐冰，逐走獸。土多狗，以皮爲裘。俗被髮，粟似莠而小，無蔬蓴它穀。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貞觀十四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授騎都尉，遣之。

龍朔初，有僭羅者，其王儒李都羅遣使入朝，國居新羅武州南島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穀，耕不知用牛，以鐵齒耙土。初附百濟，麟德中，酋長來朝，從帝至太山，後附新羅。

開元十一年，又有達末婁、達妬二部首領朝貢。達末婁自言北扶餘之裔，高麗滅其國，遣人度那河，因居之，或曰他漏河，東北流入黑水。達妬，室韋種也，在那河陰，凍末河之東，西接黃頭室韋，東北距達末婁云。

校勘記

〔二〕詔拜男生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男生」，各本原作「同善」。按所授官爵，當是男生，詳本書卷一一〇泉男生傳、舊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及王德真泉君墓誌銘，據改。

〔三〕劼氏「劼」，十行、汲、殿、局本均作「劼」。通典卷一八五及寰宇記卷一七二作「劼」，注並謂「劼音狹」。

〔三〕任孝城「孝」，本書卷一〇八劉仁軌傳、舊書卷一九九上百濟傳和通鑑卷二〇〇俱作「存」，通鑑考異云：「實錄或作『任孝城』，未知孰是，今從其多者。」

〔四〕雄古 十行、汲、殿、局本「雄」作「椎」。

〔五〕長安元年 舊書卷一九九上日本傳、唐會要卷一〇〇「元」作「三」，通典卷一八五作「二」。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

西域上

泥婆羅 党項 東女 高昌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跋祿迦

疏勒 于闐 天竺 摩揭陀 罽賓

泥婆羅直吐蕃之西樂陵川。土多赤銅、犛牛。俗翦髮逮眉，穿耳，植以簞若角，緩至肩

者爲姣好。無匕筯，攫而食。其器皆用銅，其居版屋畫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習商賈。一幅布蔽身，日數盥浴。重博戲，通推步曆術。祀天神，鑄石爲象，日浴之，烹羊以祭。鑄銅爲錢，面文人形，背牛馬形。其君服珠、頗黎、車渠、珊瑚、虎魄垂纓，耳金鉤玉璫，佩寶伏突，御師子大牀，燎香布花於堂，而大臣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數百列侍。宮中有七重樓，

覆銅瓦，楹極皆大珩雜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

初，王那陵提婆之父爲其叔所殺，提婆出奔，吐蕃納之，遂臣吐蕃。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耨婆沘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共傳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葱。永徽時，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入貢。

党項，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以姓別爲部，一姓又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騎，小數千，不能相統，故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彊。土著，有棟宇，織犂尾、羊毛覆屋，歲一易。俗尙武，無法令、賦役，人壽多過百歲，然好爲盜，更相剽奪。尤重複讎，未得所欲者，蓬首垢顏，跣足草食，殺已乃復。男女衣裘褐，被氈。畜犂牛、馬、驢、羊以食，不耕稼。地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無文字，候草木記歲。三年一相聚，殺牛羊祭天，取麥他國以釀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婦，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則曰夭枉，乃悲。

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鄭元璫鑄諭，其酋細封步賴舉部降，太宗璽詔慰撫，步賴因入朝，宴錫特異，以其地爲軌州，卽授刺史，步賴請率兵討吐谷渾。其後諸酋長悉內屬，以其地爲岷、奉、嚴、遠四州，卽首領拜刺史。

有拓拔赤辭者，初臣吐谷渾，慕容伏允待之厚，與結婚，諸羌已歸，獨不至。李靖擊吐谷渾，赤辭屯狼道峽抗王師，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欲諭降之，辭曰：「渾主以腹心待我，不知其他，若速去，且汙吾刀。」洛生怒，引輕騎破之肅遠山，斬首數百級，虜雜畜六千。帝因其勝，又令約降，赤辭從子思頭潛納款，其下拓拔細豆亦降。赤辭知宗族攜沮，稍欲自歸，岷州都督劉師立復誘之，卽與思頭俱內屬。以其地爲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爲都督府，擢赤辭西戎州都督，賜氏李，貢職遂不絕。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爲中國地。後吐蕃寢盛，拓拔畏偁請內徙，始詔慶州置靜邊等州處之。地乃入吐蕃，其處者皆爲吐蕃役屬，更號弭藥。

又有黑党項者，居赤水西。其長號敦善王，慕容伏允之走也，依之。及吐谷渾款附，敦善王亦納貢。居雪山者曰破丑氏。

又有白蘭羌，吐蕃謂之丁零，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勝兵萬人，勇戰鬪，善作兵，俗與党項同。武德六年，使者入朝。明年，以其地爲維、恭二州。貞觀六年，與契苾數十萬內

屬。永徽時，特浪生羌卜樓大首領凍就率衆來屬，以其地爲劍州。

龍朔後，白蘭、春桑及白狗羌爲吐蕃所臣，籍其兵爲前驅。白狗與東會州接，勝兵纔千人。在西北者，天授中內附，戶凡二十萬，以其地爲朝、吳、浮、歸十州，散居靈、夏間。至德末，爲吐蕃所誘，使爲鄉導鈔邊，俄悔悟，更來朝，願助靈州饟輓。乾元間，中國數亂，因寇邠、寧二州，肅宗詔郭子儀都統朔方、邠、寧、鄜坊節度事，以鄜州刺史杜冕、邠州刺史桑如珪分二隊出討。子儀至，党項潰去。

上元元年，在涇、隴部落十萬衆詣鳳翔節度使崔光遠降。二年，與渾、奴刺連和，寇寶雞，殺吏民，掠財珍，焚大散關，入鳳州，殺刺史蕭忱，節度使李鼎追擊走之。明年，又攻梁州，刺史李勉走，進寇奉天，大掠華原、同官去。詔臧希讓代勉爲刺史，於是歸順、乾封、歸義、順化、和寧、和義、保善、寧定、羅雲、朝鳳凡十州部落詣希讓獻款，丐節印，詔可。

僕固懷恩之叛，誘党項、渾、奴刺入寇，衆數萬，掠鳳翔、盤屋，大會鄭廷、郝德入同州，刺史韋勝走，節度使周智光破之澄城。閱月，又入同州，焚官私室廬，壁馬蘭山。郭子儀遣兵襲之，退保三堡，子儀遣慕容休明諭降廷、德。

子儀以党項、吐谷渾部落散處鹽、慶等州，其地與吐蕃濱近，易相脅，卽表徙靜邊州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党項于銀州之北、夏州之東，寧朔州吐谷渾住夏西，以離沮之。召靜

邊州大首領左羽林大將軍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賜賚，使還綏其部。先是，慶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與吐蕃姻援，贊普悉王之，因是擾邊凡十年。子儀表工部尚書路嗣恭爲朔方留後，將作少監梁進用爲押党項部落使，置行慶州。且言：「党項陰結吐蕃爲變，可遣使者招慰，芟其反謀，因令進用爲慶州刺史，嚴邏以絕吐蕃往來道。」代宗然之。又表置靜邊、芳池、相興、王州都督、長史二，永平、旭定、清寧、寧保、忠順、靜塞、萬吉等七州都督府。於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樂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並徙綏、延州。大曆末，野利禿羅都與吐蕃叛，招餘族不應，子儀擊之，斬禿羅都，而野利景庭、野利剛以其部數千人入附雞子川。六州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罕等；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夏州者號平夏部。永泰後稍徙石州，後爲永安將阿史那思諱賦索無極，遂亡走河西。

元和時復置宥州，護党項。至大和中，寢彊數寇掠，然器械鈍苦，畏唐兵精，則以善馬購鎧，善羊貿弓矢。鄜坊道軍糧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幟、甲冑、五兵入部落，告者，舉罪人財畀之。至開成末，種落愈繁，富賈人齎繒寶鬻羊馬，藩鎮乘其利，彊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爲亂，至靈、鹽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爲使招定，分三印，以邠、寧、延屬崔彥曾，鹽、夏、長澤屬李鄠，靈武、麟、勝屬鄭賀，皆緋衣銀魚，而功不克。

宣宗大中四年，內掠邠、寧，詔鳳翔李業、河東李拭合節度兵討之，宰相白敏中爲都統。帝出近苑，或以竹一箇植舍外，見纔尺許，遠且百步，帝屬二矢曰：「党羌窮寇，仍歲暴吾鄙，今我約，射竹中則彼當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翦之，終不以此賊遺子孫。」左右注目，帝一發竹分，矢徹諸外，左右呼萬歲。不閱月，羌果破殄，餘種竄南山。

始，天寶末，平夏部有戰功，擢容州刺史、天柱軍使。其裔孫拓拔思恭，咸通末竊據宥州，稱刺史。黃巢入長安，與鄜州李孝昌壇而坎牲，誓討賊。僖宗賢之，以爲左武衛將軍，權知夏綏銀節度事。次王橋，爲巢所敗，更與鄭畋四節度盟，屯渭橋。中和二年，詔爲京城西面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四面都統，權知京兆尹。賊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國公，賜姓李。嗣襄王煊之亂，詔思恭討賊，兵不出，卒。以弟思諫代爲定難節度使，思孝爲保大節度、鄜坊丹翟等州觀察使，並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行瑜反，以思孝爲北面招討使，思諫東北面招討使。思孝亦因亂取鄜州，遂爲節度使，累兼侍中，以老薦弟思敬爲保大大軍兵馬留後，俄爲節度使。

東女亦曰蘇伐刺拏瞿咀羅〔三〕，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

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戶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爲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爲小王，王死，因以爲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袍，袖委於地，冬羔裘，飾以文錦。爲小鬟髻，耳垂瑱。足曳鞮鞢。鞮鞢，履也。俗輕男子，女貴者咸有侍男，被髮，以青塗面，惟務戰與耕而已。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黃金。風俗大抵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爲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卽有災，名曰鳥卜。居喪三年，不易服，不櫛沐。貴人死，剝藏其皮，內骨甕中，糝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至數十人。

武德時，王湯滂氏始遣使入貢，高祖厚報，爲突厥所掠不得通。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臂使大臣來請官號，武后冊拜斂臂左玉鈐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爲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爲王。

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及哥隣君董臥庭、逋租君鄧吉知、南水君薛尙悉曩、弱

水君董避和、悉董君湯息贊、清遠君蘇唐磨、咄霸君董藐蓬皆詣劍南章皋求內附。其種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爲吐蕃羈屬，部數千戶，輒置令，歲督絲絮。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皋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立悉等入朝，差賜官祿。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兩面羌」。

高昌直京師西四千里而贏，其橫八百里，縱五百里，凡二十一城。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俗辮髻垂後。

其王麴伯雅，隋時嘗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高祖命使者臨弔。後五年，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中國始有拂菻狗。

太宗卽位，獻玄狐裘，帝賜妻宇文華鑲一具，宇文亦上玉盤。凡諸國施爲輒以聞。貞觀四年，文泰遂來朝，禮賜厚甚。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

久之，文泰與西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咸見壘掠。伊吾嘗臣西突厥，至是內屬，文泰與葉護共擊之。帝下詔讓其反覆，召大臣冠軍阿史那矩計事，文泰不遣，使長史麴雍來謝罪。初，大業末，華民多奔突厥，及頡利敗，有逃入高昌者，有詔護送，文泰苛留之。又與西突厥乙毗設破焉耆三城，虜其人，焉耆王訴諸朝。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問狀，復遣使謝，帝引責曰：「而主數年朝貢不入，無藩臣禮，擅置官，儼效百僚。今歲首萬君長悉來，而主不至。日我使人往，文泰猥曰：『鷹飛于天，雉竄于蒿，貓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快邪！』西域使者入貢，而主悉拘梗之。又諗薛延陀曰：『既自爲可汗，與唐天子等，何事拜謁其使？』明年我當發兵虜而國，歸謂而君善自圖。」時薛延陀可汗請爲軍向導，故民部尙書唐儉至延陀堅約。

帝復下璽書示文泰禍福，促使入朝，文泰遂稱疾不至。乃拜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薩孤吳仁副之，契苾何力爲葱山道副大總管，武衛將軍牛進達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騎數萬討之。羣臣諫以行萬里兵難得志，且天界絕域，雖得之，不可守，帝不聽。文泰謂左右曰：「曩吾入朝，見秦、隴北城邑蕭條，非有隋比。今伐我，兵多則糧輒不逮，若下三萬，我能制之。度殫疲鈍，以逸待勞，臥收其弊耳。」十四年，聞王師至磧口，悸駭無它計，發病死，子智盛立。

君集奄攻田地城，契苾何力以前軍鏖戰，是夜星墜城中，明日拔其城，虜七千餘人。中郎將辛獠兒以勁騎夜逼其都，智盛以書遺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譴積，震墜厥命。智盛嗣位未幾，公其見赦。」君集曰：「能悔禍者，當面縛軍門。」智盛不答。軍進，填隍引衝車，飛石如雨，城中大震。智盛令大將麴士義居守，身與綰曹麴德俊謁軍門，請改事天子。君集諭使降，辭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曰：「當先取城，小兒何與語！」麾而進，智盛流汗伏地曰：「唯公命！」乃降。君集分兵略定，凡三州、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口三萬，馬四千。先是，其國人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殄滅。」文泰捕謠所發，不能得也。

捷書聞，天子大悅，宴羣臣，班賜策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特進魏徵諫曰：「陛下卽位，高昌最先朝謁，俄以掠商胡，遏貢獻，故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弔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廩帛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不納。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謫罪人以戍。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古者先函夏，後夷狄，務廣德化，不爭荒渺。今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芻，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賣菽粟，傾機

杼，道路死亡尙不計。罪人始於犯法，終於情業，無益於行。所遣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爲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昔陛下平頡利、吐谷渾，皆爲立君，蓋罪而誅之，伏而立之，百蠻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領悉還本土，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書聞不省。

初，文泰以金厚餉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爲表裏；使葉護屯可汗浮圖城。及君集至，懼不敢發，遂來降，以其地爲庭州。焉耆請歸高昌所奪五城，留兵以守。

君集勒石紀功，凱而旋，俘智盛君臣獻觀德殿。行飲至禮，酺三日。徙高昌豪桀於中國，智盛拜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弟智湛右武衛中郎將、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智湛，麟德中以左驍衛大將軍爲西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有子昭，好學，有鸞異書者，母顧笥中金歎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盡持易之。昭歷司膳卿，頗能辭章。弟崇裕有武藝，永徽中爲右武衛翊府中郎將，封交河郡王，邑至三千戶。終鎮軍大將軍，武后爲舉哀，綵以美錦，賻賜甚厚，封爵絕。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帳室、肉糧。其官有長史、司馬、將軍、王、公、僕射、尚書、郎中，蓋慕諸華爲之。俗識文字，其王椎髻黑帽，妻錦袍織裙，金釵飾首。男子服長裙繒帽，或冠羃羅。婦人辮髮縈後，綴珠貝。婚禮，富家厚納聘，貧者竊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喪有服，葬已卽除。民無常稅，用不足，乃斂富室商人，足而止。凡殺人若盜馬者死，它罪贖以物。地多寒，宜麥、菽、粟、蕪菁，出小馬、犛牛、銅、鐵、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于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世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

隋時，其王慕容伏允號步薩鉢，嘗寇邊，煬帝遣鐵勒敗之，壁西平；復命觀王雄破其衆。伏允以數十騎入泥嶺，亡去，仙頭王率男女十餘萬降。置郡縣鎮戍，以長子順爲質，因王之，統餘衆，俄追還。伏允客党項，隋亂，因得復故地。

高祖受命，順自江都還長安，于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庫門，交綏止，卽遣使請順，帝遣之。順至，號爲大寧王。

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卽寇鄯州。帝遣使者讓，且召伏允，以疾爲解，而爲

子求婚，驗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遣中郎將康處真臨諭。又掠岷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執名王二，斬級七百。連歲遣名王朝。俄寇涼州，鄯州刺史李玄運表吐谷渾牧馬青海，輕兵掩之，可盡致。乃命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左驍衛將軍梁洛仁率契苾、党項兵擊之，未至三十里，志玄等不欲戰，壁而留，虜知之，驅牧馬走。副將李君羨率精騎尾襲懸水上，得牛羊二萬還。

是時，伏允耄不能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鴻臚丞趙德楷，帝遣使曉敕，十返，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甑生鹽澤道，並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党項內屬羌及洮州羌，皆殺刺史歸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磧，疲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飢。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馬廩糧乏，難遠入，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嚮者段志玄至鄯州，吐谷渾兵輒傳城，彼國方完，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在，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鼓而至也。」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趣南，出其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赤水源，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儁，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海，獲

名王梁屈葱。靖破天柱部落於赤海，收雜畜二十萬。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託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車重。兩軍會于大非川、破邏真谷。

順之質隋，爲金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鞅鞅，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百騎，窮無聊，卽自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內附，詔封西平郡王，號趙胡呂烏甘豆可汗。帝恐未能定其國，遣李大亮率精兵鎮援。

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爲下所殺，立其子燕王諾曷鉢。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帝詔侯君集就經紀之，始請頒曆及子弟入侍。詔封諾曷鉢河源郡王，號烏地也拔勒豆可汗，遣淮陽郡王道明持節冊命，賜鼓纛。諾曷鉢身入謝，遂請婚，獻馬牛羊萬。比年入朝，乃以宗室女爲弘化公主妻之，詔道明及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送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欲襲公主，劫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知之，引輕騎走鄯城，威信王以兵迎之，果毅都尉席君買率兵與威信王共討，斬其兄弟三人，國大擾。帝又詔民部尚書唐儉、中書舍人馬周持節撫慰。

高宗立，以主故，拜駙馬都尉。又獻名馬，帝問馬種性，使者曰：「國之最良者。」帝曰：「良馬人所愛。」詔還其馬。公主表請入朝，遣左驍衛將軍鮮于匡濟迎之。十一月，及諾曷鉢至京師，帝又以宗室女金城縣主妻其長子蘇度摸末，拜左領軍衛大將軍。久之，摸末死，主與次子右武衛大將軍梁漢王闡廬摸末來請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縣主妻之。既而與吐蕃相攻，上書相曲直，並來請師，天子兩不許。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擣虛，破其衆黃河上，諾曷鉢不支，與公主引數千帳走涼州。帝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使，平兩國怨。吐蕃遂有其地。

諾曷鉢請內徙。乾封初，更封青海國王。帝欲徙其部於涼州之南山，羣臣議不同，帝難之。咸亨元年，乃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總兵五萬討吐蕃，且納諾曷鉢於故廷。王師敗於大非川，舉吐谷渾地皆陷，諾曷鉢與親近數千帳纔免。三年，乃徙浩亶水南。諾曷鉢以吐蕃盛，勢不抗，而鄯州地狹，又徙靈州，帝爲置安樂州，卽拜刺史，欲其安且樂云。

諾曷鉢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聖曆三年，拜左豹韜員外大將軍，襲故可汗號，餘部詣涼、甘、肅、瓜、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徙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畔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爲：「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置豐、靈，又邈默

噉；假在諸華，亦不遽移其性也。前日王孝傑自河源軍徙耽爾乙句貴置靈州，既其叛，乃入牧坊掠羣馬，癡夷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成驗。往素和貴叛去，於我無損，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豈與句貴比邪？今降虜非疆服，皆突矢刃，棄吐蕃而來，宜當循其情，爲之制也。當甘、肅、瓜、沙降者，卽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情易安，磔數州則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心者也。歲遣鎮遏使者與宣超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業固矣。有如叛去，無損中國。」詔可。宣超死，子曦皓立。曦皓死，子兆立。吐蕃復取安樂州，而殘部徙朔方、河東，語謬爲「退渾」。

貞元十四年，以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慕容復爲長樂都督、青海國王，襲可汗號。復死，停襲。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絕矣。

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羸，橫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犁，北烏孫。逗渠溉田，土宜黍、蒲陶，有魚鹽利。俗祝髮氈衣。戶四千，勝兵二千，常役屬西突厥。俗尙娛遨，二月肫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記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歲盡止。

太宗貞觀六年，其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其邊。西突厥莫賀設與咄陸弩失畢作難，來奔，咄陸弩失畢復攻之，遣使言狀，并貢名馬。咥利失可汗立，素善焉耆，故倚爲援。十二年，處月、處蜜與高昌攻陷其五城，掠千五百人，焚廬舍。侯君集討高昌，遣使與相聞，突騎支喜，引兵佐唐。高昌破，歸向所俘及城，遣使者入謝。

西突厥臣屈利啜爲弟娶突騎支女，遂相約爲輔車勢，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會王弟頡鼻、栗婆準、葉護等三人來降，帝卽命孝恪爲西州道總管，率兵出銀山道，以栗婆準等爲鄉導。初，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其外，故恃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夜傳堞，遲曙譟而登，鼓角轟哄，唐兵縱，國人擾敗，斬千餘級，執突騎支，更以栗婆準攝國事。始，帝語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詣焉耆，閱二旬可至，當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聞。囚突騎支及妻子送洛陽，有詔赦罪。

屈利啜以兵救焉耆，而孝恪還三日矣。屈利啜囚栗婆準，更使吐屯攝王，遣使以告。帝曰：「焉耆我所下，爾乃王之邪？」吐屯懼，不敢王。焉耆立栗婆準，而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爲王，號咄干，執栗婆準獻龜茲，殺之。阿史那社爾討龜茲，阿那支奔之，壁東境抗王師，爲社爾所禽，數其罪，斬以徇。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爲王，以其地爲焉耆都督府。

婆伽利死，國人請還前王突騎支，高宗許之，拜左衛大將軍，歸國。死，龍嬾突立。武后長安時，以其國小人寡，過使客不堪其勞，詔四鎮經略使禁止僉使私馬、無品者肉食。開元七年，龍嬾突死，焉吐拂延立。於是十姓可汗請居碎葉，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詔焉耆、龜茲、疏勒、于闐征西域賈，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輪臺征之。訖天寶常朝賀。

龜茲，一曰丘茲，一曰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羸，自焉耆西南步二百里，度小山，經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橫千里，縱六百里。土宜麻、麥、秔稻、蒲陶，出黃金。俗善歌樂，旁行書，貴浮圖法。產子以木壓首。俗斷髮齊頂，惟君不翦髮。姓白氏。居伊邏廬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錦冒頂，錦袍、寶帶。歲朔，鬪羊馬橐它七日，觀勝負以卜歲盈耗云。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高祖受禪，王蘇伐勃駛遣使入朝。會死，子蘇伐疊立，號時健莫賀俟利發。貞觀四年獻馬，太宗賜璽書，撫慰加等。後臣西突厥。郭孝恪伐焉耆，乃遣兵與焉耆影援，自是不朝貢。

蘇伐疊死，弟訶黎布失畢立。二十一年，兩遣使朝貢，然帝怒其佐焉耆叛，議討之。是

夜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星胡分，數且終。」乃以阿史那社爾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左武衛將軍李海岸等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社爾分五軍掠其北，執焉耆王阿那支，龜茲大恐，酋長皆棄城走。社爾次磧石，去王城三百里。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居前，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與王遇，其將羯獵顚兵五萬合戰。威僞北，王見威兵少，麾而進，威退與繼叔合，還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王嬰城，社爾將圍之，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孝恪居守。沙州刺史蘇海政、行軍長史薛萬備以精騎窮躡六百里，王計窮，保撥換城，社爾圍之。閱月，執王及羯獵顚。其相那利夜逸，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來戰，孝恪及子死之。王師擾，倉部郎中崔義起募兵戰城中，繼叔、威助擊之，斬首三千級。那利敗，哀亡散復振，還襲王師，繼叔乘之，斬八千級。那利走，或執以詣軍。社爾凡破五大城，男女數萬，遣使者諭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西突厥、安兩國歸軍饒焉。社爾立王弟葉護王其國，勒石紀功。

書聞，帝喜，見羣臣從容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土城竹馬，童兒樂也；飭金翠羅紈，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遂徧觴之。初，孝恪之擊焉耆也，龜茲有浮屠善數，歎曰：「唐家終有西域，不數年吾國亦亡。」社爾執訶黎布失畢、那利、羯獵顚獻太廟，帝受俘紫微殿。

帝責謂，君臣皆頓首伏，詔赦罪，改館鴻臚寺，拜布失畢左武衛中郎將。始徙安西都護於其都，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

高宗復封訶黎布失畢爲龜茲王，與那利、羯獵顛還國。久之，王來朝。那利烝其妻阿史那，王不能禁，左右請殺之，由是更猜忌。使者言狀，帝并召至京師，囚那利，護遣王還。羯獵顛拒不內，遣使降賀魯，王不敢進，悒悒死。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禽羯獵顛，窮誅部黨，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更立子素稽爲王，授右驍衛大將軍，爲都督。是歲，徙安西都護府於其國，以故安西爲西州都督府，卽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麴智湛爲都督。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物產，詔許敬宗與史官撰西域圖志。

上元中，素稽獻銀頗羅、名馬。天授三年，王延田跌來朝。始，儀鳳時，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鎮皆沒。長壽元年，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地，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三萬鎮守。於是沙磧荒絕，民供貲糧苦甚，議者請棄之，武后不聽。都護以政績稱華狄者，田揚名、郭元振、張孝嵩、杜暹云。開元七年，王白莫苾死，子多帛立，改名孝節。十八年，遣弟孝義來朝。

自龜茲贏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祿迦，小國也，一曰亟墨，卽漢姑墨國，橫六百里，縱

三百里。風俗文字與龜茲同，言語少異。出細氈褐。西三百里度石磧至淩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比國商胡雜居。素葉以西數十城，皆立君長，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衣氈褐皮氈，以繒繚額。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贏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汗歲避暑其中。羣鹿飾鈴鑾，可狎也。西贏百里至咀邏私城〔三〕，亦比國商胡雜居。有小城，三百，本華人〔四〕，爲突厥所掠，羣保此，尙華語。西南贏二百里至白水城，原隰膏腴。南五十里有斂赤建國，廣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又二百里卽石國。

疏勒，一曰佉沙，環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贏。多沙磧，少壤土。俗尙詭詐，生子亦夾頭取褊，其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迦師城，突厥以女妻之。勝兵二千人。俗祠祆神。

貞觀九年，遣使者獻名馬，又四年，與朱俱波、甘棠貢方物。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曩之一天下，克勝四夷，惟秦皇、漢武耳。朕提三尺劍定四海，遠夷率服，不減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輔弼，毋進諛言，置朕於危亡也。」儀鳳時，吐蕃破其國。開元十六年，

始遣大理正喬夢松攝鴻臚少卿，冊其君安定爲疏勒王。天寶十二載，首領裴國良來朝，授折衝都尉，賜紫袍、金魚。

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種地，直于闐西千里，葱嶺北三百里，西距喝盤陀，北九百里屬疏勒，南三千里女國也。勝兵二千人。尙浮屠法，文字同婆羅門。

甘棠，在海南，崑崙人也。

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領六百里，其國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朱俱波西，南距懸度山，北抵疏勒，西護密，西北判汗國也。治葱嶺中，都城負徙多河〔五〕。勝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爲之。西南卽頭痛山也。葱嶺俗號極嶺山，環其國。人勁悍，貌、言如于闐。其法，殺人剽劫者死，餘得贖。賦必輸服飾，王坐人牀〔六〕。後魏太延中，始通中國。貞觀九年，遣使者來朝。開元中破平其國，置葱嶺守捉，安西極邊戍也。

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豁旦。距京師九千七百里，瓜州贏四千里，并有漢戎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其居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王居繪室。俗機巧，言迂大，喜事祿神、浮屠法，然貌恭謹，相見皆跪。以木爲筆，玉爲印，凡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其王傳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紡績。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初無桑蠶，丐隣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

王姓尉遲氏，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後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爾之平龜茲也，其王伏闐信大懼，使子獻橐它三百。長史薛萬備謂社爾曰：「公破龜茲，西域皆震恐，願假輕騎羈于闐王獻京師。」社爾許之。至于闐，陳唐威靈，勸入見天子，伏闐信乃隨使者來。會高宗立，授右衛大將軍，子葉護玷爲右驍衛將軍，賜袍帶，布帛六千段，第一區，留數月遣之，請以子弟宿衛。上元初，身率子弟酋領七十人來朝。擊吐蕃有功，帝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析十州，授伏闐雄都督。死，武后立其子瞰。開元時獻馬、駝、豹。瞰

死，復立尉遲伏師戰爲王。死，伏闕達嗣，并冊其妻執失爲妃。死，尉遲珪嗣，妻馬爲妃。珪死，子勝立。至德初，以兵赴難，因請留宿衛。乾元三年，以其弟左監門衛率葉護曜爲大僕員外卿、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勝自有傳。

于闐東三百里有建德力河，七百里有精絕國；河之東有汗彌，居達德力城，亦曰拘彌城，卽寧彌故城。皆小國也。

初，德宗卽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闐，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帶胯三百，簪四十，奩三十，釧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寶等。及還，詐言假道回紇爲所奪。久之事泄，得所市，流死恩州。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嶺南，幅圓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數百。南天竺瀕海，出師子、豹、獐、橐它、犀、象、火齊、琅玕、石蜜、黑鹽。北天竺距雪山，圓抱如璧，南有谷，通爲國門。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縛和羅城，濱迦毗黎河。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曰迦沒路，開戶

皆東嚮；曰迦尸，或曰波羅奈，亦曰波羅那斯。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牛壽如之。

中天竺王姓乞利唎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國，不篡殺。土溽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沒橐它。以貝齒爲貨。有金剛、旃檀、鬱金，與大秦、扶南、交趾相貿易。人富樂，無簿籍，耕王地者乃輸稅。以舐足摩踵爲致禮。家有奇樂倡伎。王大臣皆服錦罽，爲螺髻於頂，餘髮翦使卷。男子穿耳垂瑠，或懸金，耳緩者爲上類；徒跣，衣重白。婦人項飾金、銀、珠纓絡。死者燔骸取灰，建窆堵，或委野中及河，餌鳥獸魚鼈，無喪紀。謀反者幽殺之；小罪贖錢；不孝者斷手足，劓耳鼻，徙于邊。有文字，善步曆，學悉曇章，妄曰梵天法。書貝多葉以記事。尙浮圖法，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跡也。信盟誓，傳禁呪，能致龍起雲雨。

隋煬帝時，遣裴矩通西域諸國，獨天竺、拂菻不至爲恨。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天竺，皆北面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伽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璉持節慰撫，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乎？」皆曰：

「無有。」戎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詔衛尉丞李義表報之，大臣郊迎，傾都邑縱觀，道上焚香，尸羅逸多率羣臣東面受詔書，復獻火珠、鬱金香、菩提樹。

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隣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縛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帝曰：「夫人耳目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邪？」擢玄策朝散大夫。

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尙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采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橐它嚙饅轉注瓠中。有樹

名咀賴羅，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爲羣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驗，有詔聽還，不能去，死長安。高宗時，盧伽逸多者，東天竺烏茶人，亦以術進，拜懷化大將軍。

乾封三年，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玄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北天竺一來朝。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千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王居拘闍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瀕菟伽河。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柞藩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後德宗自製鍾銘，賜那爛陀祠。

又有那揭者，亦屬國也，貞觀二十年，遣使者貢方物。

烏茶者，一曰烏伏那，亦曰烏菴，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罽賓

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蒲陶、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殺刑，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洩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訾藥利城，一曰曹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卽烏菴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陀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大食與烏菴東鄙接，開元中數誘之，其王與骨咄、俱位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冊爲王。

章求拔國，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種。居悉立西南四山中，後徙山西，與東天竺接。衣服略相類，因附之。地表八九百里，勝兵二千人，無城郭，好鈔暴，商旅患之。貞觀二十年，其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功，由是職貢不絕。悉立當吐蕃西南，戶五萬，城邑多旁澗谿。男子繒束頭，衣氍褐。婦人辮髮，短裙。昏姻不以財聘。其穀宜秔稻、麥、豆。死者葬于野，不封樹，喪制爲黑衣，滿年而除。刑有刑、劓。常羈屬吐蕃。

罽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贏，南距舍衛三千里。王居脩鮮城，常役屬大月氏。地暑濕，人乘象，俗治浮屠法。

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精醃、頗黎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詔大臣曰：「朕始卽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遣果毅何處羅拔等厚齎賜其國，并撫尉天竺。處羅拔至罽賓，王東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導護使者至天竺。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瘡卽愈。

國人共傳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擲支傳十二世。顯慶三年，以其地爲脩鮮都督府。龍朔初^{〔七〕}，拜其王脩鮮等十一州諸軍事、脩鮮都督。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祕方奇藥，天子冊其王爲葛邏達支特勒。後烏散特勒灑年老，請以子拂菻罽婆嗣，聽之。天寶四載，冊其子勃匐準爲襲罽賓及烏菴國王。乾元初使者朝貢。

校勘記

〔二〕又表置靜邊芳池相興王州都督長史「王」，十行、汲、殿、局本作「五」，通考卷三三四作「三」。按文義，「王」應是數詞之訛。

〔三〕蘇伐刺拏瞿咀羅 雲窗叢刻慧超往五天竺傳殘卷第五頁「咀」作「怛」。

〔三〕咀邏私城「咀」，各本原作「咀」，據本書卷二二一下康傳及大唐西域記卷一改。

〔四〕有小城三百本華人。大唐西域記卷一云：「咀邏私城，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此處「三百」下當有脫文。

〔五〕都城負徙多河。「徙」，各本原作「徒」，據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改。下同。

〔六〕王坐人牀。「人」，通典卷一九三、通考卷三三九作「金」。

〔七〕龍朔初。各本原作「神龍初」。舊書卷一九八尉遲傳、唐會要卷九九及冊府卷九六六均作「龍朔初」，據改。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下

西域下

康 寧遠 大勃律 吐火羅 謝颺 識匿 箇失密 骨咄

蘇毗 師子 波斯 拂菻 大食

康者，一曰薩末韃，亦曰颺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餘里，東南屬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卽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馬，兵彊諸國。人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氍，飾金雜寶。女子盤髻，幪黑巾，綴金釵。生兒以石蜜啖之，

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珣若黏云。習旁行書。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以十二月爲歲首，尙浮圖法，祠祆神，出機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

隋時，其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始遣使來獻〔二〕。貞觀五年，遂請臣。太宗曰：「朕惡取虛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緩急當同其憂。師行萬里，寧朕志邪？」卻不受。俄又遣使獻師子獸，帝珍其遠，命祕書監虞世南作賦。自是歲入貢，致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

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爲康居都督府，卽授其王拂呼縵爲都督。萬歲通天中，以大首領篤娑鉢提爲王。死，子泥涅師立。死，國人立突昏爲王。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杯、碼碯瓶、駝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其王烏勒伽與大食亟戰不勝，來乞師，天子不許。久之，請封其子咄曷爲曹王，默啜爲米王，詔許。烏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欽化王，以其母可敦爲郡夫人。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忸蜜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所。西瀕烏滸河，治阿濫謐城，卽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餘。募勇健者爲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尉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悅。其王訶陵迦又獻名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歲，東安

國亦入獻，言子姓相承十世云。

東安，或曰小國〔三〕，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何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饅斤。大城二十，小堡百。顯慶時，以阿濫爲安息州，卽以其王昭武殺爲刺史；饅斤爲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閉息爲刺史。開元十四年，其王篤薩波提遣弟阿悉爛達拂耽發黎來朝，納馬豹。後八年，獻波斯驃二，拂菻繡毼一，鬱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獻柘辟大毼毼二、繡毼一，丐賜袍帶、鎧仗及可敦桂襪裝澤。

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那〔三〕，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卽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爲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麾下。」高祖大悅。

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卽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聽。

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長大，工戰鬪。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圓千餘里，右涯素葉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窟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戰，多良馬。隋大業初，西突厥殺其王，以特勒匐職統其國。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攝舍提於屈昭穆都督。開元初，封其君莫賀咄吐屯，有功，爲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冊順義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爲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鐵券。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効其無蕃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俘以獻，斬闕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

有碎葉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達嶺，南抵中國，北突騎施南鄙也，西南直葱嶺贏二千里。水南流者經中國入于海，北流者經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繇勃達嶺北行贏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西有碎葉城，天寶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伐安西，毀之。川長千里，有異姓突厥兵數萬，耕者皆擐甲，相掠爲奴婢。西屬怛邏斯城，石常分兵鎮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訖九月，未嘗雨，人以雪水溉田。

石東南千餘里，有怖捍者，山四環之，地膏腴，多馬羊。西千里距堵利瑟那，東臨葉水，水出葱嶺北原，色濁，西北流入大磧。無水草，望大山，尋遺齒，知所指，五百餘里即康也。

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鉢息德城，永徽時爲大食所破。顯慶三年，以其地爲南謐州，授其君昭武開拙爲刺史，自是朝貢不絕。開元時，獻璧、舞筵、師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領末野門來朝。天寶初，封其君爲恭順王，母可敦郡夫人。

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卽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諸王，其君旦詣拜則退。貞觀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于軍。」俄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君昭武婆達地刺史。遣使者鉢底失入謝。

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潯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戊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奧韃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颶遮城。諸胡惟其國有車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獻黑鹽。寶應時復入朝。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北

二百里屬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類先禱乃行。國有城五百。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彊盛，築乞史城，地方數千里。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顯慶時，以其地爲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開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獻舞女、文豹。後君長數死，立，然首領時時入朝。天寶中，詔改史爲來威國。

那色波，亦曰小史，蓋爲史所役屬。居吐火羅故地，東阨葱嶺，西接波刺斯，南雪山。

循縛芻水北有咀蜜種（巴），亦自國，東西六百里所。又東踰四種，有鑊沙者，廣三百里，長五百里，東界骨咄，接葱嶺有十八種。南有揭職，稍大，幅員準千里，陵阜連屬，多菽麥，氣寒烈。東南抵雪山六百里，道吐火羅，又踰五種至婆羅覲邏。北踰山行六百里，得烏菴種。東北行二百里至河波羅水，水西南流，春夏涸凍。北歷十二種有婆羅吸摩補羅，最大種，縣地四千里，山周其外，土沃，產鏹、水精。北大雪山，卽東女也。歷十九種得摩揭陀。又東過四種，踰大河，有迦摩縷波，皆阨險，地接西南夷，其人類蠻獠。行二月，叩蜀南邊，其東南野象羣暴，故戰用象軍。又南歷三十二種有狼揭羅者，地大數千里，其君治窣菟黎濕伐羅城。西北卽波刺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刺薩儻那城。土溫潯，引水爲田，人富饒。

出金、銀、水精。多工巧，織錦、褐、氍毹。產善馬、橐它。人服錦氍。賦稅，口出四銀錢，又以交易。西北距拂菻，西南際海島，有西女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不舉。又有臂、多、勢、羅四種，西北踰大山廣川，歷小城聚，行二千里卽謝颶也。北五百里有弗栗特薩儻那，地橫二千里，縱千里。其君突厥種，治護苾那城。東北大雪山，盛夏常凍，鑿冰乃可度。下有安坦羅縛者，地三千里，西北踰嶺四百里有闊悉多，西北三百里有活種，大二千里。此三種皆居吐火羅故地，臣于突厥，君亦突厥種，主鐵門南諸戎，遷徙不常。東又有七種，東南峽道險甚，無慮三百里，得俱蘭。東北山行五百里，卽護密，北識匿也。南有商彌，地大二千里而贏，多蒲陶。生雌黃，鑿石乃得。東北踰山七百里至波謎羅川〔焉〕，東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南有鉢露種，多紫金。行五百里有竭盤陀。東行八百里出葱嶺，又八百里至烏鐸，環千里，出白、鸞、青三種玉。君長世臣竭盤陀。北徑磧，曠野五百里，得疏勒。東南五百里濟徙多水，踰大沙嶺，有斫句迦種，或曰沮渠，地千里。東踰領八百里，卽于闐也，東有婁摩川。度磧行二百里，得尼壤城，在大澤中，地墊沕，蘆葦荒茂，行者鑿道趣城通于闐，而于闐以爲東關。又東行入大流沙，人行無跡，故往返輒迷，聚遺骸以識道。無水草，多熱風，觸人及六畜皆迷仆。行四百里至故都邏。又六百里至故折摩馱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

自咀蜜以下，諸種相與羣聚，華人皆以國名之，故未嘗與唐通，傳記雜詭，不可得而考，然其地與諸國連屬，粗序其名云。

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鑠汗，元魏時謂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隄城，在眞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壽。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每元日，王及首領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鬪，衆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歲善惡。

貞觀中，王契苾爲西突厥瞰莫賀咄所殺，阿瑟那鼠匿奪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爲王，治呼悶城；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諭。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參刺史，自是歲朝貢。玄宗開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又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菴。地宜鬱金。役屬吐蕃。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爲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貢方物。

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羸，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八百里屬烏菴，東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當護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其西山顛有大城曰迦布羅。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玄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爲綏遠軍。國迫吐蕃，數爲所困，吐蕃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久之，吐蕃奪其九城，沒謹忙求救北庭，節度使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銳兵四千倍道往，沒謹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殺其衆數萬，復九城。詔冊爲小勃律王，遣大首領察卓那斯摩沒勝入謝。

沒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兮立。死，蘇失利之立，爲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前遣將軍席元慶馳千騎見蘇失利之曰：「請假道趨大勃律。」城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約元慶：「吾兵到，必走山。出詔書召慰，賜繒綵。縛酋領待我。」元慶如約。蘇失利之挾妻走，不得其處。仙芝至，斬爲吐蕃者，斷娑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約王降，遂

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帝赦蘇失利之不誅，授右威衛將軍，賜紫袍、黃金帶，使宿衛。

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覲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烏澹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勝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游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武德、貞觀時再入獻。

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翹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顯慶中，以其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後二年，遣子來朝，俄又獻碼碯鐙樹，高三尺。神龍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僕羅入朝，留宿衛。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騾、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瓈，乃冊其君骨咄祿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其後，鄰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助討，帝爲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

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

卽吐火羅也。嚧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亦曰挹闐。俗類突厥。天寶中遣使朝貢。

俱蘭，或曰俱羅弩，曰屈浪拏，與吐火羅接，環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琢石取之。貞觀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書辭類浮屠語。

劫者，居葱嶺中，西及南距睢彌，西北挹怛也，去京師萬二千里。氣常熱，有稻、麥、粟、豆。畜羊馬。俗死棄於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瓈、水精杯。

越底延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睢彌，東北五千里至瓜州，居辛頭水之北。其法不殺人，重罪流，輕罪放。無租稅。俗翦髮，被錦袍，貧者白氎。自澡潔。氣溫，多稻、米、石蜜。

謝颺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顯慶時謂訶達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罽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多鬱金、瞿草。漢泉灌田。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人雜居，罽賓取其子弟持兵以禦大食。景雲初，遣使朝貢，後遂臣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冊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

爾爲王。至天寶中數朝獻。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卑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處。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澹河。貞觀初，遣使者入朝。顯慶三年，以羅爛城爲寫鳳都督府，縛時城爲悉萬州，授王葡萄寫鳳州都督，管內五州諸軍事，自是朝貢不絕。

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澹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一再朝獻。

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蜜，西北五百里抵俱蜜。初治苦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窟室。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資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左武衛將軍，給祿居藩。

似沒者，北接石。土俗與康同。

役槃，亦與康鄰。出良馬。

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其王那羅延頗言爲大食暴賦，天子但尉遣而已。天寶時，王伊悉爛俟斤又獻馬。

護蜜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鑠侃，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南直京師九千里而贏，橫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里。王居塞迦審城，北臨烏濟河。地寒冱，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地爲鳥飛州，王沙鉢羅頡利發爲刺史。地當四鎮入吐火羅道，故役屬吐蕃。開元八年，冊其王羅旅伊陀骨咄祿多毗勒莫賀達摩薩爾爲王。十六年，與米首領米忽汗同獻方物。明年，大酋烏鶻達干復朝。王死，冊其從弟護眞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內殿，拜左金吾衛將軍，賜紫袍、金帶。天寶初，王子頡吉訶請絕吐蕃，賜鐵券。八載，眞檀來朝，請宿衛，詔可。授右武衛將軍，久乃遣。又遣首領朝貢。乾元元年，王紇設伊俱鼻施來朝，賜氏李。

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它國無能攻伐。王

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珠、鬱金、龍種馬。俗毛褐。世傳地本龍池，龍徙水竭，故往居之。

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冊其王眞陀羅祕利爲王；間獻胡藥。天木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物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並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阇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鴻臚譯以聞。詔內物理多宴中殿，賜資優備，冊木多筆爲王，自是職貢有常。

其役屬五種，亦名國。所謂咀叉始羅者〔七〕，地二千里，有都城。東南餘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餘里，亦治都城。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刺口，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東南限山千里即箇失蜜。西南行險七百里得半笈蹉，地二千里。又得曷邏闐補羅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驍勇。五種皆無君長云。

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

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達干朝貢。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全節爲葉護。

蘇毗，本西羌族，爲吐蕃所并，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碇，戶三萬。天寶中，王沒陵贊欲舉國內附，爲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闕下，玄宗厚禮之。

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犂牛河，土多黃金。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賜遣之。

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千，附鐵勒。人驍悍，土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天下亂，復臣突厥。貞觀四年，城酋來朝。頡利滅，舉七城降，列其地爲西伊州。

師子，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寶，以寶置洲上，商舶償直輒取去。

後鄰國人稍往居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

總章三年，遣使者來朝。天寶初，王尸羅迷迦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璽、象齒、白氍。

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贏四千里，拂菻也。人數十萬，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爲國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麝揉蘇，澤衫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髮，衣不剖襟，青白爲巾帔，緣以錦。婦辮髮著後。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斷罪不爲文書，決於廷。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刑有髡、鉗、刖、劓，小罪髡，或系木于頸，以時月而置。劫盜囚終老，偷者輸銀錢。凡死，棄于山，服闋月除。氣常歊熱，地夷漫，知耕種畜牧。有鷲鳥，能噉羊。多善犬、驢、大驢。產珊瑚，高不三尺。

隋末，西突厥葉護可汗討殘其國，殺王庫薩和，其子施利立，葉護使部帥監統。施利死，遂不肯臣。立庫薩和女爲王，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菻，國人迎立之，是爲伊怛支。死，兄子伊嗣俟立。

貞觀十二年，遣使者沒似半朝貢，又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長九寸，能捕穴鼠。伊嗣俟不君，爲大食所逐，奔吐火羅，半道，大食擊殺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羅以免。遣使者告難，高宗以遠不可師，謝遣，會大食解而去，吐火羅以兵納之。

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是時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爲都督。俄爲大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將復王其國，以道遠，至安西碎葉，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吐火羅二十年，部落益離散。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病死，西部獨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碼碯牀、火毛繡舞筵。乾元初，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大曆時復來獻。

又有陀拔斯單者，或曰陀拔薩憚。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居婆里城，世爲波斯東大將。波斯滅，不肯臣大食。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爲歸信王。後八年，遣子自會羅來朝，拜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魚，留宿衛。爲黑衣大食所滅。

貞觀後，遠小國君遣使者來朝獻，有司未嘗參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與摩羅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

龍朔元年，多福王難婆修彊宜說遣使者來朝。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習阿薩般王安殺，並遣使者朝貢。七年，訶毗施王捺塞因吐火羅大酋羅摩獻師子、五色鸚鵡。

天寶時來朝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發屋蘭，曰蘇利悉單，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

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颶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蒲陶、若榴，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爲中國侯。

新城之國，在石東北贏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後爲葛邏祿所并。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國數十，以名通者曰澤散，曰驢分。澤散直東北，不得其道里。東度海二千里至驢分國。

重石爲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釦以黃金。王宮有三襲門，皆飾異寶。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時改一丸落。以瑟瑟爲殿柱，水精、琉璃爲椀，香木梁，黃金爲地，象牙闔。有貴臣十二共治國。王出，一人挈囊以從，有訟書投囊中，還省枉

直。國有大災異，輒廢王更立賢者。王冠如鳥翼，綴珠。衣錦繡，前無襟。坐金薦榻，側有鳥如鵝，綠毛，上食有毒輒鳴。無陶瓦，屑白石墜屋，堅潤如玉。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男子翦髮，衣繡，右袒而帔，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建旌旗，擊鼓。婦人錦巾。家訾億萬者爲上官。

俗喜酒，嗜乾餅。多幻人，能發火于顏，手爲江湖，口幡旆舉，足墮珠玉。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渠、碼碯、木難、孔翠、虎魄。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有獸名贛，大如狗，獷惡而力。北邑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臍絕，即逐水草，不能羣。

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賚。大食稍彊，遣大將軍摩拽伐之，拂林約和，遂臣屬。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

自拂林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癘，無草木五穀，飼馬以槁魚，人食鵲莽。鵲莽，波斯棗也。不恥烝報，於夷狄最甚，號曰「尋」。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納交易，飲以窮夜。

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輒鄣面。日五拜天神。銀帶，佩銀刀，不飲酒舉樂。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于鬪。土饒礫不可耕，獵而食肉。刻石蜜爲廬如輿狀，歲獻貴人。蒲陶大者如雞卵。有千里馬，傳爲龍種。

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于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詭衆哀亡命於恆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寶之。國人往討之，皆大敗還，於是遂彊。滅波斯，破拂菻，始有粟麥倉庾。南侵婆羅門，并諸國，勝兵至四十萬，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廣萬里，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

海中有撥拔力種，無所附屬。不生五穀，食肉，刺牛血和乳飲之。俗無衣服，以羊皮自蔽。婦人明皙而麗。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賈人欲往市，必數千人納鬻剺血誓，乃交易。兵多牙角，而有弓、矢、鎧、稍，士至二十萬，數爲大食所破略。

永徽二年，大食王敕密莫末賦始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中書令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寘于罪，

玄宗赦之。使者又來，辭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蘇黎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

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益尼末換，二曰奚深。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爲王。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蒲羅死，弟阿蒲恭拂立。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阿蒲恭拂死，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貞元時，與吐蕃相攻，吐蕃歲西師，故鮮盜邊。十四年，遣使者含嵯、烏鷄、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將，賚遣之。傳言其國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

東有末祿，小國也。治城郭，多木姓。以五月爲歲首，以畫缸相獻。有尋支瓜，大者十人食乃盡。蔬有顆葱、葛藍、軍達、芡薤。

大食之西有苦者，亦自國。北距突厥可薩部，地數千里。有五節度，勝兵萬人。土多禾。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賈往來相望云。

自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盤，西距羅利支十五日行；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達，一月行。

勃達之東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蘭二十日行；南都盤，北大食，皆一月行。

岐蘭之東南二十日行，得阿沒，或曰阿昧；東南距陀拔斯十五日行；南沙蘭，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訶溫多城，宜馬羊，俗柔寬，故大食常游牧於此。

沙蘭東距羅利支，北怛滿，皆二十日行；西卽大食，二十五日行。

羅利支東距都盤，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蘭，二十日行；南大食，二十五日行。

怛滿，或曰怛沒，東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蘭，二十日行；西卽大食，一月行。居烏潯河北平川中。獸多師子。西北與史接，以鐵關爲限。

天寶六載，都盤等六國皆遣使者入朝，乃封都盤王謀思健摩訶延曰順化王，勃達王摩俱澀斯曰守義王，阿沒王俱那胡設曰恭信王，沙蘭王卑路斯威曰順禮王，羅利支王伊思俱習曰義寧王，怛滿王謝沒曰奉順王。

贊曰：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後以名字見者寢多。唐興，以次脩貢，蓋百餘，皆冒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弔、程糧、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眞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

地遠近而給費。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輪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校勘記

〔二〕武德十年始遣使來獻。舊書卷一九八康國傳亦云：「武德十年，屈尤支遣使獻名馬。」按武德無十年，冊府卷九七〇繫于武德九年。

〔三〕東安或曰小國。按北史卷九七康國傳有「小安國」。通鑑卷二〇〇載：顯慶四年九月，「詔以石、米、史、大安、小安……等國置州縣府百二十七。」胡注：「小安，一曰東安。」此稱「小國」，疑有脫誤。

〔三〕劫布咀那「咀」，各本原作「咀」。據大唐西域記卷一改。

〔四〕咀蜜「咀」，各本原作「咀」。據大唐西域記卷一改。

〔五〕波謎羅川「謎」，各本原作「謎」。據大唐西域記卷一二改。

〔六〕東八百里屬烏菴。按本書卷二二一西域傳云烏菴「東距勃律六百里」；本卷上文又云大勃律「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菴」。則烏菴當在小勃律之西。

〔七〕咀叉始羅「咀」，各本原作「咀」，據大唐西域記卷三改。

〔八〕婆里城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四冊八六頁「婆里城」注：「『婆里城』乃誤刊，其確音應作『娑里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里牙』。」

〔九〕子迷地立死弟訶論立 唐會要卷一〇〇、冊府卷九六六、寰宇記卷一八六俱云：「迷地死，子牟栖立；牟栖死，弟訶論（冊府無「訶」字）立。」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上

南蠻上

南詔上

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騫詔、越析詔、浪穹詔、遼賧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

王坐東嚮，其臣有所陳，以狀言而不稱臣。王自稱曰元，猶朕也；謂其下曰昶，猶卿、爾

也。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乞託主馬，祿託主牛，巨託主倉廩，亦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曰爽酋、曰彌勤、曰勤齊，掌賦稅。曰兵孺司，掌機密。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搃，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有陀西，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調發，下文書聚邑，必占其期。百家有總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萬家有都督一。凡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以是而差。壯者皆爲戰卒，有馬爲騎軍。人歲給韋衫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面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也。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

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鞮鍪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

清平官等列，日議事王所，出治軍壁稱節度，次補清平官。有內算官，代王裁處；外算官，記王所處分，以付六曹。外則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會川、通海。有十賧，夷語賧若州，曰：雲南賧、白崖賧亦曰勃弄賧、品澹賧、遼川賧、蒙舍賧、大賧賧亦曰史賧、苴咩賧亦曰陽賧、蒙秦賧、矣和賧、趙川賧。

祁鮮山之西多瘴歊，地平，草多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大和、祁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二）。覽賧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竈。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羣蠻食之。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林上屈兩向而下植，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睽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睽駿。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潘，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

王出，建八旗，紫若青，白旂；雉翼二；有旄鉞，紫囊之；翠蓋。王母曰信麼，亦曰九麼。妃曰進武。信麼出，亦建八旗，絳旂。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尙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髮。貴者綾錦裙襦，上施錦一幅。以兩股辮爲鬢髻，耳綴珠貝、瑟瑟、虎魄。女、嫠婦與人亂，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嫁有姦者，皆抵死。俗以寅爲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膾魚寸，以胡

瓜、椒、菽和之，號鵲闕。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盞勸釀。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爲一覓。師行，人齎糧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犂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于農，無貴賤皆耕。不繇役，人歲輸米二斗。一藝者給田，二收乃稅。

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龙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龙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爲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

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山陂陀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閣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寢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泐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賜錦袍、金鈿帶七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閣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

七載，歸義死，閣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鹽自給。玄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忤少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嶺州，分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閣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閣羅鳳斂戰鬪，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尙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敗于大和城，死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嶺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

尋傳蠻者，俗無絲續，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作檻舍以居。男少女多，無田農，以木皮蔽形，婦或十或五共養一男子。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仆，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搯拊。

大曆十四年，閣羅鳳卒，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

衆，略知書。母李，獨錦蠻女也。獨錦蠻亦烏蠻種，在秦藏川南。天寶中，命其長爲歸州刺史。世與南詔婚聘。

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一趨茂州，踰文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墳；一侵黎雅，叩邛邽關。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工伎悉送邏娑城，歲賦一縑。」於是進陷城聚，人率走山。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斬首六千級，禽生捕傷甚衆，顛踣厓峭且十萬。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袤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

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故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嚮州破，爲所虜。閻羅鳳重其惇儒，號「蠻利」，俾教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爲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憊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韋皋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皋，時貞元四年也。皋乃遣諜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爲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趣成都，遺皋帛書曰：

異牟尋世爲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爲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繇。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

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釁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尙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爲我有。」此四忍也。

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媼生，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爲吐蕃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拔首領，並蒙誅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知中夏至仁，業爲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

曾祖有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給百情，懷惡相戚。異牟尋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爲彊，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云。且贈皋黃金、丹砂。皋護送使者京師，使者奏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藩輔。獻金，示順革；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皋遣諜往覘。

皋令其屬崔佐時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佐時衣牂柯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卽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契以獻，遣曹長段南羅、趙迦寬隨佐時入朝。

初，吐蕃與回鶻戰，殺傷甚，乃調南詔萬人。異牟尋欲襲吐蕃，陽示寡弱，以五千人行，許之。卽自將數萬踵後，晝夜行，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橋，溺死以萬計，俘其五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二十七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拜仇寬左散騎常侍，封高溪郡王。

明年夏六月，冊異牟尋爲南詔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成都少尹龐頤副之，崔佐時爲判官；俱文珍爲宣慰使，劉幽巖爲判官。賜黃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大和城，異牟尋遣兄蒙細羅勿等以良馬六十迎之，金鏤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蒙虎皮，執雙鐸鞘。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軍、徒軍以次列。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宣慰使東向，冊使南向，乃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又受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

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爲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滋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亡略盡，唯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滋前，滋受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南藩屏，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滋還，復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生金、瑟瑟、牛黃、虎珀、氎、紡絲、象、犀、越睞統倫馬。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卽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蠻，掠弄棟蠻、漢裳蠻，以實雲南東北。

施蠻者，在鐵橋西北，居大施睞、斂尋睞。男子衣繒布；女分髮直額，爲一髻垂後，跣而衣皮。

順蠻本與施蠻雜居劍、共諸川。咩羅皮、鐸羅望旣失遼川、浪穹、奪劍、共地，由是徙鐵橋，在劍睞西北四百里，號劍羌。

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土多牛羊，

俗不類澤，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

茫蠻本關南種〔三〕，茫，其君號也，或呼茫詔。永昌之南有茫天連、茫吐薁、大賧、茫昌、茫鮓、茫施，大抵皆其種。樓居，無城郭。或漆齒，或金齒。衣青布短袴，露髡，以繒布繚腰，出其餘垂後爲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象纔如牛，養以耕。

弄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縣鄙地，昔爲褒州，有首領爲刺史，誤殺其參軍，挈族北走，後散居磨些江側，故劍、共諸川亦有之。

漢裳蠻，本漢人部種，在鐵橋。惟以朝霞纏頭，餘尙同漢服。

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澄川、寧北等城當寇路，乃峭山深塹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皋，皋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嵩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虜所脅，反爲我患。」請皋圖之。時唐兵比歲屯京西、朔方，大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死，新君立。皋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嵩州，扼西瀘，吐蕃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它年。

吐蕃大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圍嵩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攘都羅爲都統，遣尙乞力、欺徐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皋相聞，

皋命部將武免率弩士三千赴之，亢榮朝以萬人屯黎州，韋良金以二萬五千人屯窩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過俄準添城者，南詔供饋。吐蕃引衆五萬自囊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窩州。異牟尋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皋報：「窩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檄東、磨些諸蠻內糧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顓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皋將擊破之。萬波與籠官拔顓城以來，徙其人二千于宿川。皋將扶忠義又取末恭城，俘係牛羊千計。贊普大將既煎讓律以兵距十貢川一舍而屯，國師馬定德率種落出降。西貢節度監軍野多輸煎者，贊普乞立贊養子，當從先贊普殉，亦詣忠義降。於是虜氣衰，軍不振。欺徐濫鑠至鐵橋，南詔毒其水，人多死，乃徙納川，壁而待。是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犄角，亦不敢圖南詔。皋令免按兵窩州，節級鎮守，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論妄熱誘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皋部將杜毗羅狙擊。十七年春，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虜保鹿危山，毗羅伏以待，又戰，虜大奔。於時，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君長共計，不得窩州，患未艾，常爲兩頭蠻挾唐爲輕重，謂南詔也。會虜荐飢，方

葬贊普，調斂煩。至是，大料兵，率三戶出一卒，虜法爲大調集。又聞唐兵三萬入南詔，乃大懼，兵戍納川、故洪、諾濟、臘、聿賈五城，欲悉師出西山、劍山，收嚮州以絕南詔。皋卽上言：「京右諸屯宜明斥候，蚤斂田，邠、隴焚萊，可困虜入。」皋遣將邢毗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趙昱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皋曰：「虜聲取嚮州，實窺雲南，請武免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三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皋深鈔賊郛，分虜勢。皋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帝遣中人尹偕尉異牟尋，而吐蕃盛屯昆明、神川、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

校勘記

〔二〕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宋續博物志卷七云：「驃國諸蠻並不養蠶，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細織爲幅服之，謂之娑羅籠段。」新唐書南詔傳箋證謂「娑羅」爲「娑羅」之訛。

〔三〕大曆十四年閏羅鳳卒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 各本原無「卒」字。按通鑑卷二二六載：

大曆十四年，「南詔王閏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閏羅鳳」下顯脫「卒」字，據補。

〔三〕茫蠻本關南種 蠻書卷四、御覽卷七八九「關」均作「開」。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中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中

南蠻中

南詔下 蒙嶺詔 越析詔 浪穹詔 澄談詔 施浪詔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詔太常卿武少儀持節弔祭。子尋閣勸立，或謂夢湊，自稱「驃信」，夷語君也。改賜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詔少府少監李銑爲冊立弔祭使。勸利德嵯巔，賜氏蒙，封「大容」，蠻謂兄爲「容」。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趨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冊。豐祐遣洪成酋、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

於是，西川節度使 杜元穎 治無狀，障候 弛沓相蒙，時大和三年也。嵯巖 乃悉衆掩邛、戎、嵩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郭 十日，慰賚居人，市不擾肆。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人懼自殺者不勝計。救兵逐，嵯巖 身自殿，至大度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三。南詔 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明年，上表請罪。比年使者來朝，開成、會昌 間再至。

大中時，李琢 爲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 將段會遷 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苴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悰 自西川 入朝，表無多內蠻僭，豐祐 怒，卽慢言索質子。會宣宗 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 亦死，坦綽 僞龍立，恚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 以其名近玄宗 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 李鄠 屯武州，咸通 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 代之。明年，攻邕管，經略使李弘源 兵少不能拒，奔巒州〔三〕。南詔 亦引去。詔殿中監 段文楚 爲經略使，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 代之。南詔 知邊人困甚，剽掠無有，不入寇。杜悰 當國，爲帝謀，遣使者弔祭示恩信，并詔驃信 以名嫌，冊命未可舉，必易名乃得封。帝乃命左司郎中 孟穆 持節往，會南詔 陷嵩州，穆 不行。

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綰洞首領李由獨主之，歲歲戍邊。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罷防冬兵六千人，謂由獨可當一隊，遏蠻之入。蠻酋以女妻由獨子，七綰洞舉附蠻，王寬不能制。三年，以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發諸道兵二萬屯守，南詔憚畏不敢出。

會詔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襲功，有所欲，沮壞之，乃言：「南方自無虞，武夫倖功，多聚兵耗餽運，請還戍兵惜財用。」襲執不可，願留五千兵，累表不報。卽極陳南詔伺隙久，有十必死狀。朝廷昏肆，不省也。京還奏，得意甚，復詔爲宣慰安撫使。卽建析廣州爲嶺南東道，邕州爲西道，以襲、象、藤、巖爲隸州。乃拜京西道節度使。京褊忮貪克，峻條令，爲炮熏剗斫法，下愁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召鄉兵比道軍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

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鄭愚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儼、麻光高以兵六千薄城而屯。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營，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死者七十人，幕府樊綽取襲印走度江。荆南兵入東鄆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帝見輸發頻，罷遊幸，不奏樂，宰相杜悰以爲非是，

止之。

南詔稍逼邕州，鄭愚自陳非將帥才，願更擇人。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兵萬人從之。承訓辭兵寡，乃大興諸道兵五萬往。六月，置行交州於海門，進爲都護府，調山東兵萬人益戍，以容管經略使張茵鎮之。因命經略安南，茵逗留不敢進。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洞，詔所在招還救卹之，免安南賦入二年。

韋宙請分兵屯容、藤，披蠻勢。五年，南詔回掠嶺州，以搖西南，西川節度使蕭鄴率屬蠻鬼主邀南詔大度河，敗之。明年，復來攻。會刺史喻士珍貪獍，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發。詔可。夏，侯孜亦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高駢。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貨畜走。會龍遣楊緝思助會遷共守安南，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鬪，斬其將張詮，李滂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會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

初，會龍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將廷見之，成辭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請以敵國禮見。」福不許。導譯五返，日旰士倦，議不決。福怒，命武士摔辱之，械

繫于館。俄而劉潼代福節度，卽挺其繫，表縱還。有詔召成等至京師，見別殿，賜物良厚，慰遣還國。

明年，會龍使楊會慶等來謝釋囚。初，李師望建言：「成都經揔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嵩七州爲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嵩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哀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又欲激蠻怒，幸有功，乃殺會慶等。旣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逞，會召還，以竇滂代之。滂沓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望。時蠻役未興，而定邊已困。

會龍怨殺其使，十年，乃入寇。以軍綴青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峽，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亮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會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嵩州，攻青溪關。屯將杜再榮絕大度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犍爲，破之。裴回陵、榮間，焚廬舍，掠糧畜。薄嘉州，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上游濟，背擊王師，殺忠武將顏慶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攻杜再榮，滂自勒兵戰。會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桴爭岸，譟而進，滂不知所爲，將自殺，武寧將苗全緒止之，殊死戰，蠻稍卻，滂乃遁，全緒殿而行。黎州陷，

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邛崃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儲貲峙械皆亡矣。

會龍進攻成都，次眉州，坦綽杜元忠日夜教會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王偃、中人張思廣約和，蠻疆之使南面拜，然卒不見會龍而還。蠻次新津，耽復遣副譚奉祀好言申約，蠻留之。耽畏援軍未集，即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

蠻本無謀，不能乘機會鼓行亟驅，但虬結蠅營，怙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闔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箕盎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捽溺死者，或筭沙取滴飲之。死不能具棺，即共坎瘞。故瀘州刺史楊慶復爲耽治攻具、藺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篋格，夜列炬照城，守具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槌斧，分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鬪。而會龍自雙流徐行，內欲報董成之辱，因給耽請上介至軍議事。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杜元忠議和，元忠妄言：「帝見耽，請具車蓋葆翼。」槃未能決，還。蠻以三百騎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

蠻稍前，傳外郛。於是游弈使王晝督援兵三千屯毗橋；竇滂亦以其軍自導江來，將與

大軍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卽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覬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

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葦稻，澌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

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士叫譟，鵝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鉤係，投膏炬，車焚，箱間蠻卒盡死。耽遣李璿、張察率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鄣落爲蓬籠如車輦，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墻。楊恣以嬰貯糞瀋，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兵晝夜有聲，將擊錦樓，衆失色。耽遣將出，三面苦戰，蠻引卻。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齊奮。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

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耽毋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譟開門，士爭出迎軍，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判官程克裕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耽猶遺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詳陳所齎，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奈何？請退舍撤警以脩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

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犂旦乃覺，卽頽焚火于墻，蠻皆死穴中。以鐵絙曳雲輶仆之，燎作，少選盡，益固守。

是時，帝遣東川節度使顏慶復爲大度河制置、劍南應接使，兵次新都，博野將曾元裕敗蠻兵，斬二千級。南詔騎數萬晨壓官軍以騁，大將宋威以忠武兵戰，斬首五千，獲馬四百尾。南詔退屯星宿山，威進戍沱江。酋龍遣酋望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耽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殺二千人，爲南詔所躡，卻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趨沱江，爲伏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坦綽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遷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營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卽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保邛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剽耳鼻已，縱之，旣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

慶復之來，衆以其弟慶師死于蠻，必甘心。及成都不破，以己功輕，乃按軍廣溪，縱殘寇，人人切齒。初，成都無隍塹，乃教耽濬隍，廣三丈，作戰棚于埤，列左右屯營，營別五區，區卒五十，蒔皂莢夾壕，後三年合拱。又爲大旛連弩。自是南詔憚之。

會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己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讎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

十四年，坦綽復寇蜀，絙舟大度河以濟，爲刺史黃景復擊却之。衆循河而南，夜桴上流兵，夾攻瀕水諸屯，景復敗，走還黎州，蠻躡追，爲景復所敗。會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仆旗息鼓，請曰：「坦綽欲上書天子白冤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邛州。成都大震，人亡入玉壘關，士乘城。坦綽遣使者王保城等四十人齎驃信書遺節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憩蜀王故殿，叢欲許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請斬其使，留二人還書。」叢因責之曰：「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爲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雀蛇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比成都以武備未脩，故令爾突我疆場。然毗橋、沱江之敗，積弊附城，不四年復來。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人爲軍，十軍爲部，驍將主之。凡部有彊弩二百，鎗斧輔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撥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鎚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五百。悉收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略爾樵采。我日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爾乃晝夜戰，不十日，懜且死矣。州縣

繕甲厲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讎，雖女子能鱗齧薄賊，況疆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蕃，爲爾仇家，今顧臣之，何恩讎之戾邪？蜀王故殿，先世之寶宮，非邊夷所宜舍，神怒人憤，驃信且死！」叢猶火郊民室廬觀閣，嚴兵爲固守計。坦綽至新津而還，回寇黔中，經略使秦匡謀懼，奔荆南。會僖宗立，遣金吾將軍韓重持節往使。俄攻黎州，景復擊走之。乾符元年，劫略瀘、雅間，破黎州，入邛峽關，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

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饟窮乏。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收邛峽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河之敗，斬以徇。戍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杜襲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使奉書丐和。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遂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卿、檢校左散騎常侍。駢結吐蕃尙延心、唃末魯繹月等爲間，築戎州馬湖、沐源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險，料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奪。酋龍恚，發疽死，僞諡景莊皇帝。子法

嗣，改元貞明、承智、大同，自號大封人。

法年少，好畋獵酣逸，衣絳紫錦罽，鏤金帶。國事顛決大臣。乾符四年，遣陀西段琬寶詣邕州節度使辛讜請脩好，詔使者答報。未幾，寇西川，駢奏請與和親，右諫議大夫柳韜、吏部侍郎崔澹醜其事，上言：「遠蠻畔逆，乃因浮屠誘致，入議和親，垂笑後世。」駢職上將，謀乖謬，不可從。遂寢。蠻使者再入朝議和親，而駢徙荆南，持前請不置。宰相鄭畋、盧攜爭不決，皆賜罷。

辛讜遣幕府徐雲虔攝使者往覘。到善闡府，見騎數十，曳長矛，擁絳服少年，朱繒約髮。典客伽陀曾孫慶曰：「此驟信也。」問天子起居，下馬揖客，取使者佩刀視之，自解左右鈕以示。乃除地剗三丈版，命左右馳射。每一人射，法驟馬逐以爲樂，數十發止。引客就幄，僎子捧瓶盃，四女子侍樂飲，夜乃罷。又遣問客春秋大義，送使者還。

是時，駢徙節鎮海，劾澹等沮議，帝蒙弱不能曉，下詔尉解。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上言：「蠻蕃鳥獸心，不識禮義，安可以賤隸尙貴主，失國家大體？澹等議可用。臣請募義征子，率十戶一保，願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蠻可爲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潛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譬一縣，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彼且妄謂朝廷畏怯無能爲，脫有它請，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屬，不可下小蠻夷。臣比移書，不言舅甥，黜所僭也。有如

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諜人伺其隙，可以得志。」

南詔知蜀彊，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曾衮奔邕府，戍兵潰。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駢，乃譎說帝曰：「陛下初卽位，遣韓重使南詔，將官屬留蜀期年，費不貲，蠻不肯迎。及駢節度西川，招唃末，繕甲訓兵，蠻夷震動，遣趙宗政入獻，見天子，附驃信再拜；雲虔之使，驃信答拜。其於禮不爲少。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爲盜，可爲痛心！前年留宗政等，南方無虞，及遣還，彼猶冀望。蒙法立三年，比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奔衝不能救，況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王龜年宗正少卿，爲雲南使，大理司直徐雲虔副之；內常侍劉光裕爲雲南內使，霍承錫副之。及還，具言驃信誠款，以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

法遣宰相趙隆眉、楊奇混、段義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心

腹也，宜止而鳩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中和元年，復遣使者來迎主，獻珍怪瓊巖百牀，帝以方議公主車服爲解。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爲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宗正少卿嗣虢王約爲婚使。未行，而黃巢平，帝東還，乃歸其使。

法死，僞諡聖明文武皇帝。子舜化立，建元中興。遣使款黎州脩好，昭宗不答。後中國亂，不復通。

先是，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七〕}，通號「八詔」。時傍母，歸義女也。其女復妻閣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遼川州，誘上浪千餘，勢稍張，爲閣羅所猜，徙置白厓城。後與矣川羅識詣神川都督求自立爲詔，謀洩被殺，矣川羅識奔神川，都督送之羅些城。

蒙窩詔，最大。其王窩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立。佉陽照死，子照原立，喪明，子原羅質南詔。歸義欲并國，故歸其子原羅，衆果立之。居數月，使人殺照原，逐原羅，遂有其地。

越析詔，或謂磨些詔，居故越析州，西距囊葱山一日行。貞元中，有豪酋張尋求烝其王

波衝妻，因殺波衝。劍南節度使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地歸南詔。

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鞘東北度瀘，邑于龍佉河，纔百里，號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歸義樹壁侵于贈，不克。閻羅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死。得鐸鞘，故王出軍必雙執之。

浪穹詔，其王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不勝，挈其部保劍川，更稱劍浪。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貞元中，南詔擊破劍川，虜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遼賧、施浪，摠謂之浪人，亦稱「三浪」。

遼遼睽睽詔，其王豐咩，初據遼睽，爲御史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爲遼遼州刺史，治大鰲城。歸義襲敗之，復入遼睽，與浪穹、施浪合拒歸義。旣戰，大敗，歸義奪遼睽，咩羅皮走保野共川。死，子皮羅鄧立。皮羅鄧死，子鄧羅顥立。鄧羅顥死，子顥文託立。南詔破劍川，虜之，徙永昌。

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八詔之裔，據石和城。閭羅鳳攻虜

之，而施望欠孤立，故與咩羅皮合攻歸義，不勝。歸義以兵脅降其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獻其女遺南詔。丐和，歸義許之，度蘭江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立爲詔，納之劍川，衆數萬。望千死，子千旁羅顛立。南詔破劍川，千旁羅顛走瀘北。三浪悉滅，唯千旁羅顛及矣川羅識子孫在吐蕃。

贊曰：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財，禍所繇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爲閹君。明皇一日殺三庶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閹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冤之。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校勘記

〔二〕此吾南境 通鑑卷二四四作「此南吾境」。

〔三〕巂州 各本原作「巂州」。通鑑卷二五〇作「巂州」。按舊書卷四一地理志，巂州爲邕管十州之一。

據改。

〔三〕楊思儼 通鑑卷二五〇「儼」作「縉」。通鑑考異云：「楊思儼，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爲「儼」耳。」

〔四〕乃按軍廣溪 通鑑卷二五二作「勒歸漢州」。按元和志卷三，唐漢州爲漢廣漢郡地。本卷上文云「小不勝卽保廣漢」，與通鑑正合。疑「溪」乃「漢」之訛。

〔五〕楊慶 通鑑卷二五二作「楊慶復」。又本卷上文稱「故瀘州刺史楊慶復」，與通鑑文亦合。則當以「楊慶復」爲是。

〔六〕段瑋寶 通鑑卷二五三作「段瑳寶」。

〔七〕矣川羅識 各本同。蠻書卷三作「劍川矣羅識」。

〔八〕獻其女遺南詔丐和 蠻書卷三云：「望欠計無所出，有女名遺南，以色稱。卻遣使求致遺南於歸義，許之。」是「遺南」爲女名，「詔」字疑衍。

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

南蠻下

環王 盤盤 扶南 眞臘 訶陵 投和 瞻博 室利佛逝
名蔑 單單 驃 兩爨蠻 南平獠 西原蠻

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贏，南北千里。西距眞臘霧溫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其地冬溫，多霧雨，產虎魄、猩猩獸、結遼鳥。以二月爲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瀋爲酒，椰葉爲席。俗凶悍，果戰鬪，以麝塗身，日再塗再

澡，拜謁則合爪頓顙。有文字，喜浮屠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呼王爲陽蒲逋，王妻爲陀陽阿熊，太子爲阿長逋，宰相爲婆漫地。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蓬皮勢。王衣白氎，古貝斜絡臂，飾金琲爲纓，鬚髮戴金華冠如章甫。妻服朝霞，古貝短裙，冠纓如王。王衛兵五千，戰乘象，藤爲鎧，竹爲弓矢，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或送不勞山，畀自死。

隋仁壽中，遣將軍劉芳伐之，其王范梵志挺走，以其地爲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得通，梵志哀遺衆，別建國邑。武德中，再遣使獻方物，高祖爲設九部樂饗之。貞觀時，王頭黎獻馴象、鏐鎖、五色帶、朝霞布、火珠，與婆利、羅刹二國使者偕來。林邑其言不恭，羣臣請問罪，太宗曰：「昔苻堅欲吞晉，衆百萬，一戰而亡。隋取高麗，歲調發，人與爲怨，乃死匹夫手。朕敢妄議發兵邪？」赦不問。又獻五色鸚鵡、白鸚鵡，數訴寒，有詔還之。頭黎死，子鎮龍立，獻通天犀、雜寶。十九年，摩訶慢多伽獨弑鎮龍，滅其宗，范姓絕，國人立頭黎壻婆羅門爲王，大臣共廢之，更立頭黎女爲王。諸葛地者，頭黎之姑子，父得罪，奔眞臘。女之王不能定國，大臣共迎諸葛地爲王，妻以女。永徽至天寶，凡三入獻。至德後，更號環王。元和初不朝獻，安南都護張舟執其僞驢、愛州都統，斬三萬級，虜王子五十九，獲戰象、牯、鎧。

婆利者，直環王東南，自交州汎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袤長數千里。多火珠，大者如鷄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瑇瑁、文螺；石玕，初取柔可治，既鏤刻卽堅。有舍利鳥，通人言。俗黑身，朱髮而拳，鷹爪獸牙，穿耳傳璫，以古貝橫一幅繚于腰。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氈。俗以夜爲市，自掩其面。王姓利利邪伽，名護路那婆，世居位。繚班絲貝，綴珠爲飾。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翬。出以象駕車，羽蓋珠箔，鳴金、擊鼓、吹蠡爲樂。

其東卽羅刹也，與婆利同俗。隋煬帝遣常駿使赤土，遂通中國。

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

環王南有殊柰者，汎交趾海三月乃至，與婆羅同俗。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九年，甘棠使者入朝，國居海南。十二年，僧高、武令、迦乍、鳩密四國使者朝貢。僧高直水眞臘西北，與環王同俗。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僧高等國，永徽後爲眞臘所并。

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環王，限少海，與狼牙脩接，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王曰楊粟翼〔二〕。其民瀕水居，比木爲柵，石爲矢鏃。王坐金龍大榻，諸大人見王，交手抱肩以跪。其臣曰勃郎索濫，曰崑崙帝也，曰崑崙勃和，曰崑崙勃諦索甘，亦曰古龍。古龍者，崑崙聲近耳。在外曰那延，猶中國刺史也。有佛、道士祠，僧食肉，不飲酒，道士謂爲貪，不食酒肉。貞觀中，再遣使朝。

其東南有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利波羅，名米失鉢羅。累石爲城，樓闕宮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稍父，以孔雀羽飾纛。每戰，以百象爲一隊，一象百人，鞍若檻，四人執弓稍在中。賦率輸銀二銖。無絲紵，惟古貝。畜多牛少馬。非有官不束髮。凡嫁娶，納檳榔爲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蠡。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沈之海。

東南有拘婁蜜，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東距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單，行六日至。與赤土、墮和羅同俗。永徽中，獻五色鸚鵡。

扶南，在日南之南七千里，地卑窪，與環王同俗，有城郭宮室。王姓古龍。居重觀，柵城，櫨葉以覆屋。王出乘象。其人黑身、鬚髮，倮行，俗不爲寇盜。田一歲種，三歲穫。國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扣以殺角，乃泮。人喜鬪雞及猪。以金、珠、香爲稅。治特牧城，俄爲眞臘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武德、貞觀時，再入朝，又獻白頭人二。白頭者，直扶南西，人皆素首，膚理如脂，居山穴，四面峭絕，人莫得至，與參半國接。

眞臘，一曰吉蔑，本扶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驪州。其王利利伊金那，貞觀初并扶南有其地。戶皆東嚮，坐上東。客至，屑檳榔、龍腦、香蛤以進。不飲酒，比之淫。與妻飲房中，避尊屬。有戰象五千，良者飼以肉。世與參半、驃通好，與環王、乾陀洹數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半：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半；南際海，饒陂澤，號水眞臘半。水眞臘，地八百里，王居婆羅提拔城。陸眞臘或曰文單，曰婆鏤，地七百里，王號笄屈。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來朝，拜果毅都尉。大曆中，副王婆彌及妻來朝，獻馴象十一；擢婆彌試殿中監，賜名賓漢。是時，德宗初卽位，珍禽奇獸悉縱之，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廷者凡三十二，悉

放荆山之陽。及元和中，水真臘亦遣使入貢。

文單西北屬國曰參半，武德八年使者來。

道明者，亦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無鹽鐵，以竹弩射鳥獸自給。

訶陵，亦曰社婆，曰闍婆，在南海中。東距婆利，西墮婆登，南瀕海，北真臘。木爲城，雖大屋亦覆以栟櫚。象牙爲牀若席。出璚瑁、黃白金、犀、象，國最富。有穴自湧鹽。以柳花、椰子爲酒，飲之輒醉，宿昔壞。有文字，知星曆。食無匕筯。有毒女，與接輒苦瘡，人死尸不腐。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爲最貴。山上有郎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貞觀中，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者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墮和羅巧良馬，帝與之。至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爲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舉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爲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頻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

者讓其弟三，帝嘉美，並官之。訖大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獻女樂。

墮和羅，亦曰獨和羅，南距盤盤，北迦邏舍弗，西屬海，東眞臘。自廣州行五月乃至。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犀。有二屬國，曰曇陵、陀洹。

曇陵在海洲中。陀洹，一曰縛陀洹，在環王西南海中，與墮和羅接，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無蠶桑，有稻、麥、麻、豆。畜有白象、牛、羊、豬。俗喜樓居，謂爲干欄。以白氍、朝霞布爲衣。親喪，在室不食，燔屍已，則剔髮浴于池，然後食。貞觀時，並遣使者再入朝，又獻婆律膏，白鸚鵡，首有十紅毛，齊于翅。因丐馬、銅鍾，帝與之。

墮婆登在環王南，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迷黎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熟。有文字，以貝多葉寫之。死者實金于口，以釧貫其體，加婆律膏、龍腦衆香，積薪燔之。

授和，在眞臘南，自廣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王姓授和羅，名脯邪迄遙。官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理、贊府，分領國事。分州、郡、縣三等。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有局，長官得選僚屬自助。民居率樓閣，畫壁。王宿衛百人，衣朝霞，耳金環，金縷被頸，寶飾革履。頻盜者死，次穿耳及頰而劓其髮，盜鑄者截手。無賦稅，民以地多少自輸。王以農商自業。銀作錢，類榆莢。民乘象及馬，無鞍勒，繩穿頰御之。親喪，斷髮爲孝，焚尸斂灰于罌，沈之水。貞觀中，遣使以黃金函內表，並獻方物。

瞻博，或曰瞻婆。北距兢伽河。多野象羣行。顯慶中，與婆岸、千支弗、舍跋若、磨臘四國並遣使者入朝。

千支在西南海中，本南天竺屬國，亦曰半支跋，若唐言五山也，北距多摩婁。

又有哥羅舍分、脩羅分、甘畢三國貢方物。甘畢在南海上，東距環王；王名旃陀越摩，有勝兵五千。哥羅舍分者，在南海南，東距和羅。脩羅分者，在海北，東距眞臘。其風俗大

略相類，有君長，皆柵鄂。二國勝兵二萬，甘畢才五千。

又有多摩菟，東距婆鳳，西多隆，南千支弗，北訶陵。地東西一月行，南北二十五日行。其王名骨利，詭云得大卵，剖之，獲女子，美色，以爲妻。俗無姓，婚姻不別同姓。王坐常東向。勝兵二萬，有弓刀甲稍，無馬。果有波那婆，宅護遮菴摩、石榴。其國經薩盧、都訶盧、君那盧、林邑諸國，乃得交州。顯慶中貢方物。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過軍徒弄山二千里，地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遠。有城十四，以二國分總。西曰郎婆露斯。多金、汞砂、龍腦。夏至立八尺表，影在表南二尺五寸。國多男子。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它牛豹。又有獸類野豕，角如山羊，名曰雩，肉味美，以饋膳。其王號「曷蜜多」。咸亨至開元間，數遣使者朝，表爲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慰撫。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爲折衝，以其王爲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鈿帶。後遣子入獻，詔宴于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

名蔑，東接眞陀桓，西但游，南屬海，北波刺。其地一月行，有州三十。以十二月爲歲首。王衣朝霞、氎。賦二十取一。交易皆用金準直。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髮爲角，辨夫之多少。王號「斯多題」。龍朔初，使者來貢。

單單，在振州東南，多羅磨之西，亦有州縣。木多白檀。王姓利利，名尸陵伽，日視事。有八大臣，號八坐。王以香塗身，冠雜寶璽，近行乘車，遠乘象。戰必吹蠡、擊鼓。盜無輕重皆死。乾封、總章時，獻方物。

羅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羅鉢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

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闍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

東陸眞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

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梨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卽舍衛、瞻婆、闍婆也。

凡鎮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旻，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

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羅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勿，曰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曰伽龍談，曰阿梨吉，曰阿梨闍，曰阿梨忙，曰達磨，曰求潘，曰僧塔，曰提梨郎，曰望騰，曰擔泊，曰祿烏，曰乏毛，曰僧迦，曰提追，曰阿末邏，曰逝越，曰騰陵，曰歐咩，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陋蠻，曰磨地勃。

繇彌臣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同。繇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思利泊婆難多珊那。川原大於彌臣。繇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柵，海行五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思利些彌他。有川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估舶所湊，越海卽闍婆也。十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鞞，有國，其王名思利摩訶羅闍，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國土

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爲甕，廚覆銀瓦，爨香木，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爲隄，舟楫皆飾金寶。

驃王姓困沒，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牀，遠則乘象。續史數百人。青甕爲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爲瓦，荔支爲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爲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甕，錯以金銀，丹彩紫鑲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爲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鍾，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粱，蔗大若脰，無麻、麥。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猪、白氎、琉璃罽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疆地接，常羈制之。

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皋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鍾之均。宮、徵一變，象西

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爲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爲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脩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而成。

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徧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爲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罄折，象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爲四列，又舞闕四門之舞。遽舞入徧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

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鷄婁鼓、短笛、大小鼙、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凡二十四，

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箏篴、五絃琵琶、笙、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鼗、篳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鑪、金鐸，皆二；撾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闕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撾鼓，四人爲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鞞，首飾鉢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鍾，君聲，配運爲土，明土德常盛。黃鍾得乾初九，自爲其宮，則林鍾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鍾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酉，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

皋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

一曰黃鍾，宮之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抃，合「南詔奉

聖樂」五字，倡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標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撾鼓、鐃、貝、大鼓。

二曰太簇，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篳篥，皆八；大小觥、箏、箏、絃、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

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鍾爲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綵襦袖，間以八采，曳雲花履，首飾雙鳳、八卦、綵雲、花鬘，執羽爲拜拊之節。以林鍾當地統，象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還相爲用也。綵雲，象氣也。花鬘，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撾、鐃、鐸，皆覆以綵蓋，飾以花趺，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栖以鳳凰，鉦棲孔雀，鐃、鐸集以翔鷺，鉦、撾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澤及飛走翔伏。鉦、撾、鐃、鐸，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

四曰林鍾，徵之宮，斂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鉦，中植金鐸二、貝二、鈴鉞二、大鼓十二分左右。

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鍾爲君之宮。樂用古黃鍾方響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箜篌倍、黃鍾磬、小磬、竽、笙、塤、篪、箛、箏、軋、箏、黃鍾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

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圍三寸，貫以韋，擊磕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條紛，以花氎縷爲藥。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條紛。有鳳首箜篌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絃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頂有條，軫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鼉，長四尺，有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闊八寸，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九絃，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傅以虺皮爲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製，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向爲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形如師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爲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絃，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爲舞崑崙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爲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以條繫腹，穿

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絃應太簇，次絃應姑洗。有獨絃匏琴，以班竹爲之，不加飾，刻木爲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太簇。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應鍾。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爪，以蠟實首，上加師子頭，以牙爲之，穴六以應黃鍾商，備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鍾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鍾，管末三穴：一南呂，二應鍾，三大呂。下托指一穴，應清太簇。兩洞體七穴，共備黃鍾、林鍾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次，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爲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唯驪國得古製。又有小匏笙二，製如大笙，律應林鍾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銳，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三爲一，碧條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驪國工伎執笙鼓以爲飾。有小鼓四，製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爲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銳在下，穿匏達本，柄觜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

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騾云沒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羅花，騾云嚩莽第，國人以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鴿，騾云荅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騾云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鬪羊勝，騾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岸，彊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騾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禪定，騾云擊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鍾商。八曰甘蔗王，騾云遏思略，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騾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鵲，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騾云嚩聰網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騾云扈那，謂時滌煩瞽，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黃鍾兩均：一黃鍾商伊越調，一林鍾商小植調。樂工皆崑崙，衣絳氍，朝霞爲蔽膝，謂之械襴。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寶鑲釧。冠金冠，左右珥璫，條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騾國獻樂頌以獻。大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輓、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爨蠻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沖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翫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高祖卽位，以其子弘達爲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綸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青蛉、弄棟爲縣。爨蠻之西，有徒莫祇蠻、儉望蠻，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爲傍望、覽、丘、求五州，隸郎州都督府。白水蠻，地與青蛉、弄棟接，亦隸郎州。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其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接，其衆完富與蜀埒，無酋長，喜相讎怨。

永徽初，大勃弄楊承顥私署將帥，寇麻州，都督任懷玉招之，不聽。高宗以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與懷玉討之。至羅仵侯山，其酋禿磨蒲與大鬼主都干以衆塞菁口，孝祖大破之。夷人尙鬼，謂主祭者爲鬼主，每歲戶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復仇云。孝祖按軍，多棄城，逐北至周近水，大會儉彌于、鬼主董朴、瀕水爲柵，以輕騎逆戰，孝祖擊斬彌于、禿磨蒲，鬼主十餘級，會大雪，戰凍死者略盡。孝祖上言：「小

勃弄、大勃弄常誘弄棟叛，今因破白水，請遂西討。」詔可。孝祖軍入，夷人皆走險，小勃弄會長歿盛屯白旗城，率萬騎戰，敗，斬之。進至大勃弄，楊承顥嬰城守，孝祖招之，不從，麾軍進，執承顥，餘屯大者數萬、小數千，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罷郎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

爨弘達既死，以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居石城，襲殺東爨首領蓋聘及子蓋啓，徙共範川。

有兩爨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羣蠻震騷，共殺築城使者。玄宗詔蒙歸義討之，師次波州，歸王及崇道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赦之。俄而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吒，烏蠻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於是諸蠻亂。阿吒遣使詣歸義求殺夫者，書聞，詔以其子守隅爲南寧州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討不置，阿吒訴歸義，爲興師，營昆川，崇道走黎州，遂虜其族，殺輔朝，收其女，崇道俄亦被殺，諸蠻稍離弱。

閣羅鳳立，召守隅并妻歸河睽，不通中國。阿吒自主其部落，歲入朝，恩賞蕃厚。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戶二十餘萬於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龍和，皆殘于兵。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烏蠻種復振，徙居西爨故地，與峯州爲隣。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

烏蠻與南詔世昏姻，其種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蠻；五曰盧鹿蠻，二部落分保竹子嶺；六曰磨彌斂；七曰勿鄧。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子髻髻，女人被髮，皆衣牛羊皮。俗尙巫鬼，無拜跪之節。其語四譯乃與中國通。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

勿鄧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蠻也，五姓烏蠻也。又有初裏五姓，皆烏蠻也，居邛部、臺登之間。婦人衣黑繒，其長曳地。又有東欽蠻二姓，皆白蠻也，居北谷。婦人衣白繒，長不過膝。又有栗蠻二姓、雷蠻三姓、夢蠻三姓、散處黎、嵩、戎數州之鄙，皆隸勿鄧。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虧望三姓隸焉。其南有豐琶部落，阿諾二姓隸焉。兩林地雖陋，而諸部推爲長，號都大鬼主。

勿鄧、豐琶、兩林皆謂之東蠻，天寶中，皆受封爵。及南詔陷嵩州，遂羈屬吐蕃。貞元中，復通款，以勿鄧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及死，子苴驃離幼，以苴夢衝爲大鬼主，數爲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遺韋皋書，乞兵攻吐蕃，皋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溪關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爲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乞藏遮遮、臘城兵馬使悉多楊朱、節度論東柴、大將論結突梨等皆戰死，執籠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

馬稱是。進拔于葱柵。乞藏遮遮，尙結贊子也，以尸還。其下曩貢節度蘇論百餘人行哭，使一人立尸左，一人問之曰：「瘡痛乎？」曰「然。」卽傳藥。曰「食乎？」曰「然。」卽進膳。曰「衣乎？」曰「然。」卽命裘。又問「歸乎？」曰「然。」以馬載尸而去。詔封苴那時爲順政郡王，苴夢衝爲懷化郡王，豐琶部落大鬼主驃傍爲和義郡王，給印章、袍帶。三王皆入朝，宴麟德殿，賞賚加等，歲給其部祿鹽衣綵，黎、嵩二州吏就賜之。以山阻多爲盜侵，亡失所賜，皋令二州爲築館，有賜，約酋長自至，授賜而遣之。然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皋遣嵩州總管蘇崧以兵三百召夢衝至琵琶川，聲其罪斬之，披其族爲六部，以樣棄主之。及苴驃離長，乃命爲大鬼主。驃傍年少驍敢，數出兵攻吐蕃，吐蕃間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賜印章，皋爲請，復得印。

曩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爲境，卽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歛濕，宜秔稻。人辨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尙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武德中，嵩州治中吉偉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使使朝貢，求內屬，發兵戍守，自是歲與牂柯使偕來。龍朔三年，矩州刺史謝法成招慰比樓等七千戶內附。總章三年，置祿州、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析其地爲殷州、摠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居

戎州西北，揔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領爲刺史。

昆明東九百里，卽牂柯國也。兵數出，侵地數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牂柯故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內屬。會昌中，封其別帥爲羅殿王，世襲爵。其後又封別帥爲滇王，皆牂柯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卽交州也。無城郭，土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爲契，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出牛馬三十。俗與東謝同。首領亦姓謝氏，至龍羽有兵三萬。武德三年，遣使者朝，以其地爲牂州，拜龍羽刺史，封夜郎郡公。其北百五十里，有別部曰充州蠻，勝兵二萬，亦來朝貢，以地爲充州。

開元中，牂柯酋長元齊死，孫嘉藝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爲酋長。二十五年，趙君道來朝。其裔有趙國珍，天寶中戰有功。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終工部尙書。貞元中，官其酋長趙主俗，亦以褒朝貢不絕。至十八年，五遣使朝。元和二年，詔黔南觀察使常以本道將爲押領牂柯、昆明等使，自是數遣使，或朝正月，訖開成不絕。故事，戎夷朝貢，將至都，中官驛勞於郊，旣及館，恩禮尤渥。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獠，西連夷子，地方千里。宜五穀，爲畚田，歲一易之。衆處山，巢居，汲流以飲。無賦稅，刻木爲契。見貴人執鞭而拜。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則杖，大事殺之，盜物者倍償。昏姻以牛酒爲聘。女歸夫家，夫慚澀避之，旬日乃出。會聚，擊銅鼓，吹角。俗椎髻，韜以絳，垂于後。坐必蹲踞，常帶刀劍。男子服衫襖、大口袴，以帶斜馮右肩，以螺殼、虎豹、狻猊、犬羊皮爲飾。有謝氏，世爲酋長，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帔，韋行滕，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爲王會圖。」詔可。帝以地爲應州，卽拜元深刺史，隸黔州都督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彊亦來朝，以其地爲莊州，授彊刺史。建中三年，大酋長檢校蠻州長史、資陽郡公宋鼎與諸謝朝賀，德宗以其國小，不許，訴於黔中觀察使王礎，以州接牂柯，願隨牂柯朝賀，礎奏：「牂、蠻二州，戶繁力彊，爲鄰蕃所憚，請許三年一朝。」詔從之。

元和中，辰、澂蠻酋張伯靖嫉本道督斂苛刻，聚衆叛，侵播、費二州，黔中經略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伯靖上表請隸荆南，乃降。崔能

內恨之，更請調荆南、湖南、桂管軍爲援，約西原十洞兵皆出，可以成功。公卿議者皆以爲便，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挾怨而叛，壓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能兵毋出，獨詔嚴綬招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授右威衛翊府中郎將。

東謝南有西趙蠻，東距夷子，西屬昆明，南西洱河也。山穴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戶萬餘，俗與東謝同，趙氏世爲酋長。夷子渠帥姓季氏，與西趙皆南蠻別種，勝兵各萬人。自古未嘗通中國，黔州豪帥田康諷之，故貞觀中皆遣使入朝。西趙首領趙酋摩率所部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爲明州，授酋摩刺史。

松外蠻尙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爲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陰陽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躋之裔。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爲歲首。布幅廣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犴革爲帔，女衣絁布裙衫，髻盤如髻。飯用竹筴搏而噉之，烏杯貯羹如鷄彝。徒跣，有舟無車。死則坎地，殯舍左，屋之，三年乃葬，以蠹蚌封棺。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爲人所殺者，子以麻括髮，墨面，衣不緝。居喪，昏嫁不廢，亦弗避同姓。

婿不親迎。富室娶妻，納金銀牛羊酒，女所齎亦如之。有罪者，樹一長木，擊鼓集衆其下。彊盜殺之，富者貰死，燒屋奪其田；盜者倍九而償贓。姦淫，則彊族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處女、釐婦不坐。凡相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助攻之。祭祀，殺牛馬，親聯畢會，助以牛酒，多至數百人。貞觀中，嵩州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居數歲，太宗以右武侯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

西洱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嵩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欲遁去，使者好語約降，乃遣首領十人納款軍門，建方振旅還。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附顯和蠻大首領王羅祁、郎昆梨盤四州大首領王伽衝率部落四千人歸附，入朝貢方物。其後茂州西南築安戎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鄉導，攻拔之，增兵以守，西洱河諸蠻皆臣吐蕃。開元中，首領始入朝，授刺史。會南詔蒙歸義拔大和城，乃北徙，更羈制於浪穹詔。浪穹詔已破，又徙雲南柘城。

黎州，領羈縻奉上等州二十六。開元十七年，又領羈縻夏梁、卜貴等州三十一。南路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鹽鬼主十人。又有阿逼蠻分十四部落：一曰大龍池，二曰小龍池，三曰控，四曰苴質，五曰烏披，六曰苴賃，七曰臂築水，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羅公，十二曰詵，十三曰離旻，十四曰里漢。

黎、邛二州之東，又有凌蠻。西有三王蠻，蓋荏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疊巒而居，號稠舍。歲稟節度府帛三千匹，以詔南詔，而南詔亦密賂之，覘成都虛實。每節度使至，酋長來謁，節度使多奏威惠所懷，以罔天子也。前謁必請於都押衙，且聽命，都押衙不令者，輒諷其叛，常倚三王部落求姑息，至唐末益甚。

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曰夏陽、曰夔松、曰始陽，皆諸蠻錯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三百餘里之外有百坡、當品、嚴城、中川、鉗矣、昌逼、鉗井七部落，四百餘里之外有羅嚴、當馬、三井、束鋒、名耶、鉗恭、畫重、羅林、籠羊、林波、林燒、龍逢、索古、敢川、驚川、禍眉、不燭十七部落，五百餘里之外有諾祚、三恭、布嵐、欠馬、論川、讓川、遠南、卑盧、夔龍、曜川、金川、東嘉梁、西嘉梁十三部落，六百餘里之外有椎梅、作重、禍林、金林、邏蓬五部落，皆羈縻州也。以首領襲刺史。

嵩州新安城傍有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餘勿鄧及白蠻也。戎州管內有馴、騁、浪三州大鬼主董嘉慶，累世內附，以忠謹稱，封歸義郡王。貞元中，狼蠻亦請內附，補首領浪沙爲刺史，然卒不出，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檄嘉慶兼押狼蠻。又有魯望等部落，徙居戎州馬鞍山，皋以其遠邊徼，戶給米二斛、鹽五斤。北又有浪稽蠻、羅哥谷蠻。東有婆秋蠻、烏皮蠻。南有離東蠻、鍋鏗蠻。西有磨些蠻，與南詔、越析相姻婭。自浪稽以下，古滇王、哀牢雜種，其地與吐蕃接。亦有姐羌，古白馬氏之裔。

劍山當吐蕃大路，屬石門、柳彊三鎮，置戍、守捉，以招討使領五部落：一曰彌羌、二曰鑠羌、三曰胡叢，其餘東欽、磨些也。又有夷望、鼓路、西望、安樂、湯谷、佛蠻、虧野、阿醯、阿鶚、鉦蠻、林井、阿異十二鬼主皆隸嵩州。又有奉國、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賞於嵩州，然挾吐蕃爲輕重。每節度使至，諸部獻馬，酋長衣虎皮，餘皆紅幣束髮，錦纈襖、半臂。旣見，請匹錦、斗酒，折草招父祖魂以歸鄉里。及還，裹錦植馬上而去。又有顯養、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叢皆叛。高宗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爲嵩州道行軍總管，戰斜山，拔十餘城，斬首七百，獲馬、犛牛萬五千。

姚州境有永昌蠻，居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武后天授中，遣御史裴懷古招懷。至長壽時，大首領董期率部落二萬內

屬。其西有撲子蠻，趯悍，以青娑羅爲通身袴，善用竹弓，入林射飛鼠無不中。無食器，以蕉葉藉之。人多長大，負排持稍而鬪。又有望蠻者，用木弓短箭，鏃傳毒藥，中者立死。婦人食乳酪，肥白，跣足；青布爲衫裳，聯貫珂貝珠絡之；髻垂于後，有夫者分兩髻。

羣蠻種類，多不可記。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直頂爲髻，青布爲通袴。有繡脚種，刻踝至腓爲文。有繡面種，生踰月，涅黛於面。有雕題種，身面涅黛。有穿鼻種，以金鑲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鑲，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又有長髻種、棟鋒種，皆額前爲長髻，下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

安南有生蠻林覩符部落，大曆中置德化州，戶一萬。又以潘歸國部落置龍武州，戶千五百。詔安南節度使綏定之。貞元七年，始以驩、峯二州爲都督府。驩在安南，限重海，與文單、占婆接。峯統羈縻州十八，與蜀蠻接。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戶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樓居，梯而上，名爲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

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昏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爲婢。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其王姓朱氏，號劍荔王。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病，頭忽亡，比旦還。又有烏武獠，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

有甯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眞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眞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數千從征遼東，煬帝召爲鴻臚卿，授安撫大使，遣還。又以其族人甯宣爲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地附蕭銑。長眞，部越兵攻丘和於交趾者也，武德初，以寧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數州始通。高祖授長眞欽州都督。甯宣亦遣使請降，未報而卒，以其子純爲廉州刺史，族人道明爲南越州刺史。六年，長眞獻大珠，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覽亦獻筒布，高祖以道遠勞人，皆不受。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殿據南越州反，攻姜州，甯純以兵援之。八年，長眞陷封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恭掩擊暄等走之。明年，道明爲州人所殺。未幾，長眞死，子據襲刺史。馮暄、談殿阻兵相掠，羣臣請擊之，太宗不許，遣員外散騎常侍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宣諭，暄等與溪洞首領皆降，南方遂定。

大抵劍南諸獠，武德、貞觀間數寇暴州縣者不一。巴州山獠王多馨叛，梁州都督龐玉梟其首，又破餘黨符陽、白石二縣獠。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未幾，又破洪、雅二州獠，俘男女五千口。是歲，益州獠亦反，都督竇軌請擊之，太宗報曰：「獠依山險，當拊以恩信。脅之以兵威，豈爲人父母意耶？」貞觀七年，東、西玉洞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十二年，巫州獠叛，夔州都督齊善行擊破之，俘男女三千餘口。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明州山獠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彥擊走之。是歲，巴、洋、集、壁四州山獠叛，攻巴州，遣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破之于壁州，虜男女萬餘，明年遂平。十四年，羅、竇諸獠叛，以廣州都督党仁弘爲寶州道行軍總管擊之，虜男女七千餘人。太宗再伐高麗，爲舡劍南，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擾，相率叛，詔發隴右、峽兵二萬，以茂州都督張士貴爲雅州道行軍總管，與右衛將軍梁建方平之。

高宗初，琰州獠叛，梓州都督謝萬歲、充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之。萬歲、法興入洞招慰，遇害。顯慶三年，羅、竇生獠酋領多胡桑率衆內附。上元末，納州獠叛，寇故茂、都掌二縣，殺吏民，焚廨舍，詔黔州都督發兵擊之。大曆二年，桂州山獠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貞元中，嘉州綏山縣婆籠川生獠酋領甫枳兄弟誘生蠻爲亂，剽居人，西川節度使韋皋斬之，招其首領勇于等出降。或請增柵東凌界以守，皋不從，曰：「無戎而城，害

所生也。」獠亦自是不擾境。

戎、瀘間有葛獠，居依山谷林菁，踰數百里。俗喜叛，州縣撫視不至，必合黨數千人，持排而戰。奉酋帥爲王，號曰「婆能」，出入前後植旗。大中末，昌、瀘二州刺史貪沓，以弱緡及羊彊獠市，米麥一斛，得直不及半，羣獠訴曰：「當爲賊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皆爾屬爲之，非吾過。」獠相視大笑，遂叛。立酋長始艾爲王，踰梓、潼，所過焚剽，刺史劉成師誘降其黨，斬首領七十餘人。餘衆遁至東川，節度使柳仲郢諭降之。始艾稽首請罪，仲郢貰遣之。

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蓋漢西南夷也。其東部有嘉良夷，無姓氏。地縱八百里，橫四千五百里。無城柵，居川谷，疊石爲巢，高十餘丈，以高下爲差，作狹戶，自內以通上。王酋帥以金飾首，胸垂金花，徑三寸。地高涼，多風少雨，宜小麥，多白雉。嘉良夷有水廣三十步，附國水廣五十步，皆南流，以韋爲舡。附國南有薄緣夷，西接女國。

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剡其脣使赤。黑棘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爲裙，貫頭而繫之。丈夫衣穀皮。多白蹄牛、虎

魄。龍朔中，遣使與千支弗、磨臘同朝貢。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爲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彊，與韋氏、周氏、儂氏相脣齒，爲寇害，據十餘州。韋氏、周氏恥不肯附，黃氏攻之，逐于海濱。

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眞崇鬱與陸州〔七〕、武陽、朱蘭洞蠻皆叛，推武承斐、韋敬簡爲帥，僭號中越王，廖殿爲桂南王，莫淳爲拓南王，相支爲南越王，梁奉爲鎮南王，羅誠爲戎成王，莫潯爲南海王，合衆二十萬，縣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遣中使慰曉諸首領，賜詔書赦其罪，約降。於是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解、宋原五百餘人請出兵討承斐等，歲中戰二百，斬黃乾曜、眞鬱崇、廖殿、莫淳、梁奉、羅誠、莫潯七人。承斐等以餘衆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之。其種落張侯、夏永與夷獠梁崇牽、覃問及西原酋長吳功曹復合兵內寇，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桂管經略使邢濟擊平之，執吳功曹等。餘衆復圍道州，刺史元結固守不能下，進攻永州，陷邵州，留數日而去。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王國良戍武岡，嫉京杲貪

暴，亦叛，有衆千人，侵掠州縣，發使招之，且服且叛。建中元年，城敘州以斷西原，國良乃降。

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圍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俄陷欽、橫、潯、貴四州。少卿子昌沔驍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乃以唐州刺史陽旻爲容管招討經略使，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款，拜歸順州刺史。弟少高爲有州刺史。未幾復叛。

又有黃少度、黃昌瓘二部，陷賓、鬱二州，據之。十一年，攻欽、橫二州，邕管經略使韋悅破走之，取賓、鬱二州。是歲，復屠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其軍弱，首請發兵盡誅叛者，微幸有功，憲宗許之。行立兵出擊，彌更二歲，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爲解。自是邕、容兩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以上。調費鬪亡，繇行立、陽旻二人，當時莫不咎之。及安南兵亂，殺都護李象古，擢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逗留不敢進，貶安州刺史，以行立代之。尋召還，卒。

長慶初，以容管經略使留後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黃氏。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畏死。前日邕管經略使德不能綏懷，威

不能臨制，侵詐係縛，以致憾恨。夷性易動而難安，劫州縣復私讎，貪小利不爲大患。自行立、陽旻建征討，生事詭賞，邕、容兩管，日以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人神共嫉，二將繼死。今嚴公素非撫御之才，復尋往謬，誠恐嶺南未有寧時。昨合邕、容爲一道，邕與賊限一江，若經略使居之，兵鎮所處，物力雄完，則敵人不敢輕犯；容州則隔阻已甚，以經略使居之，則邕州兵少情見，易啓蠻心。請以經略使還邕州，容置刺史，便甚。又比發南兵，遠鄉羈旅，疾疫殺傷，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募邕、容千人，以給行營，糧不增而兵便習，守則有威，攻則有利。自南討損傷，嶺南人希，賊之所處，洞壘荒僻。假如盡殺其人，得其地，在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未有虧損朝廷。願因改元大慶，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以天子意丁寧宣諭，必能謹叫聽命。爲選材用威信者，委以經略，處理得方，宜無侵叛事。」不納。

初，邕管既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嚴公素遣人盜其槁，周士憤死。公素劾元宗擅以羅陽縣還黃少度，元宗懼，引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察御史敬僚按之。僚嘗爲容州從事，與公素昵，傳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驩州，衆以爲不直。

黃賊更攻邕州，陷左江鎮；攻欽州，陷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柵，邕州刺史崔結擊

破之。明年，又寇欽州，殺將吏。是歲，黃昌瓚遣其黨陳少奇二十人歸款請降，敬宗納之。

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大和中，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必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彊，結南詔爲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節度使辛讜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二洞首領、太州刺史黃伯蘊、屯洞首領儂金意、員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歡。

員州又有首領儂金澄、儂仲武與金勒襲黃洞首領黃伯善，伯善伏兵灤水，鷄鳴，候其半濟，擊殺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後欲興兵報仇，辛讜遣人持牛酒音樂解和，并遺其母衣服。母，賢者也，讓其子曰：「節度使持物與獠母，非結好也，以汝爲吾子。前日兵敗灤水，士卒略盡，不自悔，復欲動衆，兵忿者必敗，吾將囚爲官老婢矣。」金勒感寤，爲罷兵。

贊曰：唐北禽頡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

繼爲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校勘記

〔二〕王曰楊栗鶚「栗」，各本同，御覽卷七八七、通典卷一八八、通考卷三三一均作「栗」。

〔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舊書卷一九七訶陵傳作「以其使李訶內爲果毅，訶內請迴授其弟。」

〔三〕千支弗「千」，局本同，十行、汲、殿本作「干」。交廣印度兩道考下卷謂「此千支弗爲干支弗之訛，而指南印度昔之建志補羅。」

〔四〕亦隸郎州各本原作「郎州亦隸」。按通鑑卷一九九有郎州白水蠻，胡注：「白水蠻與青蛉、弄棟接，隸郎州。」郎州亦隸係倒文，據改。

〔五〕有別部曰兗州蠻「充」，各本原作「兗」。按本書卷三八地理志，兗州屬河南道，地望不合；又卷四三下地理志諸蠻州有兗州，隸黔州都督府，「武德三年以牂牁蠻別部置」。「兗州」當是「兗州」之誤，今改。下同。

〔六〕梓州都督謝萬歲通鑑卷一九九同。按本書卷四三下地理志，黔州都督府領牂州；又據卷四

二地理志，梓州屬劍南道。通鑑胡注：「梓州，當作牂州。」

〔七〕真崇鬱 下文作「真鬱崇」，十行、衲、汲、殿本同，局本均作「真崇鬱」。未知孰是。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姦臣上

許敬宗 李義府 傅游藝 李林甫 陳希烈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爲給事中。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善心爲宇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爲記室。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羣臣衰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脩史，以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東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

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

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爲民，不復用。敬宗爲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槩被罪，疑洗宥有所未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卽位，遷禮部尙書。敬宗鑒杳，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爲弘文館學士。

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尙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闥。頃拜侍中，監脩國史，爵郡公。

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无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

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

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偃，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啓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道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沅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沅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沅水自南入之，所謂『洙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沅』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玄不能

對，吾恥之。」德玄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彊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美矣；寶之不彊，不亦善乎？」

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譔，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无忌 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 龐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勝紀。

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忝之，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

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帝爲舉哀，詔百官哭其第，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 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諡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 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諡

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尙書省雜議，更諡曰恭。

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後又納婢譖，奏流彥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既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彥伯慚而止。

垂拱中，詔敬宗配饗高宗廟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劍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進弘文館學士。爲長孫无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癯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於福也。」義府卽代德儉直夜，叩閣上

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骸大臣，故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

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

永徽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廣平縣男，又兼太子右庶子，爵爲侯。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書令，檢校御史大夫，加太子賓客，更封河間郡公，詔造私第。諸子雖襁負皆補清官。

初，杜正倫爲黃門侍郎，義府纔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爲所誣，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正倫爲橫州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

爭贈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帟奠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輜輶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殷王出閣，又兼府長史，稍遷右相。

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敍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普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于獄。貞觀中，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於是州藏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敍，更奏刪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號姓氏錄，搢紳共嗤靳之，號曰「勳格」。義府奏悉收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尙。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

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員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壻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瞽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

會術者杜元紀望義府第有獄氣，曰：「發積錢二十萬，可以厭勝。」義府信之，哀索殊急。

居母喪，朔望給告，卽羸服與元紀出野，馮高窺覘災眚，衆疑其有異謀。又遣子津召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白其賊，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嶺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壻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廷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壻尤凶肆，旣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

上元初，赦妻子還洛陽。如意中，贈義府揚州大都督，崔義玄益州大都督，王德儉、袁公瑜、魏、相二州刺史，各賜實封。睿宗立，詔停。少子湛，見李多祚傳。

傳游藝，衛州汲人。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奪政，卽上書詭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明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閏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卽拜鸞臺侍郎。后乃黜唐稱周，廢唐宗廟，自稱皇帝，賜游藝姓武氏，以兄神童爲多官尙書。游藝嘗夢登湛露殿，旣寤，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

初，游藝探后旨，誣殺宗室，復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爲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爲姻家，而乾曜子瓘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諡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遂榜其一，曰：「坐王所囑，放冬集。」

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撻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

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

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轅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尙左右丞相邪？」目眦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

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

東宮。乃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隣與嬖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未幾，擢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

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疊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竅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霽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構大臣，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

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

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尙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俄兼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累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三百。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旣罷，兵部侍郎盧綯按轡絕道去，帝愛其醞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綯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綯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綯繇是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尙書省，旣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園、水磴皆便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何

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

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咸、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人憚其威權。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護，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反，讓還節度。

始厚王鉞爲盡力，及鉞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鉞，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爲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庸，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溫湯，詔以馬輿從，御醫珍膳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牀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諸子護還京發喪，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

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峻、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權，卽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初，林甫夢人皙而髯，將逼己。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與思約爲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妄言林甫厭祝上，國忠劾其姦。帝怒，詔林甫淫祀厭勝，結叛虜，圖危宗社，悉奪官爵，斲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樽，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粦、太常少卿嶼及岫等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

三人，籍其家；諸壻若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撝，屬子復道、光，皆貶官。

博濟亦儉薄自肆，爲戶部郎中，部有考堂，天下歲會計處，博濟廢爲員外郎中聽事，壯偉華敞，供擬豐侈至千品，別取都水監地爲考堂，擅費諸州籍帳錢不貲，有司不敢言。

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至德中，兩京平，大赦，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鉞子孫不原。天寶時，嘗鑲玉爲玄元皇帝及玄宗、肅宗像於太清宮，復琢林甫、陳希烈像列左右序。代宗時，或言：「林甫陰險，嘗不利先帝，宗廟幾危，奈何留像至今？」有詔瘞宮中。廣明初，盧攜爲太清宮使，發地得其像，輦送京兆毀之云。

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无量、元行沖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答詔問，敷盡微隱，皆希烈爲之章句。累遷中

書舍人，十九年爲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譔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郎。

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爲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摛照無窮。」其媮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穎侯。

林甫顓朝，苟用可專制者，引與共政。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祕書省圖書使，寵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卽薦韋見素代相，罷爲太子太師。希烈失職，內忽忽無所賴。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珣等偕相賊。後論罪當斬，肅宗以上皇素所遇，賜死于家。

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姦臣下

盧杞

崔胤

崔昭緯

柳璨

蔣玄暉

張廷範

氏叔琮

朱友恭

盧杞字子良。父奔，見忠義傳。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爲忠州刺史。上謁節度府衛伯玉，伯玉不喜，乃謝歸。稍遷吏部郎中，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既得志，險賊寢露，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爲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卽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卽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閔，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大夫郢。初，詹善張鎰，每伺杞間，獨詣鎰，杞知之。它日伺詹來，卽徑至鎰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眞卿，挺正敢言，卽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是時兵屯河南、北，挈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資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校吏頸大搜廛里，疑

占列不盡，則答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闕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繙止八十萬。又僦匱、質舍、居買粟者，四貢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爲閉肆，民皆邀宰相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爲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爲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爲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爲之。

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卽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漠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爲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

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卽譎帝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

朝，則犒賜留連，賊得哀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爲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

始，帝卽位，以崔祐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瞽然肆爲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白宰相曰：「杞反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悅，乃召它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於是諫臣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衆對，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小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

初，尙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崔胤字垂休，宰相愼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胤爲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以中書侍郎留輔政。及昭緯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凌脅。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

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反側，而胤陰爲全忠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罷爲吏部尙書，復倚扆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使。始，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內銜憾。旣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不欲外除，卽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劾搏交敕使共危國，罪當誅。胤次湖南，召還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而賜搏死，并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繇是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至是，四拜宰相，世謂「崔四入」。

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王監國，畏全忠彊，雖深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趣全忠以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掠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忿闖尹廢辱天子，胤令判官石戩與游，乘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胤揣得其情，乃使戩說曰：「自季述廢

天子，天下之人未嘗忘，武夫義臣搏手憤惋。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人劫於威，無與也。君能乘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卽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胤謀，德昭許諾，胤斬帶爲誓。俄而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就，復輔政，并還使領。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

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爲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爲所誑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劾奏：「胤畜死士，用度支使權利，令親信陳班與京兆府募兵保所居坊。天子出次，遣使者五輩往召，安臥不動，一奉表陳謝。」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尙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

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慘，不自安，劫幸之謀固矣。

居華時，爲全忠數畫醜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自歌以醕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十車。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寢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爲不法，朝廷微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宮人寵顏等。

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扈等三十餘人，惟裴贇孤立可制，留與偕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者。胤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利輝王冲幼，故胤藉以請。帝曰：「濮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班辭，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卽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

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播幸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

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衛。會爲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傳胤將挾帝幸荊、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卽罷爲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

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長安居人悉東，徹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彊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胤間內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胤身屠宗滅。世言胤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胤，字緇郎。及爲相，其季父安潛喈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戶，終爲緇郎壞之！」

崔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仕寢顯，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尙書右僕射。性險刻，密結中人，外連彊諸侯，內制天子以固其權。

令族人鋌事王行瑜，寧幕府。每它宰相建議，或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鋌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已則陰阿助之。方是時，帝室微，人主若贅旒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爲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激使稱兵向闕，遂殺讓能。後又導三鎮兵殺韋昭度等。帝性剛明，不堪忍，會誅行瑜，乃罷昭緯爲右僕射。復請朱全忠薦己，又厚賂諸王，爲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鋌亦誅。

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爲人鄙野，其家不以諸柳齒。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彊記，多所通涉。譏訶劉子玄、史通，著析微，時或稱之。顏蕘判史館，引爲直學士，由是益知名。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待李磻最厚，磻死，內常求似磻者。或薦璨才高，試文，帝稱善，擢翰林學士。

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騶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蔚曰：「璨材可用，今擢爲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望舊臣，與同位，頗輕之，璨內以爲怨。朱全

忠圖篡殺，宿衛士皆汴人，璨一厚結之，與蔣玄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

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媚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冤。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背己，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爲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吒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玄暉者，少賤，不得其系著。事朱全忠爲腹心。昭宗東遷，玄暉爲樞密使。帝駐陝州，術家言星緯不常，且有大變，宜須冬幸洛。帝度全忠必篡，命衛官高瓌持帛詔賜王建，告以脅遷，且言：「全忠以兵二萬治洛陽，將盡去我左右，君宜與茂貞、克用、行密同盟，傳檄襄魏、幽、鎮，使各以軍迎我還京師。」又詔全忠：「后方娠，須十月乃東。」全忠知帝有謀，遣寇彥卿趣迫，天子不得已，遂行。抵穀水，全忠盡殺左右黃門、內園小兒五百人，悉以汴兵爲

衛。初，全忠至鳳翔，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降，質其家。崇本妻美，全忠與亂，故崇本怒。至是遣使者會克用、茂貞，南告趙匡凝及建，同舉兵問劫遷狀，全忠大懼。

帝自出關，畏不測，常默坐流涕。玄暉與張廷範內訌，必以告全忠。全忠恨帝無傳禪意，乃謀弑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玄暉與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夜選勇士百人叩行在，言有急奏，請見帝。宮門開，門留十士以守。至椒蘭院中，夫人裴貞一啓關，殺之，乃趨殿下。玄暉曰：「上安在？」昭儀季漸榮曰：「院使毋傷宅家，寧殺我！」士持劍入，帝聞，遽單衣走，環柱，遂弑之。漸榮以身蔽帝，亦死。復執后，后求哀。玄暉以全忠所弑者帝也，乃釋后。明日，宰相請對，日晏不出，玄暉矯遺詔，言帝夜與昭儀博，爲貞一、漸榮所弑，出二人首。全忠自河中來朝，振曰：「晉文帝殺高貴鄉公，歸罪成濟。今宜誅友恭等，解天下謗。」全忠趨西內臨，對嗣天子自言弑逆非本謀，皆友恭等罪，因泣下，請討罪人。是時洛城旱，米斗直錢六百，軍有掠糴者，都人怨，故因以悅衆，執友恭、叔琮斬之。全忠邀九錫，玄暉自持詔趨汴言之。還洛不淹日，全忠矯詔收付有司車裂之，貶爲兇逆百姓，焚尸都門外。

廷範者，以優人爲全忠所愛，扈東遷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欲以爲太

常卿，宰相裴樞持不可，繇是樞罷去。柳璨希旨下詔，責中外不得妄言流品清濁，卒用廷範太常卿。會天子將郊，以爲脩樂縣使，又與蘇楷等駁昭宗諡。全忠愍九錫緩也，王殷譖其與璨等祀天祚延唐祚，及玄暉死，璨誅，卽貶廷範萊州司戶參軍，輓于河南市。

叔琮亦汴州人，中和末隸感化軍，以騎士奮，性沈壯有膽力。從全忠擊黃巢陳、許間，名右諸將，得爲親校。與時溥、朱宣戰，以多累表檢校尙書右僕射，爲宿州刺史。攻趙匡凝於襄陽，不克。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天復初，拔澤潞，擊太原，授晉慈觀觀察使。全忠屯鳳翔，克用襲絳州，攻臨汾，叔琮以二壯士類沙陀者牧馬于原，與克用軍偕行，伺隙各禽一虜還。克用大驚，疑有伏，遂退屯蒲。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叔琮曰：「賊遁矣，無以立功。」乃潛師夜獵游騎，殺數百，進破其壘，俘斬萬級，收馬三千，遂長驅取汾州，轉戰薄太原而還。遷檢校司空，再進爲保大軍節度使。

全忠欲遷帝於洛，表爲右龍武統軍，與弒帝，故全忠請貶白州司戶參軍，斬之。叔琮將死，呼曰：「朱溫賣我以取容天下，神理謂何？」

友恭者，本李彥威也。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全忠愛而子畜之，領長劍都，積功，

表爲檢校尙書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檢校司空。楊行密侵鄂州，友恭將兵萬餘援杜洪，至江州，還攻黃州，入之，獲行密將，俘斬萬計。又襲安州，殺守將。遷潁州刺史，感化軍節度留後。帝東遷，爲左龍武統軍，貶崖州司戶參軍。臨刑曰：「溫殺我，當亦滅族！」又語張廷範曰：「公行及此」云。

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叛臣上

僕固懷恩 周智光 梁崇義 李懷光 陳少游 李錡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

懷恩善戰鬪，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度山，殺七千騎，禽忠義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思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

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收馬、橐它、器械甚衆。帝又詔與燉煌王承案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子儀赴鳳翔，歸仁以勁兵邀戰三原，子儀使懷恩與王升、陳回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軍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又戰清渠，不利，引還。

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掩之，馘斬無遺者，賊氣沮。既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鏖鬪尤力，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李歸仁等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謀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戶。

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

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又子瑒，亦善鬪，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色，瑒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纛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召入爲工部尙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

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爲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卽引兵屯陝州，待師期。

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繚賊

左，舉旗爲應，破賊壁，死者數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囂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禽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奔蹂死，填尙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所署許叔冀、王仙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庭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僞帥達盧降，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賊半度，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僞黨敬榮。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經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戶四百。

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

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

未幾，加太子少師，增戶五百，第一區，與一子五品官。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卽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己，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

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增封戶五百。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戶百。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象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尙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彊固，不肯爲讒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杖天威神，克滅彊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讎，攻

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間，幾至毀家。陛下卽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攘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汾州，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爲飛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死：往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錫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彊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很，帝一不爲慊，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

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即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即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

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盛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

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酬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度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

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瑒墓。度涇水，

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爲我子，反爲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搖奉天；任數鄭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刺自西道略盤屋，趣鳳翔。京師震駭。詔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瑋、王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壑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邀戰澄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數走羌、渾，詣李抱玉降。

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起行間爲裨將。魚朝恩鎮陝州，與相昵款，數稱薦之，累遷同、華二州節度使。

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衆十餘萬寇奉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獲駝馬軍貲萬計，逐北至鄜州。素與杜冕仇嫌，時冕屯坊州，家在鄜，智光入殺刺史張麟，害冕宗屬八十人，火民三千舍而去。朝廷召，懼不赴。更詔冕使梁州避讎，冀其來，偃然不聽命，聚不逞數萬，恣剽掠以甘其欲，結固之。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虢州刺史龐充。初，志斌自陝入奏，智光慢不爲禮，志斌責之，怒曰：「僕固懷恩豈反者邪？皆鼠輩弄威福趣之禍也。我本不反，今爲爾反！」遂叱斬志斌，饗帳下。時崔圓自淮南納方物百萬，盜頡其半；天下貢奉輸漕，劫留之；士沿調當西者懼何詰，間道走同者，遣部將邀捕斬之。代宗未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既受詔，恚語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若加陝、虢、商、鄜、坊五州，差可。」因言：「諸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挾天子令諸侯，非智光尙誰可？」卽歷詆大臣，元仙震汗。徐遺百縑遺之。自立生祠，俾其下禮賽。

大曆二年，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同、華路閉，詔書不能通，乃召子儀壻趙縱受口詔，書帛內蜜丸，遣家童走間道傳詔。子儀得詔，聲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攜，部將李漢惠自同州

降子儀。乃貶智光澧州刺史，聽百人隨身，貸將吏一切不問。尋爲帳下斬其首，并斬子元耀、元幹來獻，詔梟首皇城南街。判官邵賁、別將蔣羅漢並伏誅。敕有司具儀告太清宮、太廟、七陵。

先是，淮西 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產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梁崇義，京兆 長安人。以概量業於市，力能舒鉤。後爲羽林射生，事來瑱。沈默寡言。瑒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瑒誅戍者潰，崇義自南陽勒衆還襄州，與李昭、薛南陽相讓爲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及南陽，脅制衆心，代宗因卽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槃結。然獨以地褊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教義。親厚數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閹豎讒，逡巡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卽見族。吾憂盈矣，若何欲見上乎？」

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男子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

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遣使尉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遂不肯內，請易它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蘭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持滿，乃受命。杲奉詔不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

帝命李希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崇義使翟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涑口，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部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三千人。

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爲昭義將，從諫死，遣進旌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會母喪，起兼邠、寧、慶都將。德宗罷

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尙書，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劉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戶四百，仍領邠寧。

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爲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益戶二百。與滔等相持，久不戰。

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卽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

懷光爲人疏而愎，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翊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卽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

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敕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姦臣根隔不得朝，頗恚悵，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尉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爲解，陰連朱泚。

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尙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爲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且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燕，今其來，必肆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旣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贄曰：「爾何能？」

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送。又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顏

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陽惠元等軍，屯好時，然其下稍稍攜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

有詔以懷光爲太子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召之，皆爲懷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別貯縑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衄。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邢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

貞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妻王徙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瑤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無後。五年，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至也。昔蔡叔圯族，周封其子；韓信干

紀，漢爵其孥；侯君集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曩者盜臣竊發，朕狩近郊，懷光夙駕千里，奔命行在，假雷霆之威，破虎狼之衆。守節靡終，潛構禍胎，大戮所加，自貽伊戚，孤魂無歸，懷之忼然。宜以外孫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繼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爲崇玄生，諸儒推爲都講。有娼者欲對廣衆切問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僕固懷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

少游長權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副使，爲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爲隴右行軍司馬，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鄙語諂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爲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十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

南瘡瘍，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

喜譎數，行小惠，羣吏任職。三總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斂求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游陽善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爲忠。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並增焉。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台司。

德宗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寓揚州，所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頴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以非敕命，拒之。頴怒曰：「君善，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囚，崔衆以倨李光弼被殺，故頴以爲言。佶謁少游，欲諫止，不得語，卽遣去，於是財用悉爲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之，佶驚走度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佶有禦遏兵三千，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佶者，至上元，復爲韓滉所留。佶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

取估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

李希烈陷汴，聲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參謀溫述送款曰：「豪、壽、舒、廬，既輟刃卷鎧，惟君命。」又使巡官趙誵如鄆州，厚結李納。希烈僭號，遣將楊豐齎偽赦令送少游。壽州刺史張建封邏得之，斬豐，以偽赦送行在。會估入朝，具言少游脅財賦狀。少游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年六十一，贈太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弗得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蔭調鳳翔府參軍。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

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德宗兩置之。自雅王傳出爲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齊運用事，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恩驕橫，天下擢酒漕運，錡得專之，故朝廷用事臣，錡以利交，餘皆乾沒于私，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豫浚大坎，至則并械瘞坎中，聞者切齒。

錡得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射者爲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須者爲一將，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錡爲假父，故樂爲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領鹽鐵轉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日甚，屬吏死不以過甚衆，又逼污良家，寮佐力諫不能得，遽遁去。

憲宗卽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彊者稍稍入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詔拜尙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勞問，兼撫慰其軍。錡署判官王澹爲留後。錡無入朝意，稱疾遷延不卽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悅，乘澹視事有所變更者，諷親兵圖澹。因給冬服，錡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衛，澹與中使入謁，旣出，衆持刃嫚罵，殺澹食之。監軍使遣牙將趙琦慰諭，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頸，錡陽驚扈解，乃囚別館。蕃落兵，薛頡主之；挽硬兵，李鈞主之。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室五劍，授管內鎮將，令殺五州刺史。屬

別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

常州刺史顏防用其客李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四州同討錡。湖州 辛祕亦殺鎮將趙惟忠，而蘇州 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執，釘絃上，獻於錡，錡敗而免。

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衍爲都監招討宣慰使，發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進討。初，錡以宣州富饒，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下宣、歙、池，錡甥裴行立雖預謀，而欲效順，故相與約還兵執錡，行立應於內。子良等既行，其夕，諭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將干首通衢，勢蹙且敗，吾輩徒死，不如轉禍希福。」部衆大悅，遂迴趣城。行立舉火，內外合譟，行立攻牙門。錡大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錡曰：「何人邪？」曰：「張中丞也。」錡怒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出庭院格鬪，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族慟哭。子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逆順，且呼錡束身還朝，左右以幕縋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帝御興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臣爲節度使，不能斬子

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以其日與子師回腰斬于城西南，年六十七。尸數日，帝出黃衣二襲，葬以庶人禮。

擢子良檢校工部尙書、左金吾將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仙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邠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澹給事中，趙琦和州刺史，崔善貞睦州司馬。削錡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銑、通事舍人銑，從子師偃流嶺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惓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彊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歐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顓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庸有

司之吝遠甚。

校勘記

〔二〕黃水 舊書卷一二一僕固懷恩傳同。本書卷六代宗紀、卷二二五上史朝義傳及通鑑卷二二二「黃」均作「橫」。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叛臣下

李忠臣 喬琳 高駢 朱玫 王行瑜 陳敬瑄 李巨川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平盧軍先鋒使劉正臣殺僞節度呂知晦，擢秦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執周釗送京師。從正臣赴難，復敗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潼關失守，秦整軍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給約皆攻范陽，至后城，夜乘間襲秦，秦接戰，敗之，追奔至溫泉山，禽首領阿布離，斬以釁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葦絕海，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

城，收糧貲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僞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假秦德州刺史。

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鎰督秦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與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令屯濮州，又徙韋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滎陽，破賊將敬釭，取糧艘二百，柁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撫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挈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爲兩軍兵馬使，戰永寧、莎柵，與賊將李感、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執，以忠臣爲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

回紇可汗旣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貲廩，因是招亡命爲盜，道路畏澀。詔忠臣討定之。吐蕃犯京師，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場，使者至，卽整師引道。諸將白：「須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本道觀察使，賚與倍等。

周智光爲帳下所殺，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大曆

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爲下所逐，掠府庫，國清徧拜諸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詔訊于衆。衆懼忠臣，不敢搖，卽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園中，一日盡獲。

討李靈耀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軍合，敗賊于汴州。田悅以援兵三萬屯汴，忠臣勒裨將李重倩夜率百騎襲之，貫其營而還，殺數十百人。悅聞道走，靈耀開城亡去，軍遂潰。以忠臣爲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

忠臣資婪嗜色，將士婦女逼與亂，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張惠光，用爲牙將，恃勢殘克。或白忠臣，不之信。又以惠光子居牙下，愈橫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衆怒，與少將丁暉、賈子華等共斬惠光父子，以兵脅逐忠臣。跳奔京師，帝素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

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賊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私怒部曲，殺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帝問故，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死，兄弟戰某所死，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悽然悟，釋之，下除王傅。

忠臣戇直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眞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旣失兵，怫鬱不顧藉。朱泚反，僞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

繫有司，與其子俱斬。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無禮檢。郭子儀表爲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貶巴州司戶參軍。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

琳素善蒲人張涉。涉以國子博士侍太子讀，太子卽位，召訪政事，不淹日，詔入翰林，遷散騎常侍，薦琳任宰相，乃拜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矍然駭之。琳年高且聵，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尙書罷。帝由是亦疎涉。

琳從幸奉天，再遷太子少師；進幸梁州，次盤屋，詭言馬殆不進。帝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髯髮舍仙游佛廬。泚聞，遣數十騎取之，署吏部尙書，令姻家源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亦不辭。士有訴官非便者，琳曰：「子謂此選便乎？」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貰死。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歎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命耶？」

時又有蔣鎮者，洌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曆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泚叛，竄于鄂，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偽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云。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脩飭，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爲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鵬焉，衆大驚，號「落鵬侍御」。後歷右神策軍都虞候。党項叛，率禁兵萬人成長武。是時諸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卽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

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都護，召還京師，見靈臺殿。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

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曾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曾遷首京師，見臚臚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剡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旣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加檢校尚書右僕射。

駢之戰，其從孫潯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節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僖宗立，卽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南詔寇嶺州，掠成都，徙駢劍南西川節度，乘傳詣軍。及劍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屬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尙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廬山，聞駢至，亟解去。駢卽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

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詔蠻新定，人未安業，罷突將月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者，厚其衣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大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成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尙完，府庫方實，公削軍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媼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飢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冤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爲垂泣。駢復錄突將戍還者，丸名貯器中，意不懌，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丸池中，人乃安。

蜀之土惡，成都城歲壞，駢易以磚甃，陣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訖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

名大玄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節度。

梁纘者，本以昭義兵西戍，駢表隸麾下。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以駢治鄆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將張潏與纘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建遣潏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

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爲重。廣明初，潏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潏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啗潏，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己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駢請戰，擊殺潏，乘勝度江攻天長。

始，巢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赦巢，與鄭畋爭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

「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將出師。嬖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況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釁求福，爲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

巢逼揚州，衆十五萬。駢將曹全晟以兵五千戰不利，歷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也。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會二雉雒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日討金鼓以侈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爲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寶怒，辭疾不出，釁隙遂構。駢屯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爲不利，乃還，以應其變。

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爲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卽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狼貪，有如撓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軹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

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爲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縮氣悵悵，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僊，以軍事屬用之。

用之者，鄱陽人，世爲商僧，往來廣陵，得諸賈之驢。既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微，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既少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持金帛還結左右，日爲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爲長年方，並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爲人臣，慮機事慮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繫之。」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駢敕吏即日驅徙，殷入居之。

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璅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儼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用之自謂與僊眞通，對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眞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

者兵不敢犯。駢寶祕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机上，駢得之大喜。爲寓鵠廷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擿其姦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間事，絕妾媵，雖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卽引去。自是內外無敢言者，惟梁纘屢爲駢言，駢不聽。纘懼，解所領兵，駢還其軍於昭義，纘不復事矣。

用之既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厚稟食，令居衢閭間，凡民私閱隱語莫不知，道路箝口。誅所惡者數百族。又募卒二萬，爲左、右「鎮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用之每出入，騶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營署皆備。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娟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待。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貲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人於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焉。駢從子瀆密疏用之之罪，諫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瀆貲貲不能滿，故妄言。因出瀆筆驗之，駢敕吏禁瀆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幾爲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瀆。

嗣襄王煜之亂，駢上書勸進，僞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爲嶺南節度使。駢久缺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杞、董僅、吳邁爲腹心，駢之親信皆偪使附己，政事未嘗關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問計於杞、僅，謀請駢齋於其第，密縊之，紿爲昇天，事不克。

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翹奔告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絕等。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諧附，然不肯情。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狙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爲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陰倚爲援。朱全忠方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內欲除之，亟請罷屯。其母密撻師鐸使去，曰：「毋顧家室。」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覲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既授書神劍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劍，并其軍，驅市人以濟亂。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兵精士彊，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醢酒，且將犒師。師鐸潛師夜出，士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

迎，師鐸諗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詰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瞋目曰：「大夫何晚計！彼一妖人，前假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既奪魄，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面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不出口，尙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爲名。神劍以高郵兵諸校倪詳、遼並以天長子弟會，唐宏爲先鋒，駱玄眞主騎，趙簡主徒，王朗爲殿，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劍中悔，繆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劍請按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民稟尙多，何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鬪志，何事聲援？君意不行，孰敢違？」漢璋內忌神劍，恐不爲己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子女共之。

其四月，兵傳城，營其下。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鐸懼，退舍自固。用之稍堙塞諸門。駢登延和閣，聞囂甚，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爲門衛所軋，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時寶已爲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慚，不復有言。師鐸見城未下，頗懼，求救於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

駢數責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不可虐用，當遣

大將齋吾書諭之，使罷兵。「用之疑諸將不爲用，以其黨許戡奉書往。始師鐸意駢令宿將勞軍，因得口陳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若何庸來！」卽斬之。乃繫書射城內，用之不發，卽火之。它日以甲士百人入謁，駢驚匿內寢，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

師鐸壁揚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大索居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得息。又疑爲間，數易區處，家有饑餉，皆相失，至飢死者相枕藉。駢召大將古鏐、齋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朝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乃收置署中。會秦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于外，師鐸入，守將張全迺戰死，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畀師鐸，左鎮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

駢召梁纘謝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鐸縱火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賓，卽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劍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去丞相號。于時何衡未謹，駢愛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恥，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得待公。」因泣下。駢恆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

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使孫約迎秦彥。彥者，徐州人，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夢諱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即名彥。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入黃巢黨中。既敗，與許勅降駢，累表和州刺史。中和初，宣歙觀察使竇滂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彥也，或計曰：「足下向誅妖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典兵，權在掌握，四隣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若令彥爲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彥，宜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度江。假足下能下彥，楊行密夕聞而朝必至。」師鐸不決，以告漢璋。漢璋曰：「善。」

師鐸出駢，囚南第。稠麾下求無厭，燒貢奉樓數十楹，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貲貨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殫極功巧，至是爲亂兵所剽略盡。師鐸徙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須髮無遺，再縊乃絕，仇家睚其目云，市人投瓦礫擊尸，俄而成冢。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見，駢猶自若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在。」意師鐸復推立之。

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爲駢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楊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

張神劍求賂於師鐸，辭以彥未至。神劍怒，與別將高霸將攻師鐸。彥之來，召池州刺

史趙鏐守宣，自將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爲行軍司馬，居用之策，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劍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稠及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稠死之，士奔溺死者十八。彥大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彥使師鐸率兵二萬陣城下，漢璋爲前鋒，宏次之，駱玄眞、樊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騎爲左右翼。旣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眞，短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貲糧。伏譟而出，行密引輕兵躡其尾，俘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玄眞戰死。師鐸雅倚玄眞驍敢，能拒敵，旣失之，惋沮彌日，不復議出戰矣。

駢久囚拘，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閣闌楯爲薪，煮革帶以食。駢召幕府盧浣曰：「予粗立功，比求清淨，非與此世爭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能已。師鐸旣敗，慮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等往殺之。侍者白有賊，駢曰：「此必秦彥來。」正色須之。衆入，駢罵曰：「軍事有監軍及諸將在，何遽爾？」衆辟易，有奮而擊駢者，曳廷下數之曰：「公負天子恩，陷人塗炭，罪多矣，尙何云？」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卽斬之。左右奴客遁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

彥屢敗，軍氣摧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它略，更問奉仙，賞罰輕重皆自出。彥遣漢璋擊神劍，破之。神劍奔高郵，漢璋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尙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彥奔東塘，人爭出，相騰藉死，壕塹幾滿，王朗踣而殞。行密既入，殺梁纘于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聞之，赴井死。居人懼，奄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

彥、師鐸與唐宏、倪詳焚白砂，將度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劍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殺神劍。用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日乏。」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妻子皆死，著其罪于路。

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卽告儒曰：「師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彥、師鐸先至，壯士猝之至儒所，儒質彥反駢罪，斬之。至師鐸，呼曰：「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之劍，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污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謀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

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

駢之死，裹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行密擢駢孫愈爲副使，令主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吏鄭師虔收葬之。

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飢相仍，其地遂空。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戍將。黃巢盜長安，有王玫者爲僞節度使，方調兵，玫陽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重古，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玫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死。以多擢晉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隴兵八萬屯興平，號定國砦。戰滂上，敗走邠，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統。引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賊平，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吳興侯。

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屬玫，合鄜、延、靈、夏軍三萬保沙苑。重榮上疏乞誅玫，令玫。旣戰，玫輒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幸鳳翔，避其鋒。玫反與重榮、李克用連和，請誅令玫。宰相蕭遘密召玫迎帝，玫趨鳳翔，令玫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玫追不及，劫嗣襄王，奉爲帝。玫自號大丞相，專決萬機。

始與李昌符共謀挾愬，至是反爲讎，昌符乃自歸天子，人心寢離。及王行瑜敗於大唐峯，懼歸且見殺，又聞購能得玫者以邠寧節度畀之，行瑜謂其下曰：「今敗歸必以無功死，若斬玫，與北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諾。」卽勒兵倍道趨長安。玫居孔緯第，方據几署事，聞兵入，趣召行瑜叱曰：「公擅歸，反邪？」行瑜厲聲曰：「我非反者，將得君首爲邠寧節度耳！」玫遽起，左右斬之，殺其徒數百。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剽斂，僵死尸相藉。卽傳首興元，帝爲受俘馘。宦者僞樞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玫爲列校，討黃巢數有功。愬卽位，授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爲李鋌所破，卽奉款行在，還取玫首以獻，擢邠寧節度使。

景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止請假茂貞招討一節。宦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山南則益橫，不許。行瑜等因擅興軍擊取之。

後茂貞拒覃王，殺宰相，行瑜參有力，得賜鐵券。稍憑兵跋扈，求爲尙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尙父，行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喪，李克用請以其子珂嗣節度，而行瑜、建、

茂貞請授王珙，因各以兵陳闕下，欲廢天子，不克，卽殺昭度、李磎，留弟行約宿衛。克用悉兵度河，問行瑜等罪，行實棄同州趨長安，與行約謀劫乘輿，又不克，皆奔邠州。行瑜屯梨園，克用與戰，破行實等軍，執其母及行瑜子，俘大校。帝下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銳卒五千營龍泉，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擾饗道，岐軍走，行瑜歸邠州，嬰城守，厚賂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登城哭語克用曰：「我無罪，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行實止宿衛，而有司妄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問茂貞，願得束身歸，聽命天子。」克用曰：「尙父何自卑，吾被命討三賊，公其一也。如歸國者，當從中決，老夫敢專之邪？」行瑜度不免，悉族奔慶州，爲麾下斬于路，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於是乾寧二年也。其屬二百人，克用獻于朝。

始，行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南。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爲餅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爲護軍中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尙書右僕射、西川節度使。性畏慎，善撫士。

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慟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冗從內苑小兒先至，敬瑄知素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謹咋行。

宮中，士捕繫之，諄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由是道路不譁。帝次綿州，敬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爲閬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阡能，涪州叛校韓秀昇，再進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一歲上輸錢及上都田宅邸硿各十區，鐵券恕十死。巢平，進潁川王，增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進檢校太師。

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勞耳訴己功，且言鐵券恕死。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募黃頭軍爲自守計。

時王建盜據閬、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綿州，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鷗視狼顧，惟利是賴，公何用之？」不聽。建貽顧彥朗書曰：「十軍阿父召我，欲依太師丐一大州。」卽寄孛梓州，身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遙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尙誰容？」與諸將斷髮再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亦畏建，表請大臣代敬瑄。建自請討敬瑄，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彥

朗爲行軍司馬。有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厓，大敗。

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守陴者詬曰：「鐵券在，安得違先帝意！」令攷籍城中戶一人乘城，夜循行，晝濬濠伐薪。敬瑄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貲多少，布巨槌，撈不實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壘，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敗，死之。

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攷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吏斬其首降。敬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爲建俘。城中謀降者，令攷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人相藉。

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卽脅說昭度曰：「公以數萬衆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節度相吞噬，朝廷危若贅旒，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中國，公宜還爲天子謀之。」昭度未決。會吏盜滅諸軍稟食，建怒，其衆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醢食於軍。昭度大駭，是日授建符節，跳馳出劍門。建絕棧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敬瑄，分親騎爲十團，所當輒披靡，烽塹相望幾百里，縱謀入城，以搖衆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

可自取。」謂票將韓武等：「城破，吾與公遞爲節度使一日。」下聞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敬瑄出家貲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飢無以卹，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斬、劈二法，亦不爲戢。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建軍僞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皆街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馳入城，戰子城下，守陴皆譟，不能克。張勅破浣花營，敬瑄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丐還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勅爲斬斫使，建徇于軍曰：「與而等累年鬪死，今日如志。若橫恣有犯者，吾能全之；卽爲勅所斬，吾不得救也！」軍中肅然。囚敬瑄、令孜，建自稱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爲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孜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寘藥于帶，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李巨川字下己，逢吉從曾孫。乾符中舉進士。方天下崩騷，乃去京師，河中王重榮辟

爲掌書記。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日紛沓，須報趣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輒中理，隣藩皆驚。會賊走出關，收京師，人言巨川有助力。重榮死于亂，貶爲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喜曰：「天以生遺我邪！」復管記室。守亮爲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題木葉遺建，哀建動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患一州供億不能濟，使巨川傳檄天下，督轉餉。

初，帝在石門，數遣嗣延王、通王將親軍，大選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軍，又置殿後軍，合士二萬。建惡衛兵彊，不利己，與巨川謀，卽上飛變，告八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囚十六宅，選嚴師傳督教，盡散麾下兵。書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廢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詔留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矣。建初懼帝不聽，以兵環宮，請誅定州行營將李筠。帝懼，斬筠，兵乃解。又言：「七國災漢，八王亂晉，永王帥江左謀不軌，吐蕃、朱玫亂，首立宗支搖人望。今王室多故，渠可使諸王將命四方，惑征鎮？」於是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臣，乃請立德王爲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諫議大夫。

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往詣軍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己或衰，乃詭說曰：「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逆臣上

安祿山

慶緒

高尙

孫孝哲

史思明

朝義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覲，居突厥中，禱子於軻犂山，虜所謂鬪戰神者，旣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軻犂山。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初，偃攜以歸國，與將軍安道買亡子偕來，得依其家，故道買子安節厚德偃，約兩家子爲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及長，忼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爲互市郎。

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殺我？」守

珪壯其語，又見偉而暫，釋之，與史思明俱爲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拔爲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爲子。後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

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爲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明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

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爲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己，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

祿山陽爲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

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鈺及三夫人約爲兄弟。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

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爲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

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爲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爲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帘幕率緹繡，金銀爲筭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

相，我欲厭之。」

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敎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李廷堅、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署幕府，以高尙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高邈、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又贈延偃 范陽大都督，進祿山 東平郡王。

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爲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弟迂之新豐，給玉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爲游燕地。徙新第，請墨敕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

詔上谷郡置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爲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祕書監。

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爲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矣。奚聞亦叛，夾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鏖戰，虜解圍去。

祿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庭，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凡國忠所陳，無入者。

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艦循流下，萬夫挽繹而助，日三百里。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

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未幾事洩，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己，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騶豹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內騶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

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爲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

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叵可忍。賊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

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爲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旣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爲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弼，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溜、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

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梃鬪，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

不則就禽，日不絕。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脫弓櫜、劍繫，乃發左藏庫繒帛大募兵。以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爲朔方節度、關內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爲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爲潞州長史，以榮王爲元帥，高仙芝副之，馳驛討賊。

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賊投草頽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河，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滎陽。次嬰子谷，將軍荔非守瑜邀之，殺數百人，流矢及祿山輿，乃不敢前，更出谷南。守瑜矢盡，死於河。敗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弈。河南尹達奚珣臣于賊。時高仙芝屯陝，聞常清敗，棄甲保潼關，太守竇廷芝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杲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祿山所有纔盧龍、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

賊之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尙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眞源令張巡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

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

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復取常山，殺顏杲卿。安思義屯眞定，會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思義降，博陵亦拔，唯藁城、九門二縣爲賊守。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於九門，李立節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自鼓城襲博陵，復據之。光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恆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嫪、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彊，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

祿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尙責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尙見我爲？」遣尙等出。凡數日，田乾眞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數萬衆，尙可橫行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尙、嚴莊，佐命元勳也，陛下何遽絕之，使自爲患邪？」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孰悟我！然則奈何？」乾眞曰：「召而慰安之。」乃內尙等，與飲宴，祿山自歌，君臣如初。卽遣孫孝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關，爲乾祐所敗，囚之。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行在已至扶風，於是汧、隴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張通儒守東京，乾眞爲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

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駱驛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句剝苛急，百姓愈騷。祿山怨慶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嬖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

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闕里至空，都畿豪桀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刈懲之不能止。又賊將類慄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

帳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謹甚，使爲闖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志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何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倚，時時遭笞斬，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賊僭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己，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陰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

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豬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牀，卽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牀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爲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

既襲僞位，改載初元年，卽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恆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

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哀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既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鬪，回紇自南山繚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骸藉藉滿阡壑，鎧仗狼扈，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郡。

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汙，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而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諭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駟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恆、趙，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夷卒纔千餘。

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洛、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以高尙、平冽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攜解，由是能元皓以僞淄青節度使、高秀岩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德州刺史王曠、貝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戮于市，膾其肉。

慶緒懼人之貳己，設壇加載書，拌血與羣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太傅、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苻敬超洛州刺史，楊宗太子左諭德，任瑗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刺史，楊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裨校等，數數爲國間賊。而慶緒治宮室、觀榭、塘沼，

汎樓舡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儒以它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軍恨歎。慶緒以乾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懷悍少恩，士不附。

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度河，師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乾祐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下軍，榮敬佐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嵩佐之。旣戰，王師僞卻，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于京師。子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決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隕牆取麥秸，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

於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三月，營安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餼，尙十餘萬石。召孝哲等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安得復背史王乎？」通儒、尙、冽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

許諾。思明見，爲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目周萬志，萬志進曰：「慶緒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縊。又誅尙、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諡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帝以賊國讎，惡聞其姓，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

高尙者，雍奴人。母老，丐食自給，尙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喟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齟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薦諸朝，贖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爲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

力士語祿山，表爲平盧掌書記，因出入臥內。祿山喜睡，尙嘗執筆侍，通昔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讖，導祿山反。陷東都，僞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赦令，皆尙爲之。

嚴莊降後，尙獨典政事，至僞侍中。

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冶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狎近。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爲，孝哲箴縷素具，徐爲紉綻，祿山大悅。尤能先事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

賊僭位，僞拜殿中監、閑廐使，爵爲王，與嚴莊爭寵不平。裘馬光侈，食輒珍滋。賊令監張通儒等守長安，人皆目之。殺妃、主、宗室子百餘人，窮誅楊國忠、高力士黨與及與賊忤者不勝計，剔首析肢，流離道衢。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鄧季陽。慶緒之奔，莊懼爲所圖，因降。

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爲安南都護，附楊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貲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婿在賊中，有告其畔，坐誅。事連莊，繫獄，貶難江尉。京兆尹劉晏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誣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宰于，玄宗賜其名。姿癯露，鵠肩偃背，顴目側鼻，寡須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禽馘。通六蕃譯，亦爲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眞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爲捉生。

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 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

思明少賤，鄉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婚，窺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思明。」宗屬

不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負曰：「自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貴乎！」

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會賈循死，留思明守范陽，而常山顏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使向潤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河間李奐以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暉持兵八千助河間，平原顏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悉爲思明所敗，暉子杞死之，饒陽愈堅。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傅城，幾拔。屬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使王侑守常山。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不設備，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銳卒，張甚，謀攻常山。侑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烏承恩鎮守，不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思明中戟，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取藁城，守將白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嘉祐奔太原，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顏真卿遣和琳將兵萬餘往救之。於是北風號勁，鼓之，士不進。賊縱擊，大敗，執琳，引衆攻城，禽李奐。又拔景城，李暉赴河死。招樂安，降之。遂攻平原，未至，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執太守王懷忠，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承恩母、妻及子，故承恩降，而兵尙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

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地，壯齎負，老嬰則殺之，殺人以為戲。祿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河止三千，既數勝，兵最彊，猖然有噬江、漢心。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度河劫北海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紿為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嬀川郡王。

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彊，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問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為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為我言之。」對曰：「方祿山彊，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拘之，收其兵，給貲以遣，斬守忠、立節以徇。

李光弼聞其絕慶緒，使人招之。前此烏承恩已歸國，帝遣鐫諭之，思明使牙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於是高秀巖以河東自歸。有詔思明爲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并列卿，以秀巖爲雲中太守，亦官其諸子。遣承恩與中人李思敬尉撫，趣討殘賊。思明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粦以恆州刺史，招趙州刺史陸濟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戍滑州。

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卽擢承恩爲河北節度副大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陰諭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還，思明留館之，幃所寢牀，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臥。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士姓名，賊大詬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故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撈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諭曰：「事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又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旣復位，此等宜見勞，返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勸賊表天子誅光弼，思明使耿仁智、張不矜上疏請斬光弼，不然，且攻太原。疏入于函，仁智輒易去，左右密白思明，執二人曰：「若負我邪！」命斬

之。既又欲貸死，復召責曰：「仁智事我三十年，今日我忘爾邪？」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納邪說，再圖反，我雖生不如死！」思明怒，捶殺之。九節度圍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崔光遠代守，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

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贇爲司馬；救相州，卻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卽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夏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妻辛爲皇后，以朝義爲懷王，周贇爲相，李歸仁爲將；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二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

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胡良度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卽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鱸。」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

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釭擊兗、鄆，薛舉擊曹。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陽繼進。

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蔡文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詔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墾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邪？」據鞍畢墾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卽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答曰：「我夢羣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寢，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寢。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廢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

有。」時周贇、許叔冀以後軍屯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義令告之。贇聞，驚仆地。賊領兵還，贇等出迎，悅惡其貳，乃殺贇。次柳泉，悅畏衆不厭，縊殺思明，以殭裹尸，橐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卽位，建元顯聖。

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王爲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責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治殺朝清罪，乃梟久仁，徇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玉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

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略才。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爲朝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

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父殿，入自隄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

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

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趣幽州。東都再更亂，英父、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及鄭、汝，閭井至無煙。方冽寒，人皆連紙褌書爲裳褌。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掎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旣戰而卻，王師逐之，爭貨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雖場之疆，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比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爲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墓，焚人室

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是轉危卽安矣。且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遂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孥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

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飢，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梁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僞恆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倣、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皆良家子，脅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贊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

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校勘記

〔二〕祿山以張通儒守東京。按是時祿山方攻據長安，舊書卷二〇〇上及通鑑卷二一八並謂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

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逆臣中

李希烈 朱泚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及忠臣在淮西，因署偏裨，試光祿卿，軍中藉藉高其才。會忠臣荒縱不事，得間衆怒，逐忠臣聽命。代宗詔忻王爲節度副大使，使希烈專留後事，又詔滑亳節度使李勉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卽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之反，敕諸道進討，詔進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荳約納爲唇齒，陰計取汴州，卽檄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儲陳留，治梁除道以須。希烈計得，因嫚罵勉，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路，勉治蔡渠，引東南饋。希烈遣使者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凶焰熾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

建中四年正月，詔諸節度以兵犄角攻討，唐漢臣、高秉哲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賊取汝州，執李元平，兵西首，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峭、澠。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希烈見真卿，傲桀不臣，敕左右訾侮朝政，卽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詔江西節度使嗣曹王皋擊之，拔蘄、黃兩州，擊賊將李良、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

初，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憺戍鄧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絕。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敷治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貨。希烈遣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州，希烈遣周曾、呂從賁、康琳拒曜，次襄城，與王玢、姚憺、韋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州，上疏歸罪曾等。帝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德信將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并

力；以李勉爲淮西招討使，曜副之；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節度使賈耽與皋副之。德信去陽翟，入汝壁，賊取陽翟，覆伯儀軍。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圍曜。時帝西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以故人畏服，爲盡死。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怒不如程，驅人填塹，號「涇梢」。勉奔宋州。

希烈已據汴，僭卽皇帝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以張鸞子李綬、李元平爲宰相，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披其地建四節度，以汴州爲大梁府治，安州爲南關。染石作壘。又於上蔡、襄城獲折車釘，奉以爲瑞，惑其下。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還，卒柏少清攬轡曰：「公小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

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衝踵進，互七十里。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彥昭按劍乘陣，士感奮，風亦反。昌計於衆曰：「軍法，倍不戰。賊猥吾寡，不如退以驕賊，自宋出精銳，擣不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請盡力。」乃登城誓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得失在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

去！昌大慚。彥昭擊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爲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旆，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貲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戶。

希烈既沮卻，而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廖其旁。希烈懼，還汴州，遣崇暉以精兵襲陳，復爲洽敗，俘衆三萬，執崇暉，進拔汴州，禽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巖、李達干，希烈遁歸蔡。賊戍將孫液挈鄭州降，帝卽拜液爲刺史。貞元二年，遣杜文朝寇襄州，爲樊澤所破，獲文朝。會皋、建封、環及李澄四略其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

始，希烈入汴，聞戶曹參軍竇良女美，彊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姒媚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彊，終必敗，云何？」竇久而寤。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含桃者，竇請分遺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與薛育率兵譟而入。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卽拜淮西節度使，百姓給復二年。俄爲吳少誠所殺，

有詔贈太子太保。竇亦死。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很刻。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

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尤狡譎，乃潛諭數十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檢校左散騎常侍，卽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實封戶二百。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

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旣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興吾戶，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旣日視朝。泚以偶日至，見內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宴賚隆渥。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決勝、

楊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磷主之；汴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爲寵。遷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立，改鎮鳳翔，進封戶三百。

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與崔寧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恟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太官脯醢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興，泚、懷光欲避之，別將韓游瓌曰：「戎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于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幘面爲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詔加中書令，還屯，進拜太尉。

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鑑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

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澧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

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訾如山，尙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縑。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尙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遽迫皆不至。

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而去。賊已嚴何諸門，士人羸衣冒出，盧杞、關播、李竦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吳通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

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譟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

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說泚迎天子，泚顧望愕然。光祿卿源休至，請問，教以不臣，詭稱符命，泚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之。鳳翔大將張廷芝、涇將段誠諫引潰兵三千自襄城來，泚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

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僞卽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泚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卽拜令言侍中、關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蔣鎮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蔣諫爲御史中丞，敬釭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洪經綸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給事中，廷芝、光晟、誠諫、崔宣、張寶、何望之、杜如江等並僞署節度使。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滔爲冀王、太尉、尙書令，號皇太弟。

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泚得首，亦

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既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

泚自將偪奉天，竊乘輿物自侈。以令言爲上將，光晟副之，忠臣留守，以蔣鍊、李子平爲宰相。於是瑊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脩攻具，毀廬室爲樓車百尺，下覘城中。會杜希全以兵敗漠谷，賊益張。又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游奔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衄，請救，泚乃急攻城，驅民填塹，造雲梁，令壯士居上，將傳堞，守者震駭。渾瑊乃使侯仲莊、韓澄穴地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揮膏流數百步，衆亂而囂，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弩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噓歔。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止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泚，必來攻，請治守具。宰相盧杞曰：「泚，大臣，奈何疑其反？」及泚圍城，帝卒不詰其言。

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管令士馳入曰：「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官一二而已。

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

始，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秣帝馬，太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飡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

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寧，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王師欲潛壞京城四隅垣以入。」泚懼，詔金吾布士於衢，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扑流離，士寢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稟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卽厚斂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旣受命，而有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

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疆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它處，衆謀亦止。

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彊，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退。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繒錦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慚，復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

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

會李懷光貳于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尙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狩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

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決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卽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慚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卽以代河清，使結吐蕃。

李晟等兵寢疆，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歸朝奔懷光。晟率渾瑊、駱元光，尙可孤悉師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段誠伏莽中，爲王伉所禽。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鬪皆北，遂至白華。

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

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其子弟，亦哭。宋膺曰：「某妻哭，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

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鑒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高幽、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泚壻金吾將軍馬悅走党項，得入幽州。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大雨，泚欲禳變，鳩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滅。

初，源休爲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爲光祿卿。休怨望，故導泚僭號，爲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王師不利，喜見眉宇。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爲賊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卽收圖籍，貯府庫，効何者，人皆笑謂爲「火迫鄼侯」。本相州人。

令言者，河中人。始應募，隸涇原節度使馬璘府。孟暉之爲留後，表其謹肅任將帥，遂爲節度使。旣挾泚亂，頗盡力。

彭偃，銳于進，自謂爲宰相所抑，鬱鬱不懌。泚亂，匿田家，旣得用，辭令一出其手，故辭尤諄慢。

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駱元光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李懷光以宋歸朝獻諸朝，斬之。唯李日月母得貸。泚未敗，號其第爲潛龍宮，徙珍寶實之，人謂「潛龍勿用」，亡兆也。

晟惡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鑒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爲節度使。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

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逆臣下

黃巢 秦宗權 董昌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

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二〕，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僖宗不知也。其票帥尙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卽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

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晟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

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郟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遏，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

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

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卽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願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

賊出入蘄、黃，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己，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卽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尙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遂至數

萬，繇穎、蔡保、渣呀山。

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

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

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尙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卽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

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

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尙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荊、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己，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於是高駢遣將張濬、梁繼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

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僞路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薶。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烜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尙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

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詒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瑒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

「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族，皆當時極敝。

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爲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熾焉，投澗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卽乘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焚廬廡，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

其十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髀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欲進躡鐸，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晟與山南東道節度使 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鬪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晟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彥譽代其使，乃止。

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

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媼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

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潏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卻，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潏，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殘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亮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晟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晟以天平兵敗于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教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澠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澠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亮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澠水屯皆散。

巢聞，悉衆度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兗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沖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

說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

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里閭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料選，皆哭于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彊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櫟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裹三日糧，不能飽，無鬪志。

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譁，川谷皆震。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令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尙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

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

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灊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孜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卽妄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箠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曾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

巢齋太清宮，卜日舍含元殿，僭卽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綈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尚讓、趙璋、崔瑋、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儔、黃諤、尚儒爲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

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瑋、朱溫、張全、彭攢、李達等爲諸將軍游弈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趙偉五百人號「功臣」，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桀，故士多依之。或告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棊、郎官鄭係舉族縊。

是時，乘興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尙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爲賊將王玫哀兵，俄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邠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尙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選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帟，肆爲剽。

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

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

其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於時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鬻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

數月，賊帥朱溫、尙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卽授華州刺史，以溫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興平，爲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尙書省戶譏賊且亡，尙讓怒，殺吏，輒剔目懸之，誅郎官門闌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

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軍，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爲克復制置副使。於是鐸以山南、劍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

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尙讓寇河中，使朱溫攻西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澇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卻，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鑿沈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方專國，溫丐師，楷沮不報，卽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四面都統，敕朱玫軍馬嵬。溫旣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更以黃思鄴爲刺史。

十月，鐸鐸濠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鞬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將梁瓌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達禽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卒逐黃思鄴，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河中。

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陀。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尙讓軍居右，衆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斃三十里，斂爲京觀。璠與黃揆襲華州，據之，遇亡去。克用掘塹環州，分騎

屯渭北，命薛志勤、康君立夜襲京師，火厓聚，俘賊而還。

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卽發兵三萬搃藍田道，使尙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衆出走。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闕。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貲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

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街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尙書右僕射裴璩修復宮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祕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眞、天德將顧彥朗七十人。

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卽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克數十州。人大饑，倚死牆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

列百巨碓，糜骨皮於臼，并啖之。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救陳，趙犢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堡，斬萬餘級，諸軍破，尙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又敗黃鄴於西華，鄴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電，川谿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

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克用悉軍窮蹙，賊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往降全忠，而尙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

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尙讓追戰狼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滌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揆、欽、秉、萬通、思厚，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

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徐州小史李師悅得巢僞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

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氏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蔡州上蔡人，爲許牙將。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卽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卽爲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

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敍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嘯會逋

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票慘，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爲荆萊，自關中薄青、齊，南遼荆、郢，北互衛、滑，皆齧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惟趙犇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戶數十車。

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賢略宋及曹，全忠好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陰許，而賢引兵濟汴，肆燔劫無孑餘。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弘乞師於全忠，師未及出，已破晏弘，進攻鄭州，取之。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侵汴西鄙、北鄙。

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賢營雙丘，侵板橋，盧瑋引兵進屯萬勝，夾汴而柵，將梁以濟師。全忠詭擊殺瑋，宗權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鄆，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城大會，鼓聞于郊，無置聲，陰啓北門擊賊壘，士譁趨中營，兗、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郭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

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以扼險

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還汴。宗權間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

宗權還，爲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瞿然無懼色。全忠以檻車上送京師，兩神策兵廩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曳以組練，徇兩市，引頸視車外，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効耳。」觀者大笑，與妻趙俱斬獨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卽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彊，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使。

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

人爲率，人給一刀，後期卽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寢自侈大，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剏香木爲軀，內金玉紈素爲肺府，冕而坐，妻媵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庀。屬州爲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紿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爲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

始，罷榷鹽以悅人，豐衣食，後稍峭法，笞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爲之赤。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刻其臂爲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

昌得郡王，咤曰：「朝廷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厭其虐，乃勸爲帝。近縣舉狂譟諄請，昌令曰：「時至，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遼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媼皆贊之。昌益兵城四縣自防。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百縑，免稅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譏言『免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卽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祕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

福。』中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祀以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卽圖以示昌，昌大喜。

乾寧二年，卽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牀及它鳥獸龜蛇陳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卽榜南門曰天冊樓。先是，州寢有赤光，長十餘丈；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黃龍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慟哭，乃北面臣昌。或請署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宮禁？』不許。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卽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負國。』

初，官屬不徇昌旨者，節度副使黃碣、山陰令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昌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乃不臣。能改過，請諭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緡犒軍，執應智、王溫、韓媼、吳繇、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表於朝，以爲昌不可赦，復討之，傅城而壘。昌又執朱思遠、王守眞、盧勤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昌乃求援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將臺濛圍蘇州，安仁義、田頔攻杭州，以救昌。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

侯人言外師彊，輒斬以徇；給告繆兵老，皆賞。昌身閱兵五雲門，出金帛傾繆衆。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遽還，去僞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臺濛取蘇州，繆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在甌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雖簪珥皆輸軍。昌從子眞得士心，昌信讒殺之，衆始不用命。又減戰糧欲犒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繆將駱團入見，給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于江，傳首京師，夷其族。於是斬僞大臣李邕、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之。昌敗，猶積糧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帑，而兵不及萬人。繆遂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校勘記

〔二〕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乾符二年〕，舊書卷一九下僖宗紀同。通鑑卷二五二繫於乾符元年。通鑑考異云：「按續寶運錄，『濮州賊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末稱『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

進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沫，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

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儔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脩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

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臣公亮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祐五年六月 日 曾公亮

